

儿
女
债

第
三
集

度了。少遊歎一口氣沒理他。夢蘭就哼一聲道。你打聽這個幹什麼。反正跟誰說。你也沒力量。你爸爸急都快急死了。小品道。其實這用不着急。至多差一千。再籌一千塊還不行嗎。少遊冷笑道。好大的口氣。請問一千塊怎麼來。小品道。據我看。到不難。現在就有一個女朋友肯借給我一千。不過怕你不願意借就是了。少遊點頭道。你說出來試試看。怎麼有錢可借。我會不願意借。小品笑道。因為我這位女朋友您不很贊成。您常說。終要不如我家。人家是闊小姐。借她的錢就要受她的挾制。您願意嗎。少遊皺眉道。這也無所謂不願意。闊小姐有脾氣的。也有沒有脾氣的。你這女朋友。是誰的小姐。小品道。這人還看見過。也反對過。您猜她是誰。就是和乃真同學那位密斯潘。少遊想起來道。哦。原來就是她。看官。你猜這位她是誰。原來這位她就是大名鼎鼎華北女運動家兼交際明星潘雪晴潘小姐。潘小姐在大學畢過業沒畢過業沒人知道。據她自己對人說。在上海體育研究院研究過兩年。又說她父親也姓潘。曾經做過總長。做過局長。這話雖不見得可靠。但她身體太苗條了。衣裳穿得尤其摩登。說話有一種姿勢。走路也有一種姿勢。小品在半年以前和她交朋友。在剛一交的時候。兩人熱度就非常之高。不是小品去找她。就是她來找小品。剛交了也就是一兩個月。少遊不贊成。說這一種女子太摩登了。走路。說話。樣樣都不穩重。交朋友還勉強。要再進一步可千萬多加小心。這話少遊說了不止一次。後來夢蘭也帮着說。說這一種女子要委進門。只怕連幾個小姑子都會引誘壞了。如是少遊說夢蘭也說。從此潘小姐就始終不進他們的門。少遊以為她們絕交了。日子一長。始終就沒提起。這是前幾個月的情形。當下少遊想起

是她。剛哦了一聲。就皺着一把眉頭子想主意。心想這筆錢借不借呢。借這筆錢。眼前固然快活。將來怎麼辦。這一種女子。能看金錢分上就准許小品和她定婚嗎。但是不允許又怎樣。眼面前這問題怎麼解決呢。帖子已經發出去了。五十歲做整壽。做出來不成樣子。豈不連兒女臉上都沒光華嗎。如此想着。正愁得沒主意。夢蘭把他拉了一把。說有話和他商量。是兩人走到套間裡。夢蘭就問他打什麼主意吧。現在這問題不在借這筆錢不借這筆錢。婚姻自由。他們已經愛上了。還能爲你不借這筆錢就絕交嗎。再說現在差幾天就到生日了。賊是逼着人幹的。不幹怎樣。難道還坐着等丟人不成。少遊聽了。覺着這話很有道理。借是這樣。不借也是這樣。與其不借錢過不去。到不如順水推舟借過來就完了。如是主意打定。接下去又研究了半天。就由夢蘭出頭和小品接洽。問剛才說的話是不。靠得住。現在該賬已經該了一屁股。這筆錢借到手。將來打算怎麼還。小品一聽。知道有點意思了。爽性說實話。說他一向和潘小姐始終沒離開。不過因爲家裡通不過。只非正式的訂婚。再說得透澈些說兩人在精神已經結合起來。就等着家裏一句了。夢蘭聽着皺了皺眉頭。不說答應他。也不能不答應他。就告訴他有錢先借過來再說。你爸爸這兩天快急壞了。當初又爲你才破的產。你應當幫帮他。小品滿口答應。當天晚上就跑出去了。跑出去的工夫。剛九點鐘。一直等到夜裏三點還沒回來。少遊坐在家裏等着他。急得什麼似的。由一點盼到二點。兩點盼到三點。街面上連一點聲音都沒有了。左等不回來。右等還不回來。夢蘭就勸他睡吧。再熬下去。明天早晨怎麼起得來。少遊歎一口氣道。等到這時候。只好睡吧。不過小品這種舉動。叫做父

母的也太寒心了。當初綁票不綁票。都放在一邊。就說他從小到大。養育費。教育費。做父母的爲他着多大急。現在做父母的求到他。他把架子端起來了。夢蘭笑道。你也太多心了。他出去找潘小姐。當然先要陪着玩玩。這話才說得出口。再說他那知道你放着覺不睡。在半夜裏還等着他。你爲兒女債着急。他爲父母債還着急嗎。少遊聽着笑了笑。把衣裳一脫。登時就預備睡覺。正當這工夫。街門口一陣汽車喇叭聲音嗚亂叫。緊跟着電鈴嘩唧響了一陣。老媽子睡得迷迷糊糊的。出去開門。少遊坐在床上全聽見了。就放低了聲音說道。大概有希望。大少爺坐汽車回來了。夢蘭道。潘小姐就有汽車。說不定潘小姐送他回來。話猶未了。院子裏一陣皮鞋聲音。撲托撲托的。還夾雜着一陣格格登登的。夢蘭道。潘小姐也來了。你聽見沒有。高跟鞋聲音和乃真她們穿的兩樣。少遊道。那怎麼辦呢。我剛把衣裳脫了。難道還起來不成。夢蘭攏手道。不要緊。她來。先要到小品他屋裡去。你要急於要打聽消息。起來也行。少遊道。我起來吧。我一天到晚就惦记着這件事。這件事沒妥。就躺下去也睡不着。聽見腳步聲音越走越遠。果然走到小品臥房裏去了。少遊忙得什麼似的。穿好衣裳就下床。夢蘭也急於要打聽消息。起來陪着他。兩人在屋裏等了有十分鐘。小品來了。進屋就問爸爸和媽怎麼這時候還沒睡。夢蘭道。等着聽你的回話呀。是不是潘小姐跟你回來了。我聽見高跟鞋格格登登。就料到是她。小品道。不用提了。反正借錢不容易。無論跟誰借都不容易。我看爸爸挺着急的。心想我可以幫他個忙。找別人沒把握。找密斯潘一定可以。因此我才找到她。找到她不能馬上就開口。先要陪着她玩。先陪她看電影。看完電影上跳

舞場。在跳舞場玩得很有意思了。我才問她。能不能幫一千塊錢的忙。剛一說。她就不相信。問我是不是當轉運公司。轉運公司的意思。就是把她的錢弄過來。轉送給另一個愛人。她說着。我就極力辯駁。甚至於罰神賭咒。她還不相信。因此我才把她同回來了。夢蘭皺眉道。同回來什麼意思呢。這錢她到底肯借不肯借。小品道。我說了半天還不明白嗎。她肯借。當然肯借。就是用途上不肯相信。我帶她來的意思。就是請您二位老人家當面替我証明一下。証明我除她以外。決沒有第二個愛人。現在借這筆錢。實在爲做壽。不用多。說兩句話就可以把錢借過來了。夢蘭聽了不敢作主。問少遊。少遊環境壓迫得不答應不成。歎一口氣道。何必証明呢。簡直我來給你們主婚。你們正式訂婚不就完了嗎。小品聽了。正中下懷。點頭答應了一聲。就說那末我請潘小姐去。說着走出去。站在屋門口一連喊了好幾聲密斯潘。潘小姐答應一聲。款動高跟鞋格格登登的就走了進來。見面像鞠躬不像鞠躬。像點頭不像點頭。不過說話還客氣。先叫伯伯。又叫伯母。說伯伯和伯母也睡得挺晚的。我這時候又來打攪來了。少遊笑了笑沒說什麼。夢蘭便站起來殷勤讓坐。說我正想你。你就來了。大後天你伯伯生日。你記得吧。潘小姐點點頭。答應記得。夢蘭便問那天有工夫沒工夫。有工夫請過來替我幫幫忙。潘小姐答應有工夫。又說這是應當的。應當過來拜壽。小品插嘴道。密斯潘。拜壽不拜壽全不要緊。剛才我在跳舞場告訴你那句話。你不是不相信嗎。何不問問我母親。請她老人家証明一下子。潘小姐笑道。我和你說着玩呢。你怎麼當着伯母就說了出來。小品道。說出來不更痛快嗎。省得我母親着急。也省得你疼在心裏不好過。潘小姐矚了他一

眼道。誰不好過。你才不好過呢。她說着。夢蘭笑了笑道。我這人性子急。用不着你們問。我先告訴潘小姐吧。要說我們小器。對妳可真只有一個心。別人不知道。我知道。我敢保妳決沒有第二個女朋友。再說我和你龍伯伯。對你也很贊成。今天小器不找你商量一件事嗎。這一半是他的意思。一半却是妳龍伯伯和我的意思。因為關於錢財的事。不能捨近求遠。有至近的人不找。反去找別人。給別人知道。不是笑話嗎。潘小姐你說我這話對不對。潘小姐聽着像挺得意的。點了點頭。答應對。少遊又從補說了一句道。我來說給你聽吧。我說得更透澈些。你們兩個人不已經有了婚約了嗎。不過還沒正式定婚。有這種情形之下。我雖然叫小器找你。這意思你還不明白嗎。說完。呵呵笑個不已。潘小姐臉上連紅都沒紅。只點了點頭道。好吧。我早就說道。我幫龍伯伯的忙是應當的。本來應當不等龍伯伯開口。我就送過來。現在已經對不住了。說時。手裡拿的有個小皮包。就把皮包打開來看。看了一會。自言自語道。今天真不湊巧。支票本沒帶。明天我送過來吧。夢蘭聽了。歡喜非常。想道謝。自己兒媳婦。這話又說不出口。只皺眉頭子說到底。自己人熱心。你今天算是救了你龍伯伯的急。再好也沒有。應當謝謝你才對呢。潘小姐笑了一笑。沒說什麼。夢蘭剛要找話再恭維她幾句。她低頭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。便站起來道。天不早了。我要回去了。明天見吧。說着。點了點頭。挺身就走。夢蘭留她再坐一會。她說不坐了。再站起來送她。她就說聲不送不送。款動高跟鞋。頭也不同。格登格登就走了。第二天。果然送一張一千塊的支票來親手交給少遊。少遊接過手。當然感激。嘴裏却又不肯說什麼。潘小姐當時就挺不高興。當面沒說什

麼。在背地裏就告訴小品。說你父親好大架子。錢剛借過手。架子就端起來了。這話記在心裡。沒告訴少遊。也沒告訴夢蘭。到了做生日這一天。因為是五十歲整生日。來賓來得非常之多。少遊新借了一筆錢。在外表上做得挺熱鬧的。五位小姐。全穿着極時髦。衣料每一尺全值五塊多。大少爺二少爺三少爺。三個人三套西服。大皮鞋。走路會響。分頭梳得亮晶晶的。還有潘小姐也算主人之一。打扮得像花蝴蝶似的。又花稍。又時髦。忙得不知所云。男女來賓。分坐多少桌都數不清。就看見外院每一次四桌。男女客人剛坐好。外院小品算總招待。他拿一把酒壺。小鼎也拿一把酒壺。三少爺拿酒杯。分頭在各桌斟酒。斟完酒。三人還並排鞠一躬。給來賓道謝。裏院潘小姐做總提調。她領袖。五位小姐跟着。五個人模樣兒全差不多。衣裳顏色却不一樣。有敬酒。有佈菜的。鶯聲燕語。又好聽又好玩。少遊和夢蘭任什麼事不用操心。就站在一邊看着。他們兩人看着喜歡。來賓全都羨慕到了點了。男客還不過望而生羨。女賓就讚不絕口。有的說。龍太太您真有福氣。小姐這們多。全都挺漂亮的。這可真是造化。有的就說。您還沒看見他們三位少爺呢。三個人模樣兒全差不多。真會做主人。還真孝順。有的就說。您瞧見她這位未婚少奶奶沒有。這位就是鼎鼎有名的女運動家。交際大明星。家裏十萬二十萬都不止呢。女太太紛紛議論着。內中有沒兒子沒錢的。心裡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痛苦。心想人家龍太太也是人。我也是人。人家怎麼會有這們大造化。我呢。就活到七十歲八十歲也沒意思呀。內中還有閻太太沒兒子的。也誇龍太太福氣比我強。現時龍老爺做五十歲這們熱鬧。趕到做六十歲就更熱鬧了。到那時候。小姐全都出閣。三位

少爺也全都有了少奶奶了。再加上五位姑老爺。三位少奶奶。十位二十位孫少爺。甥少爺。那才更熱鬧呢。夢蘭聽了。心裡像喜歡又像發愁。心想果真要到了那時候。怎麼辦呢。現在已經就夠瞧了。辦一個生日。急了足夠三十天。再過一年兩年。男婚女嫁。一件一件全逼到頭上。娶一房媳婦。嫁一個女兒。不娶不嫁不行。要辦又沒力量。豈不把人急死了嗎。如此想着。沒話可說。只有皺着眉頭子笑。她笑。一羣來賓也笑了。這天雖然熱鬧了一天。少遊和夢蘭都上了五十歲的人。累得腳酸腿軟。連腰都直不起來。晚上躺在床上。少遊便歎一口氣道。累壞了。現在的人。怎麼就不如從前的人。從前老人不論男女。到了六十歲七十歲。累這們一天兩天都算不了什麼。怎麼我們剛五十歲就這樣沒用呢。夢蘭道。這大概操心操壞的。兒女們多。天天有債務逼在身上。心力都用盡了。那來的精神呢。少遊道。這到不一定。從前老人難道沒兒女。有兒女不是一樣操心嗎。夢蘭笑道。從前什麼兒女。現在什麼兒女。從前生活才多高。現在生活有多高。再說社會情形也不一樣呀。從前一羣小孩念書。在家裏請一位教讀先生就行了。現在進大學進中學。一年教育費花多少錢。從前有吵着要買球鞋要買冰鞋的嗎。剃頭棚只有男的剃頭。那有六姑娘進理髮館。這回做衣裳花多少錢不用說。五位小姐理髮燙髮就花了七塊五。五雙皮鞋就三十多塊。小的還勉強可以對付。乃真乃珠每人一雙絲襪子。就是十多塊錢呢。少遊驚道。這些事我全不知道。一雙鞋襪就花了這們許多。夢蘭笑道。這就算多嗎。我聽小品說。潘小姐冬天穿一件絨緊身。也不知道什麼絨織的。一件就是一百多塊。誰供給得起呀。少遊歎氣道。這未免也太過火了。將來她嫁到我家。

這位少奶奶怎麼對付。夢蘭道。那也就只好聽其自然吧。小品本來教幾點國課。現在有了這們一個闊朋友。書也懶得教了。乃真乃珠當初那有這樣摩登。這回要和她這位未婚的嫂子比闊。把錢也不當一回事了。少爺又歎一口氣道。說起來這全是金錢害的。這位潘小姐。我在根本上就不贊成她。這回偏給環境逼得沒路可走。非借重她不可。有什麼法子呢。夢蘭道。其實也不一定。現在男女婚姻。還管你父母反對不反對。人家交朋友已經交了半年多了。因為父母反對。還能就脫離了嗎。不過你贊成。他們就明幹。你不贊成。他們就暗幹。拆反正拆不開了。你借錢不借錢有什麼關係呢。少爺聽了。覺着這話也有道理。這天累了一天。談一會也就睡了。第二天。小品起來比那一天都早些。起來就搥頭洗臉擦雪花膏。還把一雙皮鞋擦得光而又亮。夢蘭從二十幾歲就覺勞起。從來天一亮就起來。起來看見這情形。就問小品你今天怎麼回事。小品笑了笑。答應逛西山。逛八大處。夢蘭聽着也沒注意。等一會。汽車來了。潘小姐打扮得比那一天都漂亮。格登格登走進去。一直走到小品臥房裏找小品。兩人沒談幾分鐘。雙雙手拉手出去。坐上汽車就開走了。當天晚上沒回來。第二天還沒回來。直等到第三天一清早。兩人才坐汽車回來。在小品臥房裡唱外國歌。唧哩哪啦亂唱了一陣。夢蘭覺着太奇怪了。在外頭過兩夜沒回家。到家不見父母。在臥房裡唱的是什麼。當下心裡懷疑。本想問小品。姑且把小品把先料來問一問。問他哥哥不同着潘小姐逛西山八大處嗎。怎麼兩天不回家。回來又這樣高興。小品低聲道。哥哥和潘小姐好像已經訂婚了。潘小姐手指頭上戴的有定婚戒指。他們逛西山。就許在西山定婚。定完婚。正好到湯山洗澡。洗完澡

。住三天兩天。這叫試婚。要不他們兩人怎麼那們高興呢。夢蘭聽了。心裏像明白又像不明白。因為這事關於兒女的秘密事。不便當面問小品。小品和潘小姐唱了一陣。又坐汽車出去了。從這天起。兩人比從前親熱得多。一天到晚。忙得什麼似的。不是看電影、就逛公園。在夜裏常上跳舞場跳舞。一跳就跳到大亮。少遊自己感覺到對於這成人的兒子不能管。一方面對於潘小姐又很懷疑。心想潘家不有家長嗎。女孩子和男孩子怎麼能比。當在外頭過夜。她父母怎麼不管呢。如此想着。想了多少天也想不出來。又過了一個月光景。小品和潘小姐像在愛情上更進一步了。名義上是未婚夫妻。實際上比已婚還親熱十倍。出門總手拉手。走路總齊步並肩。潘小姐來了。在小品臥房裡談天。青天白日就把房門關了。先頭說一陣。笑一陣。打一陣。鬧一陣。一轉眼。說話連聲音都聽不見了。這還是白天。有時候潘小姐在晚上跑了來。兩人一談就談一晚上。小品在家。潘小姐一定來找。不在家。就說不定兩人又上那兒去了。先頭少遊覺着太摩登。三番兩次想勸小品放穩重些。一來給弟弟妹妹看着不像樣子。二則實際上并没結婚。給底下人看着也不像話。如是想勸好幾次。過細一想。不痴不聾。難做翁姑。做父母的管這些閒事做甚。況且兒子大了。勸也未必肯聽。再加上那一千塊的關係。得罪了闊小姐也不是鬧着玩的。因此三番兩次想勸。這話總沒說出口。一轉眼。不知不覺又過了三個月了。這天小品忽然鬼鬼祟祟的來找夢蘭。哭喪着臉。說在最近一禮拜以內就非結婚不可了。不結婚。怕出別的問題。夢蘭聽了。嚇一大跳。忙問怎麼回事。爲什麼在。星期以內就要結婚。籌備起來趕得上嗎。小品皺眉道。趕不上也沒法子。事情逼到這一步一

非辦一辦不行了。夢蘭聽着更奇怪。忙問什麼緣故。潘小姐要變心嗎。既然變心。結了婚又有什麼用。小品發急道。她那能變心呢。這是對外的關係。並不是對內的關係。媽您太糊塗了。怎麼還聽不明白呢。夢蘭怔了怔。搖了搖腦袋。說我照舊還聽不明白。小品皺了皺眉頭。才附在耳朵上說道。因為……說是。又髮髻說不出口。遲疑了一會。才放低了聲音說道。事情逼到這一步。不說實話也不行了。告訴您吧。我和她已經發生了關係。發生關係不要緊。現在她已經懷胎。不是三個月。就是四個月。要再就誤下去。肚子一大養出孩子怎麼辦呢。夢蘭大驚道。真的嗎。這怎麼好呢。小品道。要緊到不很要緊。像這一類事。現在到很平常。肚子大了。趕緊結婚就完了。夢蘭歎一口氣道。你們平常太大意了。這怎麼還能說不要緊呢。潘家他們是書香門第。我們也是念詩書尊重禮教的。面子很要緊。誰家沒有親戚朋友。剛娶的新媳婦。肚子就凸得多大。誰看着誰不笑話呀。小品哼一聲道。難得您還活了這們大年紀。我說了半天。您始終沒聽明白。現在剛三個月四個月。肚子並不大。在這時候結婚。萬看不出來。所以這時候最要緊。不能再就誤了。我剛才說別過一禮拜。就因為這緣故。等到結婚以後。有什麼關係。肚子凸。由牠去凸。充其量不見人就完了。有什麼天大不了的關係。夢蘭冷笑道。那不肚子裏這孩子呢。有沒有養出來的時候。人家不會計算日期。小品笑道。誰有這閒工夫替別人計算這個。現在除非不開通的。只要有一點新智識的人。見了這一類事。都覺着不足為奇。現在新娘子六個月七個月養孩子的多着呢。笑話。笑話得盡嗎。夢蘭聽了。氣得也不說了。告訴他這一類事我做不得主。等和你爸爸商量再說。

說時。少遊還沒回家。晚上回來。夢蘭就把這情形告訴他。問他沒有不去人的辦法。少遊一聽就氣飽了。蹣脚道。我該他們的債。沒法子。有什麼法子呢。自己不去臉。兒女會替你丟臉。夢蘭道。這還在其次。這一棚喜事怎麼辦呢。上一次。你做去日。算盤打了又打。還花了一千三。這一次你還有地方抓錢嗎。少遊哼一聲道。誰有工夫算這些開賬。他們限定一星期。在這一星期以內。就叫他們辦去吧。說着。又一連歎了好幾口氣。夢蘭知道他給兒女的事急壞了。就沒接下去再說。第二天小品來討回話。夢蘭就告訴他。和你爸爸已經商量過了。你爸爸很生氣。也沒主意。只要你力量能辦。就趕緊辦吧。小品聽着一怔。遲疑了好一會。才說爸爸要不幫一點錢可不行。上一次做三日。我帮爸爸的忙。輪到我娶親。爸爸怎麼能不管呢。夢蘭失笑道。就算你爸爸有力量管。你不限一星期嗎。在一星期以內也趕不上呀。一星期要能抓一筆現款。當初那一回也不至於請你帮忙了。小品怔一怔道。這們說。爸爸沒力量管。就打算完全不管了。這就是這們一句話嗎。說着。又冷笑了一聲道。其實。也沒多大關係。我要錢。打算辦喜事辦得好看些。並不是替我一個人做面子。於家長面子上多少也有點關係。現在爸爸既然不管。就不要面子。那更好辦了。隨便找個地方辦一辦也行。要不就簡直不辦。肚子大。由她去大。養出孩子。由她去養。丟人並非我一個人丟。大家豁出去丟人就完了。小品嘴裏嚙嚙着。一堵氣把脚一蹶。夢蘭想再說話都來不及。他一轉身早就把帽子往頭上一扣。給潘小姐送回話去了。夢蘭氣得兩隻手都有些發抖。一步一步去進去。把剛才小品的口氣。態度。模樣都告訴少遊。少遊氣得半天沒說話。怔了有十分鐘。才

嘆一口氣道。好兒子。這就是養兒子的好處。他自己先發後娶是應當的。闖出禍來不認錯。限一禮拜工夫。就要父親籌一筆款子替他料理料理。你力量做得到做不到。他就不管了。夢蘭含淚道。從前你不說供給他們到大學畢業。就有了盼望嗎。看見了沒有。這就是盼望。少遊道。你先不用報怨我。咱們商量商量。這事到底怎麼辦呢。夢蘭啣一聲道。現在還有什麼可商量的。在肚子總算已經懷上了。一個月不說話。兩個月不說話。甚至於三個月還不說話。現在大概快四個月了。急時抱佛脚。這才逼着父母要結婚。你說做父母的管是不管。不管。再過十天二十天就見不得人。連結婚都沒法子結婚。你管。先要拿出一筆錢。請問你這筆錢從什麼地方籌起。說來說去不就兩條路嗎。一條路是丟人一條路是籌款。籌出款來。就勉強可以不丟人。你再問問自己的力量。走那一條路。這不是環境逼得人丟人現眼嗎。少遊嘆一口氣道。那末我們這方面沒路可走了。只有等着丟人。不過我心裡還不怎麼明白。姓潘的不挺有錢嗎。這一次雙方都有關係。她怎麼不能幫小品的忙。夢蘭道。本來這位潘小姐來路就不很清楚。嘴裡說得好聽。某某人的小姐。某某人的後代。看她的舉動。就好像沒有家長似的。誰摸得清這裡頭怎麼回事呢。少遊道。我主張這一層到要問問小品。從前他們交朋友。那到沒有多大問題。現在訂婚而又快要結婚了。細底那能不打聽清楚。現在的事那說得盡。倘或是妓女冒充小姐呢。我家這些女兒。將來怎麼辦。夢蘭嘆一口氣道。大概妓女總不至於是妓女吧。現在一般闊小姐。不浪漫的有幾個。再說上一次那一千塊錢。分明從潘小姐身上掏出來的。假如要是個妓女。那來這許多錢。有錢的妓女。還瞧不上小品了。少遊聽

了。覆着這話很對。接下去又研究了一會結婚不結婚。兩人全想不出辦法，一堵氣也就不談了。這天小品跑出去一直就沒回家。第二天沒消息。第三天還沒消息。三天不見面。少遊才有些發愁。本來絕定不管了。到這時候又不能不問一問。先問小品。小品說。我哥哥大概找潘小姐去了。三天不回來。就許上天津。他們不決定最近就結婚嗎。就許同到天津買衣料去了。少遊聽了。半信半疑。這天裏又觀望了一天。第二天下午。小品和潘小姐坐汽車回來了。兩人神氣都很高興。手拉手走。走進去從夢蘭房門口路過。脚步格外放得快些。夢蘭見他們回來了。隔着房間叫一聲小品。小品不理。一直走到臥房裡。就把房門一關。又說又笑。嘻嘻哈哈的笑了一陣。才把房門打開。問老媽子老爺回來了沒有。老媽子答應沒回來。小品就大踏步就走過去找夢蘭。見面就把兩隻手往褲袋裏一插。笑道。媽。我那件事辦妥了。後天禮拜。後天我們就結婚。夢蘭驚道。後天。來得及嗎。你那來的錢呢。小品道。沒錢有沒錢的辦法。無非辦簡單一點就完了。夢蘭道。簡單。發帖子不發。地點呢。定在什麼地方。小品道。就在北海董事會。帖子也已經發出去了。在沒發出去以前。已經就計劃的有個底子。大概花錢不多。充其量花三四十塊錢吧。夢蘭失笑道。三四十塊錢就可以結婚。你告訴我。怎麼一種結法。小品笑道。無非一種簡單就完了。帖子可以盡量的發。請客可以盡量的請。客人請來。請他們觀禮。並不是請他們吃飯。酒席一概不預備。不管汽車馬車洋車。車飯錢一概免了。北海董事會。租一天能花幾塊錢。一樣的有禮堂。一樣的招待來賓。所有花銷非花不可的只有三樣。第一。雇一輛汽車。車上頭搭一塊紅綢子一塊綠綢子。包

鐘點。有五塊錢準行。第二。茶點。茶點由小番菜館預備。一份三毛錢。來賓觀完了禮，誰吃這東西。充其量預備五十份準行。這一塊合十五塊。第三。茶葉烟捲等。儘十塊錢預備。決不會超過預算。這三項合起來。再往多裡打。有四十塊錢頂了天了。餘下還有新娘子穿的婚衣。頭紗。新郎禮帽。樣樣可以借。借就不花錢。結完婚。照例還照像。會照樣的朋友也找好了。這最新的辦法。有許多朋友從經驗得來傳授給我。那還有錯嗎。夢蘭怔了半道。這辦法到很簡單。你怎麼不和家裏商量商量再辦呢。那末你帖子已經發出去了。帖子上是不是你爸爸出名。小品搖頭道。不是。這是我個人的事。和爸爸什麼相干。帖子上我用白話的。就說我們倆自某月某日起實行同居。開始共同生活。現在舉行婚禮。請來參觀。禮堂設什麼地方。某某兩人鞠躬。如是而已。夢蘭詫異道。這麼行呢。你有父母。並不是沒有父母。婚姻大事。由父母做主。那能把父母撇開不要了呢。小品道。並不是撇開不要。那是負責任和不負責任的關係。爸爸拿出錢來。把責任負在身上。辦得好歹些。當然。由爸爸出名。現在爸爸不負責任。不拿出錢來。草草成婚。丟人當然去我的臉。那能由爸爸出名呢。夢蘭聽着雖然可氣。想駁他幾句却駁不出來。再說帖子已經發出去了。收也收不回來。如此想着。就怔了怔道。那末你們結婚。和父母不相干。你還通知我幹什麼。小品道。我請爸爸盡一盡義務呀。主婚人別人不能代替。只好請他。夢蘭聽了。氣得再也說不下去了。只望着他掉眼淚。話却說不出來。小品不理她。掉頭便走。陪愛人兒說知心話去了。說話的工夫少遊還沒回來。夢蘭越想越氣。越氣越沒主意。就給少遊打個電話。吩咐趕緊回來。少遊還以為

別四兒女又出別的問題了。告了半大假。趕緊趕回來。到家一問。才知道小品後天就在此處結婚。父母不出名。却要父母替他們主婚。當下也急得半晌說不出話來。怔了半天。才喝令叫小品。問他這主意是誰出的。小品不等到他叫。就挺着胸脯追進來了。進門就冷笑了一聲。問爸爸驢什麼。這是活動的。您贊成就辦。您不贊成就不辦。少遊氣得跳起來道。我現時不贊成有用嗎。你帖已經發出去了。除非登報聲明。和你已經脫離了父子的關係。小品冷笑道。原來就爲了那張貼子。腦筋未免太腐敗了。婚姻本是個人的事。和父母并不相干。從前由父母出名。在根本上就不對。現在是二十世紀。明白前十九世紀那些玩意兒。現在已經不適用了。您明白吧。少遊大怒道。我不明白。只有你明白。我不管十九世紀多少世紀。我就問你是不是中國人。中國是禮義之邦。講的是禮義廉恥。婚姻大事。豈能把父母撇開。給親友們看着。是丟我臉。還是丟你的臉。小品道。我認爲誰的臉都不丟。這中間有道理。因爲時代變遷。規矩當然就改了。從前什麼時代。從前是買賣婚姻。由父母完全包辦。而且多半早婚。多一半全倚賴父母。自己沒能力。當然不敢出面。現在這制度打破了。婚姻大事。父母既不能完全做主。在帖子上出個虛名幹什麼。我認我這法子對。在任何方面都不算丟臉。少遊怔了怔道。好吧。你認爲不丟臉我就裝作不知道。你幹你的。這主婚人我不能當。因爲這婚事我在根本上就不贊成。話還沒完說。小品就哈哈打了一個冷笑道。爸爸。這話怕說不下去吧。您做五十壽的前三天。您記得不記得。有我。有潘小姐。還有我媽。咱們四頭對面。您都說些什麼。您不說允許我們定婚嗎。怎麼現在又在根本上不贊成了呢。少遊給他

問得無話可說。怪了怪道。那時候我沒想到你會弄得如此之糟呀。小品道。這話我不懂。什麼叫糟。少遊冷笑道。我不好意思說。你到這着我說。你現在還能說弄得不錯嗎。頭一樣。先發後娶。就是一個大笑話。其次。還有這位新娘子的細底。也不清不楚的。她說什麼潘次長的閨女。又說什麼名門的後代。只怕這話在根本上就靠不住。據我看。她就未見得有家長。有家長的人。能容她在外頭這們胡鬧嗎。小品失笑道。太可笑了。請問定婚爲的是什麼。不就爲的是夫妻名分已經定了嗎。既然定爲夫妻。就先就。後就。有什麼關係。再說到家長。有家長又值幾個大錢。現在一般摩登女子。有家長的多着呢。潮流所趨。誰不順着潮流走。難道還逆着潮流走。這不是笑話嗎。再退一百步說。父母權高過一切。對於兒女婚姻。有否決權。當初已經親口應許過。現在也可以翻臉。那也不要緊。您把一千塊連本帶利如數還給她。您叫她走。她馬上就走。說着。臉漲得通紅。從鼻子哼了好幾聲。少遊給他逼得沒路可走了。氣得軟癱在一張藤椅上。正想用話駁倒他。夢蘭站在旁邊聽着太不像話了。含着眼淚說道。小品。你說話多少留點地步吧。你就料得你爸爸借不出一千塊錢嗎。你爸爸要一堵氣叫你退婚。事情不就弄僵了嗎。我勸你放和平些吧。小品聽了。臉上照舊還映着淡淡的笑容。不過鼻子裡沒哼。昂着頭沒說話。夢蘭便把手往外一指道。你辦你的事去吧。事情到了這一步。要挽回也沒法子挽回了。小品點點頭。邁步就走。走到屋門口。又扭回頭問道。那末主婚人呢。你們二位全不到了。不到可就作爲缺席。夢蘭不理他。他一挺身就走了。走出去不大工夫。就聽見院子裏一陣高跟鞋聲音。像潘小姐同着小品。過細一看。後頭跟的人

也穿高跟鞋。不是小品。却是乃真。夢蘭心想。她怎麼把乃真帶出去呢。乃真跟着她走。可跟不出好來。心裡想着。街門口一陣汽車喇叭聲音。兩姑嫂已經坐上汽車開走了。夢蘭不放心。把乃珠叫過來問。問你姐姐呢。乃珠道。跟潘小姐出去借東西去了。夢蘭道。借什麼東西。乃珠道。借蒙頭紗和結婚穿的衣裳。夢蘭又問。向誰去借。乃珠怔了怔道。大概姓張吧。夢蘭又問。姓張的是誰的朋友。乃珠道。當然是我姐姐的朋友。夢蘭想了想道。你姐姐的朋友有姓張的嗎。我怎麼沒看見過。乃珠道。人家就沒上咱們家裏來過。您怎麼認識。我在公園裏見過一次。夢蘭怔了怔道。這人是男是女。乃珠低聲道。男的。是我大哥給我姐姐介紹的。夢蘭大驚道。原來乃真也有了男朋友了。那末她和姓張的有沒有你哥哥和潘小姐那樣親熱。乃珠搖頭道。說不清。這些事誰不守秘密。能公開嗎。夢蘭道。雖然不公開。他們愛情清潔不清潔。難道你還看不出來。乃珠搖頭道。看不出來。反正他們常通信吧。張先生有信來。我姐姐偷偷的看。看完。就往箱子裏一鎖。誰摸得清怎麼回事呢。夢蘭聽了。長吁了一口氣。明知道問不出來。也不問了。怔了半天。才問借婚衣是怎麼一回事。姓張的那來的婚衣。乃珠道。因為姓張的他哥哥剛結婚。都是挺新的。潘小姐才想着跟借。冲着我姐姐的面子。十有九準借得了來呢。夢蘭聽了。又歎了一口氣。怔了一會。才問乃珠你知道你哥哥為什麼急於要結婚嗎。乃珠點頭道。當然知道。不過我認爲這一類事很平常。算不了什麼。夢蘭正色道。怎麼算不了什麼。一個人除非不要臉。要臉的就做不出這一類事。乃珠笑道。媽要把這一類事認爲不要臉。現在要臉的人就沒有幾個。不見時代不同。腦筋就不一樣。

夢蘭暗想。完了完了。現在連乃珠都是這種口氣。還說什麼。心裏想着。氣得也不說了。正當這工夫。忽聽得電話鈴響。少遊坐在一邊生氣。一伸手就把耳機摘下來聽。聽一聽。就聽出是女人聲音。找龍培鼎。培鼎就是小鼎的別號。少遊聽着也沒在意。就喊一聲小鼎電話。小鼎飛也似的就跑過來了。拿起耳機剛喂了一聲。就說我早就猜到是你。你怎麼有閑工夫。你找我有事嗎。那面不知說一句什麼話。小鼎就笑起來道。可見我們兩個人是一個心。我正惦記找你看電影。你也有這個心。這叫做心心相印。太有意思了。說時。聽得見那方面嘻嘻哈哈的笑道。一聽就知道那女人一定不穩重。小鼎接下去又問看完電影怎麼消遣。那方面不知說一句什麼話。小鼎就囑着贊成。說完。又問吃飯問題怎麼解決。是在飯店裏吃。還是吃完再上飯店。那方面答應了一句。小鼎說聲贊成。就把電話掛上了。他打電話的工夫。得意忘形。沒留神少遊還在旁邊。等到耳機往鉤子上一掛。才嚇一大跳。少遊坐在旁邊氣都氣飽了。繃着臉就叫小鼎慢走。我有話問你。剛才誰給你打電話。小鼎道。一個朋友。少遊正色道。不是女人嗎。小鼎道是女人。是個女朋友。少遊忙問道。你怎麼也有了女朋友了。這女人你和她怎麼認識的。小鼎道。由女朋友介紹女朋友。由介紹而認識的。少遊冷笑道。要據我看。交女朋友沒有什麼好處。到不如不交。自己還不能自立。交女朋友。女朋友就準瞧得起你嗎。小鼎道。那也分什麼人。情投意合的。就不在乎此。能自立不能自立。有什麼關係呢。少遊哼一聲道。情投意合。也不見得就有好結果。看你哥哥的榜樣就知道了。小鼎聽了。鬚鬚很詫異似的。怔怔的道。我哥哥有什麼榜樣。他們榜樣并不壞呀。先交朋友。然後才

定婚。定婚以後還很滿意。這才進一步舉行結婚。這榜樣怎麼會不好呢。少遊聽這口氣，還以為潘小姐鬧出笑話他不知道。便問他不知道不知道小晶爲什麼急於要結婚。小鼎笑道。這個誰不知道。我哥哥已經對家裡人全都公開了。不就因爲潘小姐肚子有了問題嗎。少遊冷笑道。原來你知道。我還以為你不知道呢。那末這榜樣好不好。你學他還學得出好嗎。小鼎失笑道。說了半天。原來就爲了這件事。這有什麼關係。已經定了婚了。名分已經定了。早晚無非時間問題。這算得什麼稀奇。少遊變色道。原來你們現在把禮義廉恥全都打破了。我從小在家裏念書也沒念多少天。也是在學校裡畢業的。怎麼心理和你們就不一樣呢。一輩子人。做出事來。總要叫人看得起。先姦後娶。把去臉不當一回事。你們怎麼浪費成呢。小鼎道。這大概是時代的關係吧。時代不同。心理就不同。現在中國人把這一類事認爲奇怪。這要放在外國。又算得了什麼。聽說每年養出小孩都造的有統計表。私生子差不多佔十分之三呢。少遊冷笑道。你說這話。我要問你。你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。你父母是中國人是外國人。你怎麼不跟禽獸比呢。禽獸到處還可以野合呢。他說着。小鼎只扭着頭發笑。神氣像對這篇話不值得一辯似的。冷笑了一陣。挺身就走。少遊氣得不理他。只搖着腦袋歎氣。等他走出去。才問夢蘭你聽見了沒有。現在連小鼎都有了女朋友了。剛才女朋友邀他出去看電影。看完電影還到飯店開房間。將來能落出好結果嗎。夢蘭歎一口氣道。由着他們去吧。乃真我平常怎麼告訴他。現時連乃真都有了男朋友了。那還說什麼。說時。乃珠還坐在旁邊。神氣像很不贊成。嘴裡雖沒說話。臉上却映着淡淡的笑容。還從鼻子裡哼了兩聲。夢蘭見了。便問她

怎麼回事。乃珠冷笑道。我這二位老人家一個心理。小題大做。極平常的一件事。會拉扯到丟人現眼。甚至於連禽獸都拉上了。這不是笑話嗎。夢蘭也忍不住冷笑道。原來你們幾個人都商量好了。爽性一個人都交一個朋友吧。只要鬧出事來不找我就行了。乃珠笑了笑沒有什麼。正當這工夫。潘小姐和乃真回來了。兩人兩雙高跟鞋。像打鼓似的格登登走得非常之快。乃珠搶出去就叫姐姐。回衣裳借來了嗎。乃真高聲道。這還有個借不來。也看沖着誰的面子。憑我一句話。他敢不借。說着。緊走幾步走到小品臥房裏去了。他們剛一走進去。就聽見一片笑聲。笑了一陣。小品就換了一身西服。腳登大皮鞋。夾外套搭在手腕上。大踏步走出去了。少遊和夢蘭坐在屋裏。耳朵聽得見。眼睛也看得見。夢蘭見了這情形。便問少遊你看見了沒有。小品已經出去了。有這哥哥。就有這弟弟。少遊道。我看男的到沒關係。最可恨的就是這一般女子。平白無故的把什麼迷死潘帶進來。乃真乃珠都給她引誘壞了。往後你看吧。家裏準熱鬧。夢蘭道。熱鬧什麼。少遊歎一口氣道。說出來又要招你生氣了。你知道我學校裡老摩登嗎。夢蘭點頭道。知道呀。不就是教國文穿西服的吳先生嗎。少遊道。不錯。就是他。他比我大兩歲。兒女數目和我差不多。兒女的年齡也和我差不多。所不同的就是他家小姐比我家小姐都大幾歲。大小姐二十七。二小姐二十五。三小姐二十三。四小姐二十一。一個比一個都差兩歲。他老先生是老摩登。這幾位小姐豈但小摩登。簡直可以稱爲高等摩登。大小姐男朋友五六個。二小姐男朋友也五六個。三小姐四小姐男朋友雖比較得少些。每人也有兩三個。每天他們家裏好像鬧咖啡館似的。從早到晚。總有幾個穿西服的在他家

談天。剛走一幫。又來一幫。幾位小姐全打扮得像花蝴蝶似的。有時候唱外國歌。有時候跳舞。吳先生雖然穿西服。其實並不摩登。看見這情形。敢怒不敢言。有一天。和我說笑話。說他家裡成了大街上馬路人。我問他這句話怎麼講。他問我看見過馬路公狗追母狗沒有。母狗一叫。後頭公狗追一大羣。現在他家裡成了這種景況了。別瞧這話說得滑稽。比方得到很恰當。現在再瞧瞧咱們家。大小姐已經交男朋友了。二小姐還沒有雖不知道。說話舉動。已經很像她姐姐。再過一年兩年。三小姐四小姐。甚至於五小姐。全保不住。有這幾個姐姐。再有這好嫂子。往後不就熱鬧了嗎。夢蘭聽了。低着頭嘆了好幾口氣。如是談了一會兒。乃珠乃真潘小姐。三個人三雙高跟鞋。全打扮得像花蝴蝶似的。三人一路格登登的走出去了。一邊走。一邊還嘻嘻哈哈的笑。小品却沒在後頭跟着。夢蘭本想不管。看見有乃珠在內。又忍不住要打聽打聽她們去到什麼地方。剛要打聽還沒問出口。他們三個人三雙高跟鞋。格登登的已經走得連影子都沒有了。夢蘭把眼睛釘着。釘了一會。站起來。走到小品臥房裡找小品。走進去一看。小品不言不語的仰臥在一張搖椅上。身子一搖一搖的。彷彿想什麼心事似的。當下覺得奇怪。便喊一聲小品。怎麼一個人在家。不跟他們出去呢。小品道。我有我的事。那有她們們清閑。夢蘭又問道。她們清閑。她們把乃珠帶到什麼地方去。小品搖了搖頭。答應不知道。低低的歎了一口氣。閉上眼睛不說話了。夢蘭見這情形。更覺得奇怪。皺眉道。你怎麼回事。心裏不高興嗎。小品搖了搖頭。不理。夢蘭又問了一聲。他身子一搖一搖的不說話了。正當這工夫。聽見身後有人唧唧嚶嚶的說話。扭回頭一看。却是第三個女

兒乃敏。和第四個女兒乃言。乃敏這年十七歲。乃言十五歲。倆姊妹年紀雖小。也穿着短袖子衣裳。胸口上凸兩個包。天天擦雪花膏。挺摩登的。夢蘭扭回頭看見了。便問她們鬼鬼祟祟的幹什麼。兩姊妹哧的一笑。跑到對過一間屋裏去了。夢蘭料到她們一定知情。就在後頭跟着。跟進去就把房門一關。問你們怎麼回事。笑什麼。乃敏道。我笑媽愛管閒事。人家正警着一肚子氣。您問他幹什麼。夢蘭道。我現在不問他了。就問你們兩人。你大哥到底怎麼回事。爲什麼生氣。乃敏搖了搖頭道。剛才大姐二姐出門的時候。我沒在跟前。媽問四妹。四妹知道。我還是聽她說的呢。夢蘭點了點頭。便問乃言。乃言先還不肯說。後來給夢蘭逼沒路可走了。這才放低了聲音說道。我告訴媽。媽可不許問我二姐。夢蘭點頭道。好吧。你說。到底怎麼一回事。乃言低聲道。說起來就爲了潘小姐。怎麼會爲了潘小姐呢。因爲潘小姐沒和我大哥交朋友以前。和金大一位姓李的很要好。姓李的叫李大度。度是度量的度。並不。肚子的肚。這人肚子並不大。無非名字叫李大度就完了。李大度年紀比我哥哥輕。也有一種相當的漂亮。潘小姐和他交朋友已經交了一年光景。隨後才認識我大哥。那時候一方面是新交。一方面是舊交。我大哥對於李大度就監視得很緊。生怕給姓李的那方面佔了勝利了。後來日子長。潘小姐雖把愛情從那方面向這方面慢慢的移轉。甚至於和我大哥已經定婚。我大哥還不放心。時時刻刻還防備姓李的。今天潘小姐來。幾個人本來談得挺高興的。我二姐喜歡李大度漂亮。忽然提起李大度。問李大度這一向幹什麼。她這們一提不要緊。我大哥登時就不樂意。偏巧潘小姐又挺熱心。要給我二姐介紹和姓李的交朋友。我二姐贊成。大姐

也贊成。其實說過去就算完了。恰好潘小姐愛多事。又說今天大度在家。要介紹就今天介紹。一邊說着話。一邊就要帶二姐去找姓李的。當這工夫。我大哥已經半天不說話了。驟然間聽說潘小姐要陪着二姐去找姓李的。便認爲沒安好心。站起來就說不許去。潘小姐本就不是好惹的。給他一說。就問什麼理由。大哥說沒理由。就是不許去。潘小姐一跺腳去定了。兩人這們一衝突。幾乎馬上就要離婚。幸虧大姐在中間做好做歹。才算把潘小姐勸走了。大哥因爲這件事生氣。夢蘭道。原來你二姐也要交男朋友了。乃敏笑道。也要交男朋友。人家早就交了。去年臘月裡我就看見她背着人寫信。今年三月裡。公園裡牡丹不開得挺好嗎。有一次。我到公園看牡丹。就看見二姐同一個穿西服的走。交男朋友算什麼稀奇。我一個女同學姓沈。去年十五。今年十六。人家去年就交好幾個男朋友。夢蘭聽了。氣得一連歎了好幾口氣。說這叫什麼社會。十幾歲的孩子。就連臉皮全不要了。交男朋友。安什麼心。無非想偷人就完了。她不怕丟人現眼。做父母的却不能丟這種人。說着。嘴裡還嚙嚙的罵個不休。乃敏乃言雖低着頭沒言語。神氣之間。對於她姐姐的舉動很贊成。對於她父母的舉動却嫌太專制了。夢蘭明知道她們和她姐姐是一路貨。有意罵給她們聽。罵一個痛快。一轉身才走到自己屋裡去了。到了屋裡。本想不告訴少遊。後來覺着像骨鯁在喉。不說出來不痛快似的。遂把乃敏說的又轉告少遊。少遊本來就一肚子氣。聽了這話。又添一肚子氣。躺在椅子上長吁短嘆。嘆了多少口氣。總覺着胸口悶得難過。晚飯開進來。就吃了半碗。夢蘭見這光景有点後悔了。怪自己不該多嘴。不該把什麼話全告訴他。到了晚上。就勸他把心思要想

開些。兒女的事。不要往心裡去。這是潮流趕的。由他們反去就完了。少遊嘆氣道。我先頭何嘗不這樣想呢。替兒女做了一輩子的馬牛。臨完還爲他們的事氣壞了身子。太不上算了。心想這們想。他肚子裏會生氣。有什麼法子呢。可見一個人活一輩子。雖然只有幾十年光陰。這幾十年光陰。還不能叫你痛痛快快的過去。越想越難過。尤其是在五十歲左右更難過。因爲這債務這東西。越欠越多。到了五十歲上下。債主們要下總攻擊令了。無論你怎麼還。還不清。非把你逼到死路上不可。我不笑別的。就笑那一般無兒無女的人。好容易沒人要帳。他們又發的什麼愁呢。夢蘭道。你既會這們想。想開了就完了。有兒女。就譬如沒兒女。男的把女子往裡拉。女的把男的往裏拉。你看見。不會裝看不見。由着他們去反。認爲不是咱們的兒女就完了。少遊嘆一口氣道。好吧。你這主意也不是你發明的。古人就說過。不痴不聾。難做翁姑。往後裝聾子裝瞎子就完了。說着心口上好像痛快些。到十一點左右就睡了。約莫睡到夜裡兩點鐘光景。忽聽得院子裡一陣高跟鞋聲音。還夾雜着一陣嘻嘻哈哈的笑聲。夢蘭聽得明白。少遊也聽得明白。都以爲乃真乃珠和潘小姐回來了。聽完過後。因爲白天打聽得有細底。就歪着耳朵聽小品有聲音沒聲音。剛聽了一會。就聽見小品屋裡吵起來了。先頭還不過小品發脾氣。一個人嚷。後來潘小姐也嚷起來了。聲音很尖。遠處聽得見。說幸虧現在還沒結婚。結了婚。更受你壓迫了。我交男朋友是我的自由。你敢禁止我。我們就取消……接下去又說了些不合則去的話。小品始終不服的。她嚷一句。小品就答應一句。不到半點鐘。院子裡一陣高跟鞋聲音。像潘小姐一堵氣走了。夢蘭聽了。便悄悄的問少

遊。問聽見了沒有。這就叫做愛情。愛上就是愛人。一翻臉就成仇人。潘小姐已經一堵氣走了。少遊低聲道。這種不要面孔的女人。她走了。還不會再回來。像這種婚姻。將來還有什麼好結果。說時。聽見小品和乃真在那屋裏議論。却聽不見乃珠的聲音。聽過去就無完了。到了第二天。乃敏乃言起得早。擦雪花膏。抹紅嘴唇。兩姊妹夾着書包從屋門口路過。夢蘭喊聲乃敏。乃敏很不耐煩的問媽幹什麼。夢蘭道。你進來。我有話問你。乃敏拉了乃言一把。兩人皺着一把眉頭。勉強走進來。夢蘭笑道。你們爲什麼這樣不高興。現時不才七點嗎。忙什麼。乃敏道。因爲我大哥。大哥強人所難。他叫我找陳洪章。我恨透了陳洪章了。不願意找他。真懶得跟他說話。夢蘭道。陳洪章是誰。你大哥叫我找他什麼事。乃敏道。陳洪章不就是東南銀行陳經理的兒子嗎。在初中就跟我同學。他問我要什麼東西。我從來沒拒絕過他。我向他要求什麼事。他也從沒拒絕過我。新近剛進了高中。他的心就變了。他不願意理我。我更不願意理他。雖然沒絕交。已經有一個多月沒說話了。我大哥昨晚晚上不跟潘小姐吵了一架嗎。他們今天就要登報離婚。把從前立的婚約取消。發出的請帖。也聲明不算數。因爲陳洪章他父親開的有報館。他非叫我找小陳在報紙上替他登。您說這不是強人所難嗎。夢蘭驚道。原來他們沒結婚又要離婚了。帖子已經發出。臨時又聲明取消。這不是笑話嗎。乃敏道。像這一類事到很平常。算不得什麼笑話。不過他叫我去找這位男同學。我到真不願找呢。她皺着眉頭子說着。夢蘭才想起連她都有了男朋友了。一堵氣不理他。聽憑他們反去。乃敏站了一會。拉着乃言走了。這事夢蘭在心上又捱不住。等少遊睡醒。趕緊又把這事告

訴少遊。少遊嚇一跳。長嘆了一口氣道。想不到我活了五十歲。從來就怕丟臉。從來也沒丟過臉。想不到臉面會給兒女丟盡了。說着。連連嘆氣。嘆個不已。夢蘭道。你儘嘆氣管什麼用呢。這件事怎麼辦。少遊擺手道。一句話。沒辦法。夢蘭道。怎麼會沒辦法。你是家長。可以主張呀。到底你贊成不贊成他們離婚。少遊道。贊成便怎樣。不贊成便怎樣。你要贊成他們離婚。爽性就要家長的名義出面。說這婚姻家長通不過。所以聲明離婚。這一來。可以保持你做家長在威信。而且把從前發帖子的錯誤也可以洗刷明白。少遊忍着笑問道。假如我不贊成他們離婚呢。又有什麼補救的方法。夢蘭道。結果雖然不贊成。現時補救還來得及呀。等他們登出報來。不就晚了嗎。少遊失笑道。你腦筋太簡單了。現在關於婚姻大事。做父母還有權干涉。再說他們悲歡離合沒有一定的。今天吵一架。要登報離婚。明天見一面。就許手拉手又結婚。明天就許一翻臉又離婚。當初結合起來就很簡單。現在分離起來當然就容易。愛合就合。愛離就離。還管你父母贊成不贊成。像這一類事。做父母的要都參加在內。將來可就不勝其煩了。夢蘭想了想道。你這話也有點道理。兒女們多。往後這一類事就一定有。知道裝不知道就完了。不過像乃嬈乃言這種歲數呢。一個十七。一個才十五。也聽憑他們去交男朋友嗎。少遊失笑道。不聽憑她們。你說該當怎麼辦。難們她們進學校。做父母的還能天天跟在她們屁股後頭看着嗎。夢蘭笑道。真的。現在這種時代。要管都沒法子管。你說出話。她們未必肯聽。就單這一回聽你的。下回呢。能永遠聽你的嗎。少遊嘆一口氣道。說起來氣人。不說了。總而言之。這些小姐少爺們全是我的債主。在小的時候。金錢上的債

就還不清。等你把金錢全耗費盡了。不還有精神嗎。在精神上也可以問你要債。等你把精神全耗費盡了。他們的債主也就出世了。人生行樂耳。這話就不通。天天三十晚上。還債先還不清。什麼叫樂。樂在那裡。少遊說着。很悲觀。好像不打算再往下做人似的。夢蘭被他氣壞了。趕緊用別的話岔開。把兒女的事拋開不談。少遊吃了點東西。也就到學堂上課去了。他上學堂。照例坐洋車。事情偏得湊巧。剛走到半道上。看見迎面來了一輛汽車。嗚嗚的開得飛快。好像撞死人不償命似的。像這種汽車。行人側目。少遊坐在洋車上就不免要看幾眼。這一看不要緊。看見汽車鳴的飛過去。車裏分明就坐一個人。這人是誰。就是他家二小姐乃珠。他想奇怪。乃珠向來起得晚的。今早晨起來。並沒看見她出門。難道昨天沒回來。居然也在外頭過夜嗎。如此想着。越想心裡越不好過。到了學堂裏。連課都顧不得上。就在家裏打電話。指名找太太說話。夢蘭吃一驚。拿起耳機。很匆忙的。問什麼事。少遊道。向你打聽一件事。乃珠在家不在家。夢蘭失笑道。奇怪。她現時不還沒起來嗎。少遊道。不對吧。剛才我在大街上剛碰見她。怎麼會沒起來。夢蘭道。你看錯了人了。剛才我剛問乃真。乃真說。二妹還沒起來。少遊道。這話就不對了。我沒出門以前。沒看見出門。走到半路上。質實在在碰見她。你不要聽乃真胡說。夢蘭怔了怔道。那末你電話慢點掛。我再問問乃真。說着。便喊老媽子叫大小姐。老媽子答應着去了。去了一會。乃真拖着拖鞋慢慢的走來。問媽什麼事。夢蘭道。我問你二妹。是真睡着覺沒起來嗎。乃真冷笑道。不是真的。難過還是假的。媽不信。這又不是變戲法。過去看看不就行了嗎。夢蘭見她說得理直氣壯。站起來

就跟着她走。走過去一看。果然在家。便把這話回覆少遊。說他一定把人看錯了。少遊不相信。說決不會看錯。果然在家。一定是剛回家。在電話裡鬧了一陣。一堵氣就把電話掛上了。這天比平常回來得格外早些。到家就問乃珠。是不是昨天晚上沒回來。我在大街上分明碰見你。你還瞞得了人。乃珠一聽。登時就把臉氣紅了。頭一句就問爸爸你是不是碰見鬼。青天白日說什麼夢話。我昨晚上一點鐘回來的。到家就睡。睡到今早晨十一點才起來。您在路上會碰見我。這不是血口噴人嗎。說着。又叫大姐。又叫邱媽。要舉多少人出來做証見。少遊給她弄得半信半疑。遂把自己親眼目觀的情形告訴她。乃珠冷笑道。好眼睛。原來還在汽車裏看見的。汽車開得飛快。就在眼前一幌。這就認準是我。幸虧這說的還不是別人。要說別人。要依你才怪呢。什麼叫一晚上沒回家。有什麼憑據。說着。臉漲得通紅。聲音一陣比一陣來得大些。少遊氣得也不說了。一揮手。叫她走開。乃珠先還不走，後來見鬧也鬧不出所以然來。一轉身。格登格登的走到自己房裏去了。過後夢蘭就抱怨少遊。怪他沒事找事。分明看錯了人。到家還這樣認真。活該碰釘子。少遊聽着不服。說我釘子并不是自己找的。是你害的。夢蘭詫異道。這話說得奇怪。你自己花了眼睛。干我甚事。少遊冷笑道。你聽我告訴你就知道了。我眼睛並不花。在路上所碰的確是乃珠。這是一點不會錯的。所差的就是時間問題。等我到學校再打電話。她已經溜回來了。所以這中間就怪你糊塗。她溜回來。你會不知道。當時既沒抓着她。現在還說什麼。我碰釘子，不是你害的嗎。夢蘭聽了。雖然不相信。心裡多少總有點疑心。從今天起。天天就看着幾個女兒。只怕她們在外頭過夜。一轉

眼。到了小品和潘小姐結婚這一天。少遊和夢蘭以爲他們已經登報離婚。早就把這事忘了。沒想到了這一天。小品却忙得要命。還有乃真乃珠幾位小姐。一清早就打扮得花兒似的。要到北海公園。少遊一清早起來就到學校去了。夢蘭在家。見這情形嚇一大跳。心想乃真知道根底。就問乃真。乃真笑道。您問得奇怪。大哥和潘小姐在北海結婚。您不早就知道了嗎。夢蘭道。我知道固然知道。他們發出帖子以後。不又登報聲明離婚嗎。乃真笑道。您太可笑了。這不過當時口頭上一句話。那能說登報就登報。說離婚就離婚。已經發出的帖子。取消。有沒有這種道理。夢蘭冷笑道。這事要放在從前。當然沒這道理。現在可就不敢保。慢說現時還沒結婚。就是結了婚。還不是說離就離嗎。乃真想起來道。現時這些廢話不說了。今天他們在北海結婚。短主婚人。你們二位去不去呢。夢蘭想了想道。我無所謂。只怕你爸爸不肯去。乃真嘴一撇道。其實不去也沒關係。主婚人缺席。這是他自己放棄責任。這可不能怨做兒女的不好。要叫我來主張。爸爸不去您去。夢蘭搖頭道。我一個人去。像什麼樣子呢。再說誰不取個吉利。兒子娶媳婦。那有我一個人去的道理。乃真失笑道。八十多年的老腦筋又搬出來了。這有什麼吉利不吉利。你們二位全出席。不見得就會升官發財。您一個人出席。也不見得就會傾家蕩產。什麼事都問爸爸。您把女權也未免看得太輕了。夢蘭聽了。只皺眉頭。乃真這天很忙。站一會就走。他們定的是下午兩點舉行婚禮。在家裏連午飯都顧不得吃。十一點左右。汽車在門口嗚嗚一響。一羣少爺小姐就紛紛出去坐車。坐上去就開走了。少遊每天照例晚六點才回來。剛吃過午飯。夢蘭就往學校打電話通知他。問他對於主婚人

出席不出席。少遊警一肚子氣。連想都不想。就答應不理他。說完。就把電話掛上了。夢蘭急得沒法子。就坐在家裏等着。剛打四點鐘。新郎新娘子手拉手就拉回來了。簡單到很簡單。家裡沒預備酒席也沒預備茶點。幾個至親朋友回來。鬧一陣子就走了。他們走後。少遊才回家。到家就問今天什麼情形。夢蘭道。任什麼情形也沒有。兩個字。簡單。他們十一點多鐘去了。四點就行完婚禮回來了。少遊道。回來以後呢。什麼情形。夢蘭道。任什麼情形沒有。就如同出去逛一趟北海回來似的。什麼叫父母。什麼叫翁姑。他們滿不知道。我這屋。至今他們就沒來過。少遊歎一口氣道。你說這是什麼派。要說他們學外國人。外國派。外國人剛結完婚回來。也不能不見家長呀。夢蘭道。我也看出來了。他們全商量好的。因為家長不替他們主婚。他們就用這法子報復。不理你。不承認你當家長。少遊長吐了一口氣道。這就是做牛馬的結果。先頭你說裝痴裝聾裝啞。現在不是逼得啞叭全要說話了嗎。說着。歎氣連聲。夢蘭也氣得沒話可說。他們說話的工夫。天色已經昏黑下來。老媽進來問開飯在什麼地方開。夢蘭聽着很詫異。問這怎麼回事。每天不全開在飯廳裏吃嗎。老媽笑道。這是大老爺叫我問的。因為新娶的少奶奶屋裏有少奶奶兩位女朋友。要在一個桌上吃。怕您不願意。問您是在屋裏單吃。還是等他們吃完再開。夢蘭怔了怔道。這是大老爺叫你說的。因為少奶奶屋裡有兩位女客。這女客我見過沒見過。老媽道。說不清。您不慫問問大小姐。夢蘭聽着沒主意。就扭回頭問少遊。少遊把肚子都氣漲了。便板着脸說。乃真。等我問她一問。老媽子答應着去了。去了一會。院子裡一陣格登格登聲音。乃真和乃珠手拉手走了進來。打

扮得比平常摩登得多。半截袖子只有六寸長。小得把胳膊綉得緊緊的。胸口上凸起多高。臉上胭脂粉都堆滿了。進屋笑嘻嘻的。問什麼事。少遊瞪了她們一眼道。你們眼睛裏還有父母沒有。你大哥結完婚回來。不進這屋子。連你們都躲得沒影子了。現在吃晚飯。誰出的主意要單開。乃真笑道。原來爲了這點小事又發脾氣了。並不是誰出主意要給您二位單開。今天大哥不在北海結婚嗎。當時有介紹人。有證婚人。就是沒有主婚人。大哥只爲面子上下不來。就撒個謊。告訴來賓。說您二位老人家有事上天津去了。撒這們一個謊。所以到家有潘小姐兩個女朋友跟着。誰都不敢上這屋裡來。現在要吃晚飯了。女客還沒走。沒法子。才叫老媽子來請示。您願意出頭。您加入我們這團體也沒關係呀。少遊失笑道。這口氣是誰教給你的。我是你們的家長。你知道不知道。明白不明白。兒子娶媳婦。做父母的還要加入才加入。乃真哼一聲道。既然如此。您加入就完了。不過您今天在北海可沒出席。潘小姐那兩位女朋友要質問起來。您可想法子對付人家。說着。一轉身就吩咐老媽子多擺兩份杯筷。老爺要在飯廳裏吃。太太也要在飯廳裡吃。少遊聽着一肚子氣。却又無奈何她。老媽子答應着擺筷子去了。十幾分鐘工夫。就聽見飯廳嘻嘻哈哈笑成一片。老媽子來請老爺太太。夢蘭問少遊你怎麼。我氣得吃不下去。再說也不想去了。少遊道。你不想去。我去。他們拒絕我。我今天偏要出口氣。說着。站起來大模大樣的就走。走到飯廳裡。一羣摩登男女圍一圈子已經坐好了。兩女客坐首座。只把第三和第四兩個位子空着。少遊走進去。靠左邊那女客就把椅子往後拉了拉。兩女客認老先生隨便坐。一邊說着。就掩着嘴格格的笑個不已。她笑。一羣人

就附和着笑。少遊坐下去。板着臉問你們笑什麼。是笑我嗎。我有什麼可笑的。乃真道。因為客人笑。我們也陪着笑。要問笑什麼。您問客人。少遊不客氣。就問挨着他那位女賓。那女賓比乃真乃珠還摩登十倍。身上香水不知道噴了多少。少遊問她。她像沒聽見。只嘻嘻哈哈的笑。如是亂笑了一陣。少遊覺着太沒意思了。本想站起來不吃。又怕他們笑得更利害些。沒法子。只好勉強敷衍到散席。但是散席以後。別人肚子吃飽了。他肚子却是氣飽了。過後夢蘭抱怨他。說他今天就不該加入他們這團體。少遊氣得也沒話可說。第二天。到了學堂裡。多少老同事質問他。問大令郎是不是已經成了親。昨天北海到底怎麼一回事。少遊見問。沒話答覆人家。只有皺着眉頭子歎氣。到家把這話告訴夢蘭。夢蘭歎一口氣道。你現在沒法子答覆人家。等過幾個月看看。等養出孩子那才更沒法子答覆人家呢。少遊道。沒法子答覆就不答覆了。兒女們也要丟你的臉。不許你做人。你有什麼法子。夢蘭道。當初你想得到嗎。人人都說兒子大了。供給到在大學畢了業。就可以當老爺。當老太太。享福。坐着吃現成的。現在怎麼。這不受了活罪了嗎。少遊擺手道。說起來氣人。不說了。總而言之。那是債務。永輩子也還不清。大兒子不丟你的臉。還有二兒子呢。二兒子不丟你的臉。還有幾位小姐呢。往後這一類事多着呢。天天嘔氣。還嘔得完嗎。夢蘭聽了。只有歎氣。這大新娘子進門已經兩天了。對婆婆沒說過話。對公公更沒說過話。白天小倆口睡到過午一兩點才起來。起來就吩咐廚房裏煮點心。午飯就在飯廳裡吃過。到了下午六七點。倆夫妻全打扮得挺摩登。手拉手。相偕相抱的出門去了。夢蘭瞥一肚子氣。本就懶得打聽他們上什麼地方。

僥巧乃言會報告消息。說大哥大嫂到北海乘船去了。今天大哥不高興。大嫂也挺不高興。夢蘭道。不高興還選什麼北海。乃言道。沒法子呀。現在一般智識階級的人。結了婚以後。都講究度蜜月。度蜜月的方法。有旅行遊歷的。有到上海漢口的。最低的限度。也要逛逛天津。今天大嫂剛一起來。就發牢騷。說現在連天津都逛不成功了。借出的款子。收又收不回來。這回結婚可結得真沒意思。她說着。小哥就挺不高興。大哥不怨別人。就怨爸爸。說爸爸太不負責任了。兒子娶媳婦。並沒開口問他要賬還不便宜。居然對於主婚人拒絕出席。既然端這們大架子。那末對大嫂那筆借子怎麼不還呢。他們兩人在屋裡發牢騷。足發了有一個多鐘頭。這才到北海消愁解悶去了。夢蘭冷笑道。怪不得你大嫂進門就不理我。原來就爲了那一千塊錢。一千塊錢算什麼。叫你爸爸慢慢的還她就完了。乃言嘴一撇道。還。哼。只怕沒有那們容易吧。現在月間拿進來的錢。還不夠花的。外頭還欠一屁股賬。還一千塊。談何容易。說着。冷笑連聲。夢蘭越聽心裏越難過。這話他本不想告訴少遊。後來在心裏警不住了。在夜裏閒談天。就問少遊現在還欠人一筆賬記得不記得。少遊失笑道。你提這個幹什麼。該了一屁股賬。怎麼會記不得呢。這二十幾年一年不如不年。打從養小品那年說起。一直就沒舒服過。記得有人做了一首詩。這首詩說得很痛快。我念給你聽。頭一句書畫琴棋烟酒花。第二句接得很好。當年處處不離他。第三句轉得妙。而今七樣皆更改。你猜改成什麼了。柴米油鹽醬醋茶。頭兩句什麼景況。後兩句什麼景況。我今年五十歲。兩個二十五。要拿我的前後兩個二十五年一比。這四句詩可以替我寫下了。夢蘭笑道。本來活一輩人就不過如此

。歲數一年比一年大。痛苦就一年比一年深。現在這些話不提了。我問你。你該了一屁股賬。那一筆賬比較得最重要。少遊想了一想道、要說重要。只有借老摩登那筆款子最要緊。因為老吳他兒女和我一樣多。兒女一逼債。他就非用這筆錢不可。夢蘭點頭道。這筆賬果然要緊。難道就沒有比這個要緊的嗎。少遊想了想道。沒有了。別人都好辦。別人都知道我什麼景况。決不會催我。夢蘭嘴一撇道。這話我就不信。你忘了吧。你就記得借老摩登一筆錢。可記得借小摩登一筆錢。借女摩登一筆錢。說着。先忍不住唉聲歎氣。少遊覺着很詫異的。忙問女摩登是誰。剛問出口。驟然間想起來了。笑道。不錯不錯。你說的是我做三日借那筆錢。這筆錢又有什麼問題。夢蘭歎一口氣道。我已經餓飽了。還說他幹什麼。不說了。不過你要有志氣。最好先還這筆錢。少遊驚道。怎麼。難道這筆錢還有問題啊。夢蘭道。怎麼會沒問題。當小品沒結婚以前。開口已經就帶點討賬的意思。現在他們結婚了。結婚以後。又要度什麼蜜月。旅什麼行。說着。便把乃言所說的話述說了一遍。少遊說得說不出話來了。怔了半天。才說一聲豈有此理。別人或許不知道我家的景况。小品怎麼還昧着良心說出這話。當初他給人綁票綁去的時候。記得不記得。我爲他就花了一萬塊。夢蘭道。這是你們做父母的責任呀。父母對兒女要盡一種責任。兒女對父母有什麼關係。天底下只有父母爲兒女做牛馬的。有兒女爲父母做馬牛的嗎。少遊聽了只有好笑。他們談話。本從潘小姐那一千塊錢談起的。談到歸宗結果。一千塊還是一千塊。少遊連理都不理。第二天新少奶奶進門的第三天。從這天起新少奶奶始終沒上過飯廳。始終也沒和公婆說過一句話。夢蘭心裡不痛快。

也無奈何他。這天小品結婚已經一個多月了。結婚結了一個多月。就陪着新娘子陪出陪進陪了一個多月。夢蘭不愛理他。他看見夢蘭也鬍鬚沒話可說似的。這一天。他忽然銜着半截呂宋烟。一步一步的踱到上房裡來了。夢蘭覺着奇怪。忍不住脫口問小品你幹什麼。有事嗎。小品失笑道。閒着沒事進來閒聊天。何必一定有事。夢蘭冷笑道。那到不一定。別人閒着沒事。或許還進來聊聊天。你那來的閒工夫呢。有閒工夫還陪着你太太呢。小品笑道。媽不要損我。我這幾天那有這種心思。上游泳池。上跳舞場。看電影。吃西餐。那一樣不要錢。錢在那裏。夢蘭哼一聲道。你還怕沒錢。看樣子就不像。這一月以來。出出進進。那一天不坐汽車。你坐汽車的錢。就夠窮人過半輩子的。小品笑道。坐汽車能花多少。您還沒看見在跳舞場開香檳。一開三打五打。幾百幾十塊算不了什麼。夢蘭冷笑道。奇怪。你們這些錢從那兒來的。小品點頭道。這還愁問我。我可不得不說出來了。這一次新婚。我本打算到上海去逛一個月。後來因為經濟的力量來不及。才改為就在北京混一天算一天。剛混了幾天。就感覺到這混字很不容易。幸虧沒到上海。到了上海更糟。於是在經濟壓迫之下。逼得沒法子。才由潘小姐出名在一處地方暫借八百塊錢。這些天花什麼。就花的是這八百塊錢。八百塊錢還花得舒服嗎。不但花得不舒服。現在債主還逼得要命。前三天到期。今天是再也躲不過去了。所以才找您跟爸爸商量商量。夢蘭扯了扯道。商量什麼。有什麼可商量的。你爸爸什麼景況。難道你還不知道嗎。小品道。這和景況不景況什麼關係。景況不好。借人的錢就可以不還。那末天地間就沒有窮人了。夢蘭變色道。小品。這話你忍心說得出口。我却有些不忍

心聽。你爸爸是那種借錢不打算還的人嗎。環境逼到這一步。有什麼法子。你做兒子的。再不體諒他。外人就更不用說了。小品冷笑道。既知道兒子不是外人。那天北海他怎麼不去。有權利就享。有義務就不盡。天地間有這便宜事嗎。夢蘭含淚道。小品。你把良心可要放正些。父母爲你操多大心。還能說沒盡過義務。你身從何來。你一年一年怎麼大起來的。你怎麼能在大學畢業。你從前給土匪綁票綁走了。記得不記得。那一回。你爸爸着多大急。花多少錢。現在怎麼會變成這種狀況。難道你還不明白嗎。說着。掏出手巾在眼邊上一印一印的。小品連看都懶得看。一轉身就走了。夢蘭瞥一肚子氣。這口氣就警在肚子裡。不敢告訴少遊。總想在背地裡告訴乃真乃珠。叫他對小品多勸一勸。無奈乃真乃珠在這些天就見不着面。白天照例睡到下午一兩點鐘。起來洗臉。搨頭。燙頭髮。吃點心。一忙就忙到四五點。四五點鐘左右。兩位小姐打扮好了。照例有電話找。小品屋裏新安的插銷。說什麼。這方面也聽不見。五點鐘以後。兩位小姐就出去了。這一出去。晚飯照例不在家裏吃。在外頭起碼要逛到十二點鐘。等到夢蘭這屋睡了。電燈擰滅了。這才聽見院子裡一陣格登格登的聲音。先是新少奶奶回家。隨後這才是大小姐二小姐。到家嘻嘻哈哈鬧一陣才睡。睡到第二天三兩點才起來。因此永遠見不着面。這天事情遇得湊巧。二小姐三小姐老早都出門了。只有大小姐還躺在床上看書。直釘到下午七點鐘還沒出去。這是破天荒的一件事。夢蘭以爲她病了。又想着幾個女兒只有她最大。懂得世故人情。就打發老媽子去問。問大小姐今天是不是身子不舒舒服。要閒着沒事。請過來談天。老媽子答應着去了。去了一會。回來說。大小姐躺在床上

哭呢。問她。她也不理。夢蘭吃一驚。慌忙自己跑過去看。跑過去剛往屋裏一邁腿。就聽見乃真嗚嗚咽咽的果然哭得很傷心。她搶過去坐在床邊上。就問乃真你爲什麼哭。太奇怪了。無緣無故的哭什麼。如是一連問了好幾聲。乃真照舊還是哭。枕頭旁邊濕了一大堆。眼淚還像泉水似的滔滔流個不已。夢蘭問她。她聽也聽不見。理也不理。夢蘭急了。蹣跚道。你告訴我爲了什麼事呀。不說話。也不住聲。到底怎麼一回事。是不和你嫂子打了架了。乃真搖搖頭。表示不是。夢蘭又問。那末和你大哥吵架。要不就是幾個妹妹說你什麼話了。乃真又搖了搖頭。表示滿不對。夢蘭發急道。你急死我了。到底有什麼事呀。乃真不說。只閉着嘴不言語。夢蘭急得沒辦法。想找個人問問。乃珠乃寶乃言全不在家。摸不清到底爲了什麼事。只好一個人坐在床邊上想。想了半天。忽然想起交男朋友來了。心想現時連乃言都聽說有男朋友。乃真還能沒有交男朋友嗎。現在這種時代。男朋友如何還靠得住。一定男朋友對她變心了。要不然。何至於傷心到這種程度。如此想着。越想越對。便伸手拉了乃真一把道。乃真。不用你說。我已經明白了。一定你在外頭胡跑亂跑。交個有男朋友。現在男朋友對你變心了。你才哭得這樣悽慘。這一回給我猜着了。話還沒說完。乃真把眼淚擦了擦。問道。這話是誰告訴媽的。我交男朋友。這男的是誰。姓什麼。叫什麼。快指出來。說時。神氣像不承認。却又咬牙很傷心。夢蘭哼一聲道。你也不用這們利害呀。交男朋友是秘密事。你們誰不交男朋友。誰不瞞着我。要叫我指出名姓來。我知道誰的朋友是誰。再說我問你。無非猜一猜。你說不是不完了嗎。這也值得變臉。乃真道。並非是變臉。因爲媽一提起男朋

友。就好像罪大惡極窮兇極惡似的。其實這有什麼關係。交就交了。別人誰管得着。夢蘭變色道。我沒說要管你呀。無非問問你是不是爲了這件事。乃真厲聲道。不是。誰敢說我有男朋友。說着。眼睛瞪得又圓又大。眼淚汪汪的。好像急得要拚命似的。夢蘭懶得和她嘔氣。一堵氣就躲了出來。躲到自己屋裡又不甘心。心想今天的事太覺奇怪了。明明的具有男朋友。又不許人家說。除去男朋友對她變心以外。難道還有別的事。如此想着。越想越難過。下午七點鐘光景。少遊一天工作忙完回來了。進屋見她不言不語的。忙問家裡又出了什麼事。夢蘭歎一口氣道。反正又應了你的話。兒女債永輩子還不清。少遊驚道。怎麼回事。你說吧。夢蘭道。大小姐又有問題了。說着。便把經過的情形從頭說了一遍。少遊冷笑道。這還用問嗎。當然是男朋友出了毛病。你一下子說到她心坎上。不就老羞成怒了嗎。夢蘭道。你們猜。我也這們猜。那本她怎麼不說實話呢。少遊想了想道。只怕這中間情形很複雜。不見得就簡單。好在她不說。早晚要問得出來。青年人剛十幾歲就講戀愛。這就是戀愛的好結果。夢蘭嘆一口氣道。不管什麼結果吧。乃真今天起來。從早晨釘到現在。一個勁兒的哭。至今水米還沒沾唇。你說怎麼辦。說着。又長出了一口氣。搖了搖頭不說了。少遊心裡也夠難受的。和她面面相觀。想不出什麼主意。一轉眼。天色昏黑下來。老媽子進來問開飯不開。大少爺少奶奶沒回來。二少爺二小姐三小姐四小姐全沒回來。是不是等他們回來再開。夢蘭道。等什麼。他們準回來嗎。老媽道。別人我不知道。三小姐四小姐今早晨上學堂的時候告訴我。叫我看着大小姐。小心她吃安眠藥水。我也不懂得安眠藥水是什麼。就叫她們早點回

來。現時天都黑了。還能不回來嗎。夢蘭聽了。便望着少遊說道。這們一說。乃言她們準知道。什麼事會氣得她吃安眠藥水。當然不出我們意料之外了。說着。便吩咐老媽子。先不忙着開飯。你先看着大小姐要緊。老媽點頭答應着去了。又過了幾分鐘。院子裡有了高跟鞋聲音。乃言夾着書包。一個人回來了。剛走到院子裏。夢蘭就追出來把她一拉。說聲乃言你這兒來。一直就拉到屋裏去。乃言嚇一跳。問媽怎麼回事。瘋了嗎。夢蘭道。我瘋什麼。我要問你一件事。正好你爸爸也在家。你說實話。不說不行。說着。伸手往少遊身上一指。說你問她。她今天不說實話。就不放她出去。少遊便嘆一口氣道。乃言。你這們一點點年紀就裝糊塗嗎。你媽要問你大姐怎麼回事。這件事瞞得了別人。可瞞不了你。乃言驚駭道。我大姐怎麼回事。我不剛從學校裡剛回來嗎。連屋子還沒進。怎麼會知道。少遊冷笑道。你別裝糊塗了。我問你。你今早晨上學校裡的時候。你對張媽都說些什麼。乃言怔了怔道。我沒說什麼。少遊變色道。這還賴得過去嗎。張媽這人還沒死。可以叫過來質對。你今天要賴可賴不過去。說着。便站起來一疊連聲的叫張媽。乃言知道沒法子遮掩。只得放低了聲音說道。我說出來。可是人命關天。您可別再逼我大姐。一逼。她可準吃安眠藥水。少遊沉住了氣。點頭道。好吧。你先說。說完。咱們再想辦法。乃言便坐下去說道。是這們一回事。現時我姐姐已經懷肚了。懷了三個多月了。要問她肚子裏是誰的骨血。據她自己說。記得清清楚楚是姓張的。姓張的却不承認。要往姓李的身上推。姓李的又不承認。說反正不是他的。這塊骨血。不屬於姓魏的。就屬於姓張的。鬧了一個多月。這件事始終就沒弄清。昨天算鬧決裂

了。少遊攤手道。別忙。你要從頭說給我聽。怎麼一下子會跑出好幾個人。姓張姓李。又有什麼姓魏的呢。乃言道。這就叫做三角戀愛。我姐姐本來不在義專念書嗎。當那時候就認識一位姓李的。這位李先生是法國留學生。年紀輕。很漂亮。大姐就很愛上他。兩人說話就要訂婚了。偏巧這工夫李先生他母親死了。回南料理喪事。去了三個禮拜。在這三個禮拜以內。雖然常常和大姐通訊。大姐總覺着悶得難過。因此在電影場又認識一個姓張的。這位姓張的還在大學念書。沒畢業。論資格。比不上姓李的。要論年紀。論俊貌。却比姓李的漂亮得多。因此大姐又把愛情到他身上。差不多就把姓李的忘了。姓李的不回家治喪去了嗎。說去三星期。就進去三星期。三七整整二十一天。他就回來了。回來任什麼都不忙。先忙着打電話找大姐。大姐接着電話嚇一大跳。不知道怎麼對付的好。一下子要和姓張決裂了呢。一來於良心上過不去。二則人家是大學教授。一個月薪資好幾百塊。資格比姓張的強。交情也比姓張的深。不過要遷就他去掉姓張的呢。良心上也過不去。因為姓張的太漂亮了。人漂亮。衣裳漂亮。說話也漂亮。無論如何捨不得去。那末怎麼辦呢。結果她就兩下裏敷衍着。對老李照舊還挺要好。對老張也親密到了萬分。她用這一種手段。就把兩下裡全對付得挺好。姓張的不疑心她。姓李的也不疑心她。已經敷衍了快兩個月了。偏巧在這工夫有個姓魏的。叫魏孟陶。老魏是老李的朋友。也是老張的朋友。這人漂亮並不很漂亮。交際手段比誰都高。他站在中間看出破綻來了。知道大姐現在心裏是沒有準主意。愛姓李的。對姓張的又捨不得去。愛姓張的。對於姓李的又不忍心割捨。正在兩下裏用手段。這一點給他看破了。姓魏的就

兩下挑撥。告訴姓張的說。某人對你決沒有真心。對姓李的才有真心。翻回頭又告訴姓李的。說其人已經另外有了人了。和張某人已經訂的有秘約。兩下裏秘密交換過戒指。他在兩下裡這們一挑撥。姓張的會考察。姓李的也會考察。考察的結果。果然不錯。於是幾天工夫。就全和大姐決裂了。姓魏的娶的就是他們決裂。他們剛決裂。魏先生就拚命的進攻。蟻蚌相爭。漁人得利。到了最近這一兩個月。大姐和姓魏的差不多就要定婚了。偏巧就在這工夫。大姐感覺到肚子有點奇怪。趕緊到醫院裡一診察。醫院有個女看護姓潘。和他認識。和姓魏的也認識。而且潘女士還上過姓魏的當。當下診察完了過後。醫生斷定已經懷了三個多月胎。潘女士就問大姐。是不是姓魏的害的。大姐算了算日子。也莫名其妙。潘女士見她太糊塗了。這才把實話告訴她。告訴她姓魏的不是好人。專門玩這種把戲。從前在姓李的跟前怎麼挑撥。對姓張的怎麼用計。潘女士全知道細底。和盤全托出來說了一遍。說完。還告訴大姐把主意要拿定了。三個人當中。只有姓李的是好人。姓魏的家裏已經有了老婆。問大姐知道不知道。大姐一聽。嚇壞了。當時悶在肚子裡沒開聲。當天碰見姓魏的。就把已經有太太這句話提出來質問他。問他到底有沒有這們一回事。姓魏的并不否認。也並不承認。就問大姐這有什麼關係。大姐哭。他就笑。大姐發脾氣。他就勸。這天兩個人已經就快鬧翻了。從這天起。大姐不愛理他。他也不怎麼愛理大姐。又過了三四天工夫。兩個人差不多就等於決裂。大姐心目中還有一個姓李的。和姓魏的決裂不決裂滿不在乎。於是到了前天。就決定去找姓李的。不過他們已經多少天不見面了。驟然間又找上門去。顯着不好意思。大姐考慮的結

果。就先寫一封很長去試探試探姓李的。寫得很懇切。意思就是要求復交。要看李先生怎麼表示。信是前天早晨發出去。前天晚上就接到姓李的一封信。信上頭很簡單。就約昨天在北海濼瀟瀾見面。大姐接着他的信。再快活也沒有了。他約的是下午三點鐘。大姐剛吃過午飯就攏頭髮。又把眉毛畫得又細又長的。五塊多錢一瓶的香水精。往身上倒半瓶。打扮得又風流又摩登。剛兩點半他就趕到北海等着。從兩點半等到三點。已經就很好過了。等到三點沒消息。再等到四點。四點沒消息。又等到五點二十分。李先生才帶一個女朋友不慌不忙的來了。剛一見面。大姐看見他同着女朋友。心裏已經就是一驚。再叫他介紹介紹這位是什麼人。李先生老實不客氣。就打着英國話說。這就是我的未婚妻。這一下子可把大姐氣壞了。本想不問他又不能不問。就問他何必牽着人這樣開玩笑。我寫信給你。你不是回我的信說可以。並不是不可以。你不該把我騙到這地方。又約的有時間。時間到了。又不來。這是什麼道理。在大姐以爲這幾句話總可以把他問住了。沒想到姓李的却哧的一笑。說尋尋開心算什麼。那末你呢。人家奔喪回去剛二十一天。你沒牽着別人尋開心嗎。今天這情形。叫做一報還一報。問大姐明白不明白。大姐一聽。氣壞了。也顧不得當着女朋友沒當着女朋友。就把先一天上醫院的情形告訴他。問他把人害到這一步了。能不能管。姓李的聽着哈哈一笑。笑完。就把這件事往姓張的身上推。說這件事和他不相干。叫大姐去找姓張的辦交涉。大姐說不過他。心想他既然有了女朋友。再談判下去也沒好結果。把心一橫。離開他。這工夫天都黑了。又跑去找姓張的。姓張的更滑稽。不但不承認。反損了大姐一大篇。對於責任尚

題。先推姓李。後推姓魏的。他不承認。大姐也沒辦法。一堵氣回家。就把前後這些情形。全對三姐和我說了。說完。據說這是環境逼着她死。不死不行。說着不能打死這三個人。死到陰間裏做鬼。非撞死這三個人。接下去又說了多少傷心的話。看神氣已經決定要吃安眠藥水了。因此我們才不放心。因此才囑咐張媽多留神。一個人驟然間失了戀了。別人有什麼辦法呢。乃言滔滔不絕的說了這一大篇。夢蘭聽得目瞪口呆。少遊却氣得把桌子一拍道。原來把這種醜事都作出來了。現在這時代。你們做姑娘的怎麼這們不要臉。不要臉什麼結果。這就是結果。乃言發急道。爸爸。現在你罵人又當得了什麼。誰要臉誰不要臉。事情已經過去了。您這們一曬。不更逼着人尋死嗎。少遊厲聲道。我就逼死也是應當的。誰叫她丟我的臉。像這種女兒。不叫她死還等什麼。說着。氣喘吁吁越說越可氣。夢蘭見這件事鬧得下不了台了。心裏何嘗不氣。沒法子。只好勸少遊住聲。事情已經做到這一步了。有什麼法子。說着。望着乃言一丟眼色。叫她過去先守着乃真。乃言會意。站起來就走了。他們住的房子並不小。上房說話。廂房聽得逼真。乃真在廂房裏躺着。把少遊所說的話全聽見了。失戀要去尋死的。如何還經得起刺激。剛一聽。怪叫了一聲就昏過去了。老張媽看着她。看見她昏過去。嚇得在屋裏就喊老爺。喊太太。一路嚷着往外跑。她從廂房往外跑。乃言從上房往外跑。兩下裡一碰頭。乃言嚇一大跳。自己三步併兩步跑進去看乃真。一邊又喊老張媽快快去請老爺太太。她們在院子裡一曬。夢蘭和少遊早聽見了。兩人都摸不清什麼事情。以爲乃真吃安眠藥了。夢蘭臉都嚇青了。她先往外跑。少遊跟着。剛走到廊簷上。碰見老張媽。老張

媽喊聲老認太太。如此這般一說。夢蘭才知道乃真一口氣閉過去了。更不敢耽誤工夫。三兩併兩步。挺身就跑。跑進廂房乃真直挺挺的躺在床上。眼睛却睜着。乃言不住聲的叫大姐。叫得一聲緊一聲。乃真却連一點知覺都沒有。夢蘭嚇壞了。撲過去也一疊連聲的亂叫了一陣。乃真沒知覺。不答應。照舊還沒轉機。乃言先嚇哭了。夢蘭也嚇得又躁腳又流眼淚。自己沒主意。扭回頭問少遊。問這怎麼辦。少遊本來氣糊塗了。給她一問。才吩咐老張媽到廚房取兩片生薑。用開水胡了。越快越好。老張媽一路答應着跑出去了。五六分鐘工夫。才用飯碗把一碗薑湯端進來。另外帶一把羹匙。夢蘭和乃言就帮着往下灌。剛灌了不到半碗。乃真就微微有點聲音。再灌幾羹匙。眼睛剛一活動。陡的哇的就哭出來了。哭的聲音非常悽慘。存直音。却沒有轉音。而且乾哭。沒眼淚。夢蘭覺着奇怪。上床摟住了她。不住聲叫乃你。真哭什麼。你現時心裡是不是明白了。問了幾句。乃真心裡像不明白。眼睛像比剛才更直些。少遊知道這是神經太刺激過火了。決不是一碗薑湯就救得回來。當下也顧不得花錢多少。趕緊跑過去打電話。電話打到醫院裏。告訴有急症。請大夫馬上就來。醫院醫生在夜晚出診照例加倍。聽見有人請。很歡迎。二十分鐘工夫。一輛汽車開到龍家門口。醫生和看護婦都來了。進屋先試體溫。考完。又用聽器聽了一陣子。就斷定這是神經受了傷。少遊問他神經怎麼會受了傷呢。醫生道。因為受刺激受得太過火了。說着。一邊把藥箱子打開。一邊便和看護婦啾啾咕咕說了幾句。看護婦笑了笑。就問夢蘭這位是您少奶奶還是小姐。夢蘭道。這是我們大小姐。少奶奶出去了。還沒回來呢。看護婦點了點頭。又問您這位小姐出閣沒出閣。

夢蘭答應沒出閣。看護婦聽了。怔了一怔。神氣要說話還沒說出口。醫生插嘴道。您不就是這位小姐的母親嗎。其實現在這時代。告訴您也沒關係。您小姐這路病。照規矩。應當打一劑專走神經的針。不過現在不能打。因為什麼緣故。因為那位小姐現在身懷有孕。打這一劑針不相宜。一打就會出毛病。她神經上受刺激。大概和肚子裡這塊胎有關係。現在有針不能打。也和這塊胎有關係。夢蘭歎氣道。那怎麼辦呢。能不能頭一步先墜胎。第二步再打針。醫生搖頭道。不行。這中間有時間的關係。要打針。現在就打。再過幾點鐘就不生效力。但是現在就打呢。有胎。太危險。除非打強心針。夢蘭聽了。也不懂得什麼叫強心不強心。只好點了點頭。聽憑他打去。醫生把話交代明白了。也就依着計劃去行。結果打強心針就打了兩針。打完。效力很小。無非精神上好一點。照舊還睜着眼睛不認識人。醫生知道沒法子。無非開一張方子。吩咐到醫院去取藥就完了。如是忙亂了足夠兩個多鐘頭。時間已經在夜裏十點。幾位小姐。却只有乃言在家。夢蘭守着病人。她也陪着病人。一轉眼。自鐘鐺打十二點了。乃真忽然放聲痛哭。夢蘭以為她哭出來就有了轉機了。沒想到她剛哭完忽又大笑了一陣。哭得傷心。笑得更奇怪。笑完。神氣像舉手就要打人。這一下可把夢蘭嚇壞了。生怕和乃言兩個人揪不住她。叫老媽。又叫老遊。幾個人幫着。全都急得沒主意。一點半鐘過後。乃敏回來了。穿一件大開叉大長袍。高跟鞋墊得高高的。進門聽老張媽說起。才想起乃真有心病。嚇得她一身汗。三步併兩步走。格登登的跑到屋裡就喊大姐。大姐那認得她。只瞪着眼睛發笑。乃敏含淚道。這……怎麼回事。這不瘋了嗎。怎麼驟然間會變成這樣兒。乃

言道。你還問呢。全是給爸爸氣的。說着。指手畫脚。把少遊在上房怎麼罵。怎麼罵人。乃真在廂房聽見了。怎麼昏過去。怎麼發瘋。添枝加葉。從頭說了一遍。乃敏聽着真痛心。先咬牙說一聲慘。緊跟着又說一聲真慘。像這樣的父母。在現在這時代。可真叫做少有。真叫做罕見。太殘酷了。太殘忍了。說時。眼睛睜得多大。對乃真這件事很抱不平。把責任全都推到少遊身上。少遊忍不住了。陡的把桌子一拍道。乃敏。乃敏。你大姐發瘋。你也發瘋了嗎。我做父親的怎麼殘酷。怎麼殘忍。你逛到這時候回來。我還沒責問你。你到先責備起我來了。乃敏擺手道。先不用發威風。這也不是發威風的時候。大姐成了這樣兒了。還有工夫發威風嗎。做父母的。對兒女多少總該有點慈悲心。多少總該講一點道理。大姐她受了人的欺騙了。當至於失戀了。失戀是人生最痛苦的一件事。可以使得人自殺。可以使得人吃安眠藥水。在這種悽慘狀況之下。做父母的不但不安慰她。不勸解她。反倒勸聲叫罵。逼得她成了瘋子了。這還能不殘忍嗎。我在外頭逛到這時候才回來。我有我的自由。誰能干涉我。少遊厲聲道。我就能干涉你。乃真在外頭亂跑。亂鬧。做出丟人見不得人的事。現在已經落到這種結果了。我對你要再干涉。將來你還不替她。乃敏冷笑道。太笑話了。交朋友。誰敢說不能交。至於交朋友受朋友的欺騙。怎麼叫丟人。這丟人兩個字怎麼講。少遊剛拍桌子要鬧。乃敏又接下去說道。這不過婚姻制度改變就完了。怎麼就見不得人。難道婚姻大事。自己做不得主。別人反倒做得了主嗎。少遊大怒道。本來你們自己就做不得主。也不許你們做主。丟臉。出醜。丟去我的人。和我有關係。誰敢說不許我干涉。乃敏聽了。剛要再辯論

幾句。夢蘭見她們鬧得太不像話了。趕緊就搶過去把乃敏攔住。問她少說兩句行不行。最近剛幾天工夫。你怎麼變成這樣了。你爸爸說你是爲好。你怎麼連好歹都不知道。乃敏聽了。當然不服。嘴裡又嚙嚙了一大篇。她嚙嚙得利害。少遊就更氣得利害。氣得要瘋。夢蘭生怕把他氣壞了。顧不得乃真。先把他拉到上房裡去。這工夫。已經三點鐘了。三點鐘過後。少爺。小姐。少奶奶。才陸續回家。到家聽說有這一種情形。全都抱怨家長不好。在現在這時代。還講究專制。生生的把兒女逼得沒路可走。生生的逼瘋了。小品是這種論調。小嬸乃珠也是這種論調。尤其是潘小姐。簡直要追到上房去質問少遊。要問懂得戀愛自由不懂。後來還是乃言怕兩下裡鬧翻了。到夜裏也鬧不出所以然來。先顧病人要緊。如是連拉帶勸。潘小姐才不做聲。這一晚上工夫。大家就看守着乃真。乃真始終就沒變化。第二天。還是那樣兒。少遊氣得也不管了。照舊還上學堂。把家裏的事就託給夢蘭。夢蘭心裏就好像插進去一把刀似的。要多難過有多難過。難過也沒法子。一天就守着乃真不敢走開。因爲剛一天。這天乃真乃敏都沒出門。也幫着她母親看着大姐。過了兩天。情形就變了。逛公園的照舊還出去逛公園。遊北海的照舊還出去遊北海。夜裡看電影。上跳舞場。少爺小姐。少奶奶。全不在家。就賸下夢蘭和老媽子。一天到晚。不知道担了多少心。捏了多少汗。有苦處沒地方訴。再難過可也沒有了。一轉眼。過了一星期。乃真的病不但不見好。反到加重了好幾分。白天鬧着要打人。夜裏又鬧着要尋死。嘴裡不念道着姓李的。就念道着姓張的。夢蘭嚇得要死。只有找少遊商量。問這事到底怎麼辦。少遊那幾天已經就氣得連飯都吃不下去了。再一看

這情形。急得要死。沒法子。只好豁出去丟臉。決定送瘋人院。又看了一天。知道沒路可走了。這才報區叫巡警。區裡照例要調查病人怎麼瘋的。到底什麼情形。少遊豁出去丟人。只好把經過情形全告訴他。於是由區送到瘋人院。才算勉強把乃真安頓好了。家裡亂了多少天。到此算勉強完了一樁事。少遊想得開。以爲兒女全是討債的。送出去就算完了。也懶得再到瘋人院去丟人。夢蘭却不像他。隔一天兩天總要到瘋人院去看一看。看一次回來。心裡就難過。愁得飯都吃不下去。夜裏還睡不着覺。幾天工夫就瘦得不像樣子。小品小鼎乃珠一幫人。究竟摩登。到眼比老太太太活動。先頭家裡住着女瘋子。有時候還感覺着難過。等到往瘋人院一送。他們就把這件事忘了。看電影的照舊看電影。上跳舞場的照舊上跳舞場。乃敏乃言都不過十六七。十七八歲。常常跳到天亮才回來。在家還張口外國歌。閉口外國歌。夢蘭看着太難過了。勸他們幾回。不聽。沒法子。只好把小品小品都叫到沒人地方。奉勸他們不要這樣摩登了。放着正經事不幹。一天到晚跳舞。跳舞又跳得出什麼來。你們倆弟兄男子。放蕩放蕩還沒多少關係。乃珠是大姑娘。乃敏乃言歲數也不小。一天一天糊跑亂跑。將來要再鬧出笑話呢。乃真已經就算前車之鑒了。她們幾個人。要再不小心。將來還不是乃真第二。要再有一個人鬧出笑話。氣都把我氣死了。夢蘭說着。很懇切。眼淚汪汪的。意思要小品小鼎勸他幾個妹妹。能勸更好。不能勸。隨時監視監視她們也是好的。沒想到她話剛說完。小鼎就冷笑了一聲道。現在這時代。男女界限還分得這樣清楚嗎。什麼叫男子。什麼叫女人。男子可以在外頭活動活動。難道女人就不是人。夢蘭發急道。我不是說女人不是人。因

爲我家究竟還不到很新。十幾歲的大姑娘。不能這樣放蕩。有乃真的榜樣。你們還不怕嗎。小鼎搖頭道。不怕。現在一般人的腦筋都很活動的。像乃真那樣的有幾個。從交朋友到定婚。自己先要有一種判斷力。那能都像乃真呢。夢蘭聽了。沒法子。只好央告小品多留神。你是大哥。應當管管幾個妹妹。我說的話。她們不聽。你說一句話。比我說十句都有力量。小品聽着好笑。心裡雖不贊成。結果總算勉強答應了。夢蘭把幾位小姐託付給他以後。在背地裏和少遊商量。問有什麼法子禁止她們交男朋友沒有。少遊想了想。只搖了搖頭。半晌說不出話來。夢蘭道。我也知道你沒法子。那麼難道就聽憑她們們放蕩嗎。少遊又想了想。除非只有一個法子。趁早給她們找主嫁人。嫁出去就算完事。留在家裡終久是禍害。早晚總是一個丟人。夢蘭歎一口氣道。你這計劃行得通嗎。找主嫁人。她們那一個能由着你找主呢。那一個男朋友不交好幾個。從前你說老麼登老吳。家裏成了咖啡館啦。現在我們家怎麼樣。早晨來一幫客。不是二小姐的男朋友。要不就找三小姐四小姐的。晚上電話倒響。小姐們在家有人找。不在家也有人找。各人有各人的人。能由着你做主嗎。少遊道。我並不敢做主。我說的是以速爲妙。她們喜歡誰。我就隨着她們的意思嫁給誰。那還不行嗎。夢蘭搖頭道。不行。從前乃真沒鬧笑話以前。我在背地裡就勸過她。問她是不是有男朋友。是不是非嫁給他不行。果然如此。與其將來鬧笑話。到不是趁早結婚。這話乃真不贊成。據她說戀愛有一定程序的。交朋友是交朋友的時期。訂婚又有訂婚的時期。一期一期不能跳過去的。勸了多少次。她不聽。結果才鬧出笑話。現在要把這話去勸乃珠。乃珠還不是這一大套嗎。少

遊歎氣道。話雖如此。也只有這一條路了。乃真專門講程序的。講時期的。結果鬧成那樣子。也許她們多少有點戒心。何妨探探她們的口氣呢。夢蘭聽了。只皺着眉頭子點點頭。心裏還沒有把握。恰好第二天乃珠比那一天都回來得早些。下午五點鐘回家。一直就沒出去。在冢裏吃過晚飯就睡了。夢蘭見是機會。就走過去坐在床邊上問她。問今天怎麼捨得不去。乃珠道。不願意出去。在家休息一天。夢蘭又問。怎麼忽然間又要休息呢。乃珠搖着頭不言語。臉朝裏睡了。夢蘭笑道。多少天看不見你。今天難得你在家。說一會子話也沒關係呀。怎麼不言語呢。說着。又拉着她的手。問乃敏乃言她們怎麼還沒回來。乃珠道。我不知道。我自己管自己還管不過來。那有工夫管她。夢蘭笑道。你們不全有男朋友嗎。你的男朋友姓什麼。乃珠厲聲道。他姓狗。姓忘八蛋。說着。臉上都變了顏色。夢蘭覺着太奇怪了。忙問你怎麼回事。怎麼一提起男朋友。你就這們大氣呢。乃珠道。我有什麼氣。我氣什麼。本來我那男朋友他就不是人。連常狗都不配。狗還懂得忠心主人呢。他懂得什麼。像這一種人。將來就不得好死。說着。咬牙切齒的。說不出心裏有多大氣。夢蘭知道又有了問題了。問她準不肯說。只有用別說話慢慢的套她。主意打定。就笑了笑。其實這又何必生這們大氣呢。交朋友。合適。就接着往下交。不合適。絕交。拉倒。各人幹各人的。犯不上嘔這們大氣。你看你大姐的榜樣還不怕嗎。氣出病來才不算呢。乃珠聽了歎一口氣不說話。夢蘭又接下去說道。不過話又說回來了。交朋友。尤其是男女交朋友。應當慎重。在一開頭的時候不慎重。到現在再後悔。這不是自己找的嗎。我認爲你們在交際上太濫了。說時。偷偷的把眼

睛釘着乃珠。乃珠聽着不服氣。便問怎見得我交朋友不慎重。夢蘭道。你說你慎重。把經過情形說給我聽一聽就知道了。乃珠想了一想道。好吧。事情到了這一步了。我還瞞着幹什麼。說出來也沒關係。當初是這們一回事。我本來不是沒有男朋友嗎。爲什麼沒有。就因爲慎重。就因爲看別人的榜樣看怕了。寧可不交。都不能濫交。這是我的宗旨。從來就沒和男朋友接近過。直等到我大哥快要結婚了。潘小姐給我介紹了一個。這人姓什麼叫什麼。沒關係。因爲我跟他交了幾天就不交了。後來潘小姐又給我介紹了一個。這人姓顧。江蘇人。說江蘇話就好像狗似的。美國留學生。挺漂亮。挺時髦。據說在美國就教過一年書。年紀也不過三十歲上下。頭一回我看見他。過細考查了一下。就覺着很是滿意。從此我們就天天在一塊玩。玩的工夫。我考查他的學問。他是學經濟的。說出來我滿不懂。再問他家裏都有什麼人。他就拚命的吹。說他父親是華僑。他到北京是遊歷的性質。謀事不謀事沒關係。又說他父親對金錢管得很緊。一個月就限他花幾千塊。花不痛快。我聽着就更愛慕他。不過就感覺到一件事很奇怪。他口氣吹得非常之大。手筆却非常之小。譬如看電影。永遠捨不得看平安。吃番菜。順路就走到華美。我嫌他小氣。常問他。問手筆怎麼這們小。他說手筆小還不好嗎。一個人最要緊要養成誠實儉樸的習慣。將來在社會上才站得住。現在花父母的錢。胡花亂花。將來輪到花自己的錢就知道心疼了。我問他。他張嘴總這一套。日子一長。我更愛慕他。有一天。他告訴我。因爲儉樸的結果。已經在銀行裡存了七八萬塊了。說着。還把存款摺子給我看。我看了。雖沒說什麼。心裏却動了一動。看存款摺子的第二天。他就邀我逛西山

。逛西山逛到沒人地方。我們兩人在石頭上坐着。他就向我求婚。我想求婚有什麼關係。答應他就完了。沒想到剛一答應他。他就笑了笑。問我從訂婚到結婚。中間要經過一種時期知道不知道。我說不知道。他就爬在耳朵上告訴我。說在訂婚以後。結婚以後。要經過一種時期。這時間叫做試婚時期。因為婚試好了。到了相當時期。在形式上舉行一種手續就完了。他講話我到聽得懂。因為我大姐就上過這路當。而且上當不止一回。現在輪到我。所謂前車之鑒。我還能睜着眼睛再往坑裡跳嗎。當時我這們想着。心裡挺明白的不知道怎麼回事。總捨不得拒絕他。後來我考慮的結果。忽然想起從前有一位某人。發明過一種愛的保證金。我想有保證金就不怕了。而且他要真愛我。他手裏存款又有七八萬。問他要三萬兩萬準算不了什麼。於是我就本着這計劃去做。做得很順手。剛一開口。他就答應了。登時答應。登時就開一張五萬塊的支票給我。我想這就不怕他了。因此當天在西山定的婚。當天就同到湯山洗澡。洗完澡過後。餘下的話也不用說了。反正我就等於嫁給他。早嫁晚嫁是一樣的。當天我們就住在湯山旅館。沒回家。第二天才進城。進城我還挺高興的。從此他就常常我開房間。開房間不知開了多少次了。直釘到昨天。我忽然想起他那張支票。何不提出來另外存一處地方呢。剛想到這一步。我就覺着這主意很好。他支票開的是交通銀行。我背着銀行先接洽一下子。沒想到跑行銀行一間。行員先覺着很詫異。問我這支票是怎麼回事。從什麼地方會跑出這們一位顧某人。他在銀行裡就沒有存款呀。我一聽。登時就嚇一大跳。當時還沉住了氣再問個明白。問當初這姓顧的是不是存過款子。也許他早先存過。現在又挪走了。行

賈搖了搖頭。告訴我從來就沒有這們一位姓顧的。他和本行從來就沒來往。這簡直是笑話。行員說着。我氣得滿臉通紅。在當時不好意思說什麼。就說一聲對不起。我一直就坐汽車去找老顧。老顧住在東城一家公寓裡。他連做夢都沒想到我驟然會去找他。事情也遇得湊巧。我剛一進門。就聽見他屋裏又拉又唱。鬧得亂七八糟的。這還是站在院子裡聽。趕到撞進屋一看。才知道屋裏坐着好幾個女招待。一個一個全打扮得像狐狸精似的。我怎麼知道這一羣女人是女招待呢。因為我們常在外頭吃飯。在飯館子裏全看見過。而且這些人在報紙上登過。全鬧過笑話的。當時我這一氣可非同小可。撞進去就沒好臉給他看。老顧到好像行若無事似的。看見我來了。就把手一伸。說來了嗎。隨便坐。他說話。我連理都沒理他。就咬着牙把那張空頭支票往外一掏。問這筆款子怎麼回事。老顧笑道。不怎麼回事呀。他話還沒說完。我就把脚一蹶道。不怎麼回事。你爲什麼開空頭支票騙我。老顧大笑道。進門就有氣。原來就爲了這一點小事。這要什麼緊呢。這一張支票不好。取不出錢來。另外再換一張。不就行了嗎。我聽着又一躁脚。告訴他不行。你根本上在銀行就沒有存款。換一張管什麼用。老顧聽了。又笑了笑道。原來你要有用的。要有用的容易。你找銀行老板。或是坐汽車的閩老官。我一倒窮住公寓的。那來的幾萬塊錢呢。這不是拿着窮人尋開心嗎。他話還沒說完。我就氣得追過去要打他的嘴巴。打他沒打着。他到把我一推。幾乎推倒在地下。引得那些女招待們拍着手笑。笑得都直不起腰來。我當時氣得都不會說話了。本想撞死在他屋裡。後來轉念一想。撞死管什麼用。他們公寓裏那們些人。無非招待大夥兒哈哈一笑。我這冤枉照舊

辨不清。主意打定。有那張空頭支票在手裏做憑據。我就回來了。……乃珠一口氣說了這一大篇。情形和乃真大同小異。夢蘭聽了。豈但生氣。比她氣得更利害。怔了半天。才長吁一口氣道。原來你和你大姐一樣也上人家的當了。這就是自由戀愛的好結果。這就是男女社交公開的好榜樣。本來我怎麼告訴你。叫你們不要胡跑亂跑。沒叫你多加小心嗎。現在外頭什麼景況。找好人。那來的好人。凡在外頭胡跑亂跑。亂交女朋友的。沒有一個不是流氓。你和流氓交朋友。還有好處嗎。現在怎麼辦。這件事還不敢告訴你爸爸。乃珠道。告訴爸爸也沒關係。這是別人設下圈套來騙我。我總不能說不慎重。連愛的保証金都要到手裡。誰想到保証金會出毛病呢。夢蘭歎氣道。話不是這樣說。你是一個姑娘。在根本上就不應當和男人在湯山洗澡。就說你們自由戀愛。戀愛也講究純潔。那有不乾不淨的和人家去試婚呢。乃珠長吁了一口氣道。您也不用抱怨我了。那麼我抱怨誰。現在試婚的又不止我一個人。外頭多着呢。怎麼別人全沒出問題呀。夢蘭道。怎麼會沒出問題。報紙上登的是什麼。多少吃安眠藥尋死的。不就爲的是失戀嗎。乃珠含淚道。現在這些話也不用說了。說也沒用。您就說這事怎麼辦。總要能替我出這口氣才好。夢蘭想了想道。據我看。你這口氣出不成功了。因爲現在一般做姑娘的。安分的固然也有。不安分的居多。在外頭交男朋友。胡交亂交。你說他和你在西山試婚。有什麼憑據。再說這是和姦。不是強姦。告到法院裡都沒用。乃珠道。怎麼會沒用。我有他親筆開的一張假支票。可以到法院去告他。夢蘭點頭道。就算你把他告下來吧。法庭也判他的罪。他判罪能判幾個月。你呢。丟多大臉。乃珠暗想。真的。現在

報紙這東西太利害了。關於男女曖昧不明的事。報紙上常登。人們誰不看。等到報紙上登出來。我的臉可就變得夠瞧的了。如此想着。便問除去告狀還有別的法子沒有。夢蘭冷笑道。有屁法子。有什麼法子。像這一類事。你還想報復嗎。要緊就在當初。當初你既然情甘意願的上他的當。現在還說什麼。認倒箠就完了。乃珠道。這不太便宜他了嗎。我豁出去跟他拚命。拚個他死我活。我再丟臉也算呀。夢蘭冷笑道。請問你豁出去拚命怎麼拚。是不是拿把刀子把他殺了。就說你這計劃成功。把他殺了剮了。大切八塊。那末你呢。要不要拿一條命去抵他。除去一命抵一命以外。你還不是一樣的丟臉。乃珠驚道。真的。我殺了他都沒用。怪不得大姐會氣得發瘋。這可真氣得子沒法子。說着。咬牙切齒。神氣像很後悔。夢蘭見她後悔了。這才問她麼登有好處沒好處。平常日子。我怎麼勸戒你。怎麼警告你。就怕的是會落到現在這種結果。我說話。你就好像秋風過耳似的。不但不聽。還覺得很討厭。再說你家又不是沒榜樣。有大姐的榜樣。你還不怕。到現在還有什麼話說呢。做父母的從小把你看得大。生活費。教育費。花錢多少都捐在一邊。心總算操盡了。操心勞力。得到這樣一個結果。你說叫我寒心不寒心。說着。愁眉苦臉。眼淚撲簌簌的滴在衣襟上。再傷心也沒有了。乃珠見這情形。這才感覺到自已把事情做錯了。夢蘭哭。她也唏噓唏噓的哭得挺傷心。對哭了一會。小鼎回來了。小鼎從來白天就沒回過家。這天因為和愛人兒打網球。忘了帶球拍子。球拍子又恰好好在乃珠臥房裏掛着。因此回家就碰到這屋裡來。剛一撞進去。看見母女對哭。嚇了他一大跳。忙問你們怎麼回事。夢蘭含淚道。小鼎你還捨得回來嗎。現在你二妹也

快氣瘋了。爽性一個一個全氣成神經病。你們才知道麼麼登害人害到什麼程度。小鼎笑道。拚命的罵麼登了。麼登人罵老腐敗。老腐敗又罵麼登人。不管程度不程度。你們到底爲了什麼吧。夢蘭唉一聲道。你真連一點影子都不知道嗎。爲什麼。就爲男朋友。受了男朋友的騙。弄得身敗名裂。到家哭來了。說着。便叫乃珠說給他聽。乃珠警一肚子氣。正要告訴人。聽了這話。便把經過情形。原原本本的照着所說的又說了一遍。小鼎和女朋友約好了打網球。女朋友等着他。那有心思聽這些亂七八糟的故事。好容易盼到乃珠說完。就點了點頭道。等晚上再細談吧。好在這沒有多大關係。和他絕交就完了。說着。把球拍子拿在手。很匆忙的就要走開。夢蘭不放他走。問他忙什麼。現時二妹氣成這樣兒。你說怎麼辦。小鼎道。無所謂怎麼辦。試婚本就是一種試驗的意思。一試準成功。那又何必試呢。作爲沒有這們一回事就完了。夢蘭道。那怎麼行。一個姑娘。那比得你們男子。往後怎麼嫁人。小鼎笑道。您又說前八百年的話了。這有什麼關係。爲什麼嫁不得人。再說你們氣什麼。氣就有用嗎。說着。把球拍子拿在手裏顛了顛。跑出去。一溜烟似的跑得連踪影都沒有了。夢蘭追不上他。無奈他何。只有和乃珠相對着歎氣。一轉眼。太陽光漸漸的落下去。少遊從學堂回來。進屋看不見太太。便問老媽子。太太呢。老媽不敢隱瞞。說太太在二小姐屋裏。少遊一聽。就吃了一驚。心想奇怪。乃珠今天怎麼會在家。一邊想着。很匆忙的就往廂房跑。跑進去一看。乃珠躺在床上。夢蘭坐在床邊上。兩人全都眼淚汪汪的。少遊見了更嚇一大跳。忙問乃珠怎麼回事。也像乃真似的鬧出笑話來了嗎。夢蘭不敢把實話告訴他。他搖了搖頭。說乃珠有病

沒帶什麼笑話。少遊冷笑道。神氣不像吧。有什麼可哭。她哭。你陪着她哭幹什麼。夢蘭怔了怔道。反正沒鬧出乃真那種笑話吧。你不用打聽。你打聽明白了到生氣。我已經就氣夠了。你還找着生氣幹什麼。反正這兒女的債務。永輩子還不清就完了。說着。多少已經露出一點口氣。少遊察言觀色。知道這亂子又鬧得不輕。當下也懶得問。一堵氣躲到上房裡去了。在上房裡坐了一會。越想越不放心把老媽子叫進來問。問三小姐四小姐有回來的沒有。老媽子道。她們那一天也沒有這時候回過來呀。少遊又問幾位少爺少奶奶呢。老媽子道。他們不到半夜也回不來。反正每天天都快亮了。您要聽見電鈴響。那才是他們回家。這時候那就回得來呢。少遊聽了。氣得發笑。心想這些兒女們總算養着了。白天見不着面。晚上也見不着面。在外面胡跑亂跑。跑出笑話來。丟了父母的臉。還替父母添麻煩。這時代真成了狗時代了。如此想着。越想越氣。便打發老媽子去請太太。叫太太馬上就來。老媽子見他滿臉堆着怒容。不敢多耽誤工夫。趕緊就出去請。夢蘭到這時候也顧不得乃珠了。怔了怔。挺身就走。剛一走進去。少遊就問乃珠是不是也大肚子了。夢蘭怔了怔道。你何必打聽呢。反正跟肚子沒關係。和乃真那件事又差不多。少遊道。我知道了。又是和男人到旅館裡開房間。開完房間。人家不要了。是不是這們一回事。夢蘭點頭道。就算是這們一回事吧。事情已經過去了。你有什么法子。少遊道。不管過去不過去。你告訴我到底怎麼一回事。夢蘭想了想。不說不行。便照着乃珠所告訴她的。簡畧說了一遍。少遊一聽。把肚子都氣漲了。要說話也沒話可說。只有自己打自己的嘴巴。問前輩子造了什麼孽。這輩子會報應得這樣悽慘。兒女一

個一個從小看到大。那一個容易。那一個沒盡心盡意的教育他。怎麼到了學堂裡。全都變成膏兒呢。他嘴裡嚙着。夢蘭也只有唉聲歎氣。這天晚飯誰都沒吃。剛打過九點鐘。少遊一堵氣也就睡了。夢蘭也顧不了他。生怕乃珠會吃安眠藥水。趕緊又跑到病房裡陪着乃珠。從九點多鐘陪到半夜一兩點。乃珠泣不住聲的哭。把眼睛哭得像胡桃一般。夢蘭勸她。她也不聽。口口聲聲要找姓顧的拚命。活着不能拿刀子砍他。死到陰間裏做鬼。也要捏死他。出這一口氣。一邊哭。一邊絮絮說個不休。夢蘭真急得沒法子了。因為心裡着急。恨不得去尋死。眼不見爲淨。眼睛看不見就完了。正急得無可奈何的時候。有人按電鈴。老媽睡得迷迷糊糊的。出去把門打開。乃言乃敏和兄嫂同一輛汽車回來了。原來他們這四個人每天都走在一路上。潘小姐算是兩個小姑子的引導者。潘小姐先頭不挺浪漫而又摩登嗎。摩登的結果。男朋友就交了足夠一車。雖然她和小品定婚而又結婚。這些男朋友們還以為結婚不算一回事。結婚還可以離婚。離了婚就更有機會。因此這些人雄心不死。照舊還拚命的進攻。攻得潘小姐沒法子對付了。恰好她在北海結婚那一天。乃敏乃言當女賓。賀客當中有個姓關的。算是迷潘派的中堅份子。這人臉子漂亮。性情又溫和。就是疑心多。心眼利害。潘小姐不嫁給他。嫁給小品。就怕的是他心眼太兇。到了他們結完婚的第二天。潘小姐在跳舞場碰見老關。老關就提出條件徵求她的同意。說你不嫁給我。嫁給別人。我已經就豁出一條命跟你拚了。現在幸虧還有一線生機。生機就應在你那兩個小姑子身上。一個嬌小玲瓏。一個天真爛漫太好玩了。這兩位密斯你要能替我介紹一個。我死而無怨。決不向他爲難。這話多少雖帶點要挾

性質。潘小姐却很痛快的答應了他。因為已經答應下來了。到家就變着法子引誘。教給乃敏唱外國歌。又教乃言學交際舞。所有穿衣打扮。樣樣都教她們趨向摩登。乃敏乃言見嫂子和她們這樣親切。再感激也沒有了。於是天天就跟着潘小姐跑。跑的結果。乃敏胆子比較得大些。就由潘小姐介紹先和老關交朋友。老關得着甜頭。想要一箭雙鵰。這一箭還沒射出去。乃言在跳舞場已經認識一位姓王的。這人自稱比國留學生。年紀輕輕。也有相當的漂亮。從前和潘小姐也曾經發生過愛情。認識了以後。兩人就一時刻都離不開。於是乃敏歸姓關的。乃言歸姓王的。這一王一關又和潘小姐都很要好。因此這三對男女差不多天天都在一處玩。這天他們到家已經敲過三點了。四個人下車都很得意。沒想到剛往裡一走。老媽子叫一聲大少爺。您到東屋瞧瞧二小姐吧。太太跟老爺可全都急壞了。小品聽着一驚。扭回頭問二小姐有什麼事。老媽子道。我也說不清。反正爲交男朋友吧。已然哭一天一宿了。太太急得只要上吊。小品聽了。便望着潘小姐一笑。問聽見了沒有。大概又是肚子問題。潘小姐瞅了他一眼道。幹麻偏冲着我說呢。說着。挺着肚子先走。乃敏乃言比較得關心。搶前快走幾步。小品跟着。三個人趕緊走進西廂房。小品就叫一聲二妹。你哭什麼。有什麼可哭的。乃珠躺在床上正待答話。夢蘭歎一口氣道。你們逛到這時候才回來嗎。現時家裏鬧得太不像樣子了。白天見不着你們。晚上也見不着你們。……………正說着。潘小姐高跟鞋格登登的。從屋門口往裏一探頭。夢蘭見了。更可氣。爽性大罵乃言乃敏。問知道不知道。自己是個姑娘。你們和別人怎麼能比。誰帶你們這們胡逛亂逛的。每天逛到這時候。要再逛出毛病來。爽性不用

回家。我沒工夫管你們這些閒賬。說時。潘小姐喪性大踏步走進去。問到底麼麼回事。誰又鬧出毛病來了。老太太半夜三更的又發什麼脾氣。夢蘭哼一聲道。並不是我發脾氣。你們問乃珠。一個一個鬧出笑話。到家就要尋死。我怎麼受得了。潘小姐笑道。噯。老太太又受不了啦。不要緊。我來問問二妹。說着。笑嘻嘻的坐在床邊上。伸手把乃珠推了推。問怎麼回事。你告訴我。我替你出氣。這些事。只有我有主意。躺在床上哭。哭又能哭得出什麼來。乃珠見她說話挺關心的。擦了擦眼淚。便把姓顧姓狗的如何長短情形。從頭全告訴她。潘小姐剛剛說完。就哧的一笑道。我還以為有什麼天大的事呢。弄了半天。原來這們一點小問題。交朋友。合適。就接着往下交。不合適。拉倒。他走他的。你幹你的。現在又不講什麼名節。又不講什麼節操。你不受什麼限制。難道除掉姓顧的。你就不能交朋友嗎。乃珠聽了。心裏已經就寬舒了許多。乃敏又從旁插嘴。說我也認為這沒有多大關係。什麼事。得看發生在什麼時代。現在多少人已經結了婚可以離婚。像你這情形又算得什麼希罕。他不好。昧良心。不要他就完了。難道爲這們一個極不相干的人。還犧牲你多少幸福去尋死嗎。乃珠道。誰爲他還去尋死。不過我自己覺着挺可氣的。素常很慎重。會上這們一個大當。乃敏大笑道。這就算上當嗎。腦筋未免也太腐敗了。這要算上當。什麼事不算上當。我比你還想得開了。乃敏說着。鼻子裡還一哼一哼的。乃言便也附和着勸乃珠。說三姐說得透澈。這事原算不了什麼。說時。兩人全坐在床邊上。把這一天工夫。在娛樂場中所見所聞全告訴乃珠。乃珠本來哭喪着臉。給她們一說。豈但心思想開了。心裏也動了。慢慢的坐起來。說長道短。漸

漸的連臉上都有了笑容。夢蘭一晚上沒睡。本想把乃珠安頓睡了再走。坐在旁邊聽。越聽心裏越不好過。沒法子。只好回到上房屋裡睡了。第二天一清早。少遊起來上學堂。聽見小姐少奶奶們還連一點動靜都沒有。不知道昨晚上什麼情形。恰好夢蘭醒着。他就問夢蘭。夢蘭歎了一口氣道。現在乃珠的事雖然平靖下去了。只怕將來還有後患。乃敏乃言要不限限制制。將來鬧起來更兇。說着。很悲觀。不抱怨別人。就怨當初爲什麼養這些兒女。少遊道。已經養出來了。你發愁又管什麼用。乃敏乃言怎麼鬧起來會更兇呢。夢蘭道。從他們口氣裡就聽出來了。總而言之。她們比乃真乃珠更不要臉。將來墮落到爲娼作妓都說不定。說着。便把乃敏乃言所說的話。照述了一遍。少遊歎氣道。完了完了。這還限制什麼。你限制得緊。她們的口氣。就是跳出去奮鬥。跳出去你還有辦法嗎。說着。又連聲的歎了好幾口氣。再說也沒話可說了。把帽子往頭上一扣。一直就躲出去了。這天下午兩點鐘左右。小姐少奶奶們起來吃點東西。一個一個全打扮得花蝴蝶似的。小品陪着潘小姐先走。隨後就看見乃敏乃珠乃言三姊妹出門。三個人衣裳三樣顏色。遠看像三朵花。高跟鞋格登登的。並肩齊步。一路往外走。夢蘭先頭又想攔着她們不放出去。後來過細一想。攔她們幹什麼。攔得住嗎。今天攔着不放出去。明天呢。天天都攔得住嗎。再說乃珠昨天剛出問題。今天再一干涉她。鬧出人命都說不定。如此翻來覆去的一想。三姊妹早就走得無影無踪了。這一天。三姊妹一去不回頭。一直等到夜裡九十點鐘。始終沒消息。少遊埋頭編講義。編到都快十一點要睡了。這才把筆放下。查問她們三姊妹怎麼回事。怎麼連乃珠也逛到這時候沒回來。夢蘭聽了。暗暗

後悔。後悔也沒法子。只好坐在屋裡等着。從十點等到夜裡三點了。聽見門口狗叫。洋車腳鈴響。汽車喇叭的聲音。三番五次打發老媽子出去看。一連看多少次。不是小姐。也不是少爺。眼看着街面上起五更。天都快亮了。街門口汽車鳴嗚亂叫。這一次才回來三個人。一個小品。一個潘小姐。一個小鼎。三姊妹照舊還沒消息。夢蘭急壞了。急得無可奈何。就跑出去問小品。問你們三個妹妹怎麼回事。怎麼到這時候還沒回來。小品不慌不忙的說道。這時候沒回來。大概不回來了。其實原來不回來有什麼關係。跳舞跳到天亮。常事。這不算什麼希奇。夢蘭發急道。這叫什麼話呢。她們是姑娘。和你們怎麼能比。你跳到天亮沒關係。她們就很有關係。姑娘家那有在外頭過夜的道理。小品道。沒有這道理。往後您就不許她們在外頭過夜嗎。跳舞正在半半截。誰過癮。現在這時代。男女界限。好像不要分得這們清。說着。冷笑連聲。肚子裡還有多少話。懶得再說了。背過臉去。和潘小姐談天。什麼卡爾斯登。又什麼快狐步有意思。夢蘭氣得肚子發漲。只問你們到底知道不知道乃珠她們在什麼地方。指出地方來。我去揪她們回來。不許她們在外頭過夜。小品笑道。各人有各人的自由。她們到什麼地方。憑什麼告訴我。我怎麼會知道。夢蘭厲聲道。你知道不說。我問小鼎。反正她們三個人就是你們兩個人帶壞的。今天不說不行。我非要找她。小品哈哈打一個冷笑道。難怪人家說。現在一般五十歲六十歲的人。差不多和兒女都結下幾輩子的仇。這不是有意做對嗎。一個人浪漫。摩登。時髦。這是個人的自由。這和老年人有什麼相干。老年人爲什麼一定要干涉。夢蘭道。因爲和家聲。名譽。全有關係呀。小品噙了一聲道。我就不懂什麼叫

家聲。那又叫名譽。我就知道人生是爲行樂來的。一天闔在家裡當囚犯。大門不出。二門不遇。說話不敢高聲。循規蹈矩。爲的是叫人誇一聲沉靜端莊。這不成了傻子了嗎。請問三趣在那裡。夢蘭道。做好人才有生趣。做壞人就沒有生趣。胡跑亂顛。眼前到挺快樂的。看看大妹的榜樣就知道。到底是痛苦還是快樂。小品大笑道。又把大妹搬出來了。大妹在根本上就不懂得什麼叫摩登。什麼叫浪漫。豈有摩登浪漫的人。和男朋友講戀愛。還抱定從一而終。她吃虧就吃在腦筋太腐敗。不活動。乃珠乃箴乃言和她怎麼能比呢。夢蘭聽了。沒話可說。只有歎氣。小品像佔了勝利似的。一轉身走到自己房裡。把門一關睡了。小鼎也覺着老年人愛管閒事。幾個妹妹在外頭過夜不過夜。和父母什麼相干。心裡想着。一堵氣也睡了。夢蘭有苦沒處訴。這一晚上工夫。就合不上眼睛。等到天亮太陽光都照過多高了。這才聽見院子裏有了高跟鞋的聲音格格登登的。老媽子跑進來說。三小姐四小姐回來了。二小姐還沒回來。夢蘭警了一晚上的氣。聽了這話。一挺身就站了起來。隔着窗戶一看。恰好看見乃箴乃言。氣得她追出去就喊站住。你們越來越沒規矩了。家裡有父母沒有。許不許你出在外頭過夜。說時。咬牙切齒。聲音還提得非常之高。乃箴先還嚇一大跳。等到聽有過夜不過夜。便扭回頭望着乃言笑道。原來就爲在外頭過夜。過夜也犯法嗎。乃言笑道。一家有一家的規矩。我也說不清。話還沒說完。夢蘭躁腳道。兩個不要臉的東西。你們就不知道自己是姑娘。難道連廉恥都不知道了嗎。昨天晚上在什麼地方。說實話。二姐呢。今天非叫你們把她交出來不可。乃箴怔了怔道。說實話就說實話吧。昨天晚上全住在女同學家。先談天。後打牌。打牌

打到天亮。我和四妹打累了。先回家。二姐給女同學留住不放走。夢蘭嘯了一聲道。既然在女同學家打牌。爲什麼不打電話回來說一聲。乃敏道。因爲沒有打電話的必要。各人有各人的自由。一個人連這一点自由權都沒有。那還做什麼人。夢蘭冷笑道。一開口就講自由。你知道自由這東西。有範圍沒範圍。出乎範圍以外也可以說自由嗎。有個配講自由。有個不配講自由。像你們這一路東西。說出話來有誰信。在女同學家打牌。女同學住在什麼地方。門牌幾號。馬上說出來。我叫巡警去抓她。說着。聲色俱厲要瘋。乃敏究竟是女孩子。見了這種情形會駭怕。她不敢言語。乃言也不敢言語。兩人面面相覷。只把高跟鞋在地下一畫一畫的。恰好少遊每天都在這時候起來上學堂。剛起來。聽見夢蘭在院子裏把聲音都鬧噓了。過細一聽。才知道三姊妹居然一晚上沒回家。也追出來大嚷大鬧。非要乃敏指出地方。不指出地方不行。乃敏乃言也嚇壞了。低着頭。連氣都不敢出。相持了一會。兩人手拉手躲到臥房裡。少遊不放鬆。又追進去把桌子拍得山響。從今天以後。不許她們出門。誰敢離開一步。打斷了狗腿。如是這天鬧了一陣。當天就氣得打電話往學堂稟告假。坐在家裏看着。下午兩點鐘。乃珠回來了。剛進門。少遊就抓住她問你要臉不要臉。在外頭過夜。還敢到這時候才回來。乃珠和乃敏年齡差不多。胆子却比乃敏小。先頭還辯論幾句。後來看着少遊氣得幾乎要動刀。也嚇得不敢做聲。少遊鬧到這時候把聲音也鬧噓了。臨完一句話。往後不許出門。說完。才一堵氣到上房屋裡睡下。睡到臨天黑起來。以爲這些小姐們沒有聽他的話。大的小的一定又溜出去了。悄悄的一問夢蘭。夢蘭告訴他。二小姐沒出門。三小姐四小姐也沒出門。

。不但如此。連少奶奶都在家裡忍一天。不知道她們安住什麼心。警什麼主意。少遊低聲道。有什麼主意可警的。警什麼主意我也不怕。在這時候挺高興。爽性走到幾個女兒臥房裏。像示威似的察着察着。見她們都愁眉苦臉。又教訓了一番。說這才成個女子。大姑娘沒有滿街亂跑的。他說着。三個人誰全沒理他。同時又上房裏。又吩咐請少奶奶。請一次。少奶奶推搪說身體不舒服。起不來。第二次又打發人去請。潘小姐就挺着肚子進來了。見他神氣却不很和平。問有事嗎。什麼事。少遊正色道。當然有事。因為今天難得你在家。我要囑咐你幾句話。現在乃珠乃雪乃言。我已經不許她們再出去了。往後不論那一天。她們要請求你帶她們出去。你簡直就拒絕她。還有一句要囑咐你的。你雖然是我家的兒媳婦。往後也要檢點檢點。不要再像從前那樣胡跑亂跑了。潘小姐聽着嘻嘻的一笑。在這一笑之中。不知道含着多少冷嘲譏笑的意味。笑完。轉身就走。一路嚕囂着出去了。出去不到五分鐘。就打扮得像花蝴蝶似的出門。小品却沒跟着。少遊氣得叫小品。問你媳婦是不是有意和作對。我不說還好。一說。她偏出門。這是什麼意思。小品道。她什麼意思只好問她。這我怎麼知道。少遊不理他。問過去就算完了。這天潘小姐出去一直沒回家。過後夢蘭同老媽子。老媽說起。才知道大少爺和少奶奶在昨天晚上就起了衝突了。少奶奶嫌這家庭太專制。要分居另度。搬到旅館去住家。大少爺不肯。說那樣一來。費用太大。并且家庭裡也通不過。少奶奶對這幾句話不愛聽。進一步就和少爺脫離關係。因此兩人今天全氣得不出門。給老爺再一教訓。少奶奶一堵氣就走了。夢蘭聽說。到很贊成。又問大少爺怎麼又不讓少奶奶走。老媽道。他們

兩人因爲鬧翻了。走不到一塊兒。怎麼走。夢蘭歡喜道。不走更好。這禍根子不去。家裏就安逸不了。那末三位小姐呢。可不是因怕了老爺不敢出門。老媽子說。這可說不清。今天起來。姐兒三個沒梳頭也沒洗臉。往當吃點心。今天連點心都沒吃。三個人還啾啾咕咕的說了好半天呢。夢蘭聽了。又很發愁。不知道她們都整什麼主意。只好在暗地裏留她們的神。留神留了兩天。三位小姐照舊沒出門。少奶奶照舊沒回家。本來生怕會出什麼情形。結果什麼情形沒有。夢蘭覺着太奇怪了。就在背地裡問少遊。問這中間到底有什麼鬼沒有。少遊想了想道。她們三姊妹大概沒有什麼問題了。最奇怪的就是小品。小品態態度很奇怪。媳婦出去三天。三天不回家。她不生氣也不着急。而且離婚需要一種手續。他們在家並沒聽見怎麼衝突。在報紙上也並沒登啟事。真離婚。假離婚。只怕還是問題呢。夢蘭怔了一怔。也想不出他們假離婚爲的是什麼。從此閒着沒事。就留心察看小品小鼎都有什麼動作。有一天小品正爬在桌上寫信。看見她剛往屋裡一走。就把信藏起來了。又有一天。三姊妹和小鼎小品談話談得很秘密。剛一聽見夢蘭走路的声音。登時就把臉繃起來不說了。諸如此類。夢蘭全覺着很寒心。寒心也沒法子。一轉眼三姊妹在家呆了半個月。潘小姐也有半個月不回家了。這天小品小鼎忽然間很高興。兩人全穿上西服一清早出門。下午五點才回家。頭天如此。第二天又如此。三姊妹偶然也出一次門。不過出去至多就三四個鐘頭。不像從前似的。一逛就是一夜。這情形夢蘭告訴少遊。少遊以爲她們沒出範圍以外。也並不加干涉。又過了兩天。小品忽然叫來一輛載重汽車。把屋裡所有一切擺設。連箱子都搬走了。夢蘭覺着奇怪。跑出來問

小品。小品說。朋友借用。借兩天就還。夢蘭聽了。也沒在意。第二天。又把小鼎屋裏書桌椅子往外搬。夢蘭便嚇一大跳。問搬這些東西幹什麼。小鼎也說朋友借用。晚上少遊回來。夢蘭便把這情形告訴他。說現在小品小鼎臥房裏都快搬空了。你知道他們這是什麼用意。少遊想了想。想不出所以然。因為這些年什麼心都有了。懶得去研究。一脫衣裳睡了。第二天起來。照例吃點心。吃完點心就上學堂。正當吃點心的工夫。老媽子慌慌張張的跑進來了。進屋就找太太。問太太您知道不知道。怎麼三位小姐今天全要搬家。夢蘭嚇一跳。眼睛一瞪道。我不知道。我怎麼會知道呢。一邊說着。拔腿就跑。跑出去一看。好傢伙。豈但三位小姐屋裏東西往外搬。連舖蓋捲都捲好了。夢蘭嚇得打哆嗦。咬着牙問乃珠。問這是怎麼一回事。乃珠道。我搬家。搬到別的地方去。夢蘭厲聲道。奇怪。無緣無故的搬起家來了。誰允許你搬家。乃珠道。這用不着別人允許。我自己願意搬。就可以搬。說時。乃珠乃言就從旁幫說。這是個人的自由。中華民國的人民。誰都有居住自由權。誰都不能干涉。夢蘭一聽。氣得說不出話來了。然要跑進去找少遊。少遊已經挺身走了出來。大聲嚷道。我不許搬。你說別人不能干涉。我偏干涉。三姊妹聽了。連理也不理。就坐下來把眼睛瞪着。外頭已經搬出去的東西。由小鼎指揮之下。早就用載重汽車搬走了。三姊妹坐着不說話。少遊就問她們爲什麼搬家。這是誰出的主意。乃珠冷笑道。要問爲什麼搬。理由很簡單。一句話。受不了你的壓迫。各人尋各人的新出路。各謀自由。你要問誰出的主意。五個人一個心。五個人出的主意。少遊大怒道。這話就是放屁。父母管教兒女。豈不是爲好。不許你們出門這就叫做

壓迫嗎。乃珠道：當然叫做壓迫。一個人不上一隻鳥。鳥可以關在籠裏不許出去。人可辦不到。你明白這道理就行了。乃珠許着。乃敏乃言便問她說這廢話幹什麼。乾脆說。從今天起。永離就脫離父母的關係。不吃你這碗飯。還受你這樣壓迫嗎。說着。三個人都站了起來。少遊氣得發抖。本想追過去每人打一圓嘴巴。轉念一想。她們把這話都說出來了。還留在家裏幹什麼。如此想着。便把心一橫。蹀躞道。好吧。脫離關係就脫離關係。你們走你們的。不過這些東西不許搬。這些東西是我的。我也有我的所有權。三姊妹聽了。齊聲答應好吧。不許搬就不搬。不要就完了。說着。挺身就走。走出去。一直就沒回頭。少遊話已經說出口。沒關她們。夢蘭却氣得軟癱在一張椅子上。兩眼發直。連話都不會說了。在這種情形之下。少遊心裡覺得難過。簡直難過到了萬萬分。再難過也沒有了。夢蘭軟癱在椅子上不說話。他也氣得說不出話來。屋裏像死了似的。慘淡淒涼。空了一大片。兩下裡面面相覷足夠十幾分鐘。夢蘭才掙扎着。歎一口氣道。想不到。真想不到。兒女大了。會變成這樣兒了。少遊也長吁了一口氣道。這到不是兒女大兒女小的關係。這就有有人引誘沒人引誘。乃珠她們怎麼會變成這樣兒。不是從那家廉鮮恥的兒媳婦一進門才變的嗎。有人引誘。還儘往壞處引誘。這還有個不變的嗎。夢蘭聽了。很痛心。就罵。品不是人。自己大學畢業。什麼女人不好娶。要這們一個不要面孔的孤狸精。把自己害了。把幾個妹妹也害了。少遊道。你罵他。他也聽不見。現在有什麼話說。就當作當初沒養他們這一大羣。要不就當作他們死了就完了。夢蘭聽了。更傷心。一邊唏噓唏噓的哭。一邊用手絹不住的擦眼淚。少遊道。你哭什麼。想

開些吧。他們都下得去忍心。你這像傻子似的惦記着他們嗎。夢蘭哭道。我不是惦記着他們。我是傷心我自己。把他們一個一個的從小看到大。我什麼心都操到。什麼苦子沒吃過。只要有個頭疼腦熱。我就嚇得什麼似的。嘴裡不說。心裏就念道着。寧可叫我自己病。不要叫小孩病。他們從小性情雖不算很好。也不算很壞。念書又都很聰明的。誰想到長大成人。把良心一昧。會昧到這一步田地呢。夢蘭說着。本就帶着哭聲。說到這一句。把脚一蹶。嗚嗚咽咽的又哭起來。少遊也傷心傷得在屋裏坐不住了。一堵氣躲開。躲到上房裏去。兒女都走空了。就剩下了老媽子。老媽子看見太太哭。老爺傷心。也沒辦法。到了這天晚上。廚房把晚飯開進來。夢蘭吃不下去。少遊也吃不下去。連底下人都看着奇怪難過的。都盼着少爺小姐是跟老爺堵氣。躲出去一天兩天就準回來。好幾口人。在外頭吃什麼喝什麼。至多三兩天也就警不住了。這是底下人的心理。少遊和夢蘭也有這點希望。於是就一天一天的盼着。盼兩天。沒消息。盼三天也沒消息。一轉眼過了七八天了。豈但三姊妹一去不回頭。連小品小鼎都一點消息沒有。這七八天工夫。夢蘭愁壞了。白天吃不下飯去。晚上合不上眼睛。剛一合眼。不是看見兒子。就是看見女兒。常常閉着眼睛哭。哭得兩眼通紅。這幾年因為景况不好。已經就瘦得夠換的。再一傷心。更瘦得不像樣子。少遊三怕她愁壞了。這才到處託人打聽。打聽小品小鼎到底搬到什麼地方。三姊妹到底是不是已經嫁人。打聽的結果。打聽得小品住在東城一家公廨裏。小鼎却摸不清住在什麼地方。還有乃珠三姊妹却沒人看見過。朋友把這情形報告少遊。少遊就很費躊躇。心想這些兒女們到底還要不要呢。不孝的兒女。還要他

幹什麼。由着他們摩登浪漫去吧。自己落個清閒。就當作當初沒養他們就完了。不過他母親爲他們愁成這樣子。不要又不行。怎麼辦呢。只好過期再打聽打再說吧。主意打定。自己又不使出馬。就把件事託付給一個姓丁的。姓丁的別號孟周。江西無錫人。和他同鄉而又同縣。年紀又差不多。而且兩人又同在一個學堂教書。性情又很對。因此兩人很要好。無話不談。丁孟周沒兒女。因爲求子娶姨太太。和正太太吵架爭嘴。結果還是沒兒女。所以孟周把別的都看得很輕。只有把兒女看得最重。少遊欠裏開兒女債。到了學堂裏就告訴他。孟周聽了。總批派做父母的不對。年青人有年青人的性情。在根本上就和老年人合不上。老年人怎麼能用老法子來壓迫他。少遊不發牢騷則已。剛一發牢騷。孟周就說一大套。這回少遊全份兒女搬走了。和父母完全脫離關係了。見了孟周，本想不說。心裏又不痛快。剛一說孟周就主張非找不可。那有兒女養到大學畢業還推出去不要的。說時。神氣就很關心。後來打聽得小品住在東城一家公廨裏。就是孟周託人。聽出來的。當下少遊把這話委託給他。他自己再一打聽。就打聽得這公廨有後門。前門可以出入。後門也可以出入。凡住在公廨裡的人。行踪都很詭密。丁孟周本打算秘密察看察看小品。再打聽到這一點。更不放心。就決定到公廨裡去住幾天。在實地再考察一下子。主意打定。就跑到公廨裏去租房子。走進去一看。很清靜。院子裡靜悄悄的。門房裏就一個人。不會當差。也不像管賬的。穿一身三等西服。背頭梳得又光又亮。孟周向他拱拱手。他只畧畧點了點頭。問有什麼事。是找人嗎。孟周陪笑道。我不是找人。是找房子。不知道這院裡還有房子沒有。那人聽了。便向孟周上下打

量了一番。看見穿得還漂亮。便問先生有家眷嗎。孟周暗想。小品是帶着家眷的。一定是帶家眷的不租。心裡想着。就陪着笑臉說道。我有家眷。有一間兩間屋子就行了。話還沒說完。那人便搖了搖頭道。這公廨和別處公廨不同。有家眷的不租。因為不方便。凡住在試公廨裏的人。就圖個清靜。誰全沒太太。您要帶個太太。別的先就不答應了。孟周見說。想了想。笑道。能這樣也很好。我本來是活動的。我說有太太。我太太還在四川。現在打算去接。還不定來不來。我本來就打算趁着她沒來的工夫。研究一點工課。這不是挺合適嗎。說着。嘻嘻的笑。那人遲疑了一會。便問現時住什麼地方。怎麼會找到這公廨裡來。是不是朋友介紹的。孟周點了點頭便順着他的口氣答應是。就因為朋友介紹。才特意找到這地方來。他說着。那人像相信了他。就帶着進去看房子。房子空的並不多。東房空一間。西房空兩間。看完過後。孟周就指定要東屋一間。那人又問有行李沒有。孟周答應當然有。說着話。兩人同到一間南房裏。那裏頭像眼房。有一個戴眼鏡的人像是眼房先生。和孟周也接過了頭。房租並不多。連電燈帶茶水。一個月才八塊錢。孟周推說回去搬東西。付了兩塊錢定錢就走了。回家隨便收拾收拾。帶了一個柳條箱。一個皮箱。一個網籃。還有鋪蓋捲臉盆等等。雇兩輛洋車。連人帶東西就拉到公廨。進去以後。照舊還是穿西服的人幫他的忙。這回却客氣了許多。先替他鋪床。隨後又替他打一盆洗臉水。孟周見他挺和氣的。一邊洗着臉。一邊便盤算着從這人身上總可以探出線索來。主意打定。便挺着笑臉請教那人貴姓。那人笑嘻嘻的答應姓張。孟周見說。便稱呼張先生。問張先生在這公廨裏都担任些什麼工作。姓張的笑道

我什麼事都幹。名目却是勤務。孟周就聽說有把當差叫課友的。却沒聽說過叫勤務。心裏想着。就叫勤務都管什麼事。姓張的道。說不清。反正關於雜務的居多吧。譬如先生們要開心。要買東西。全歸我一個人包辦。說着。又放低了聲音道。這公廨不是不許帶女眷嗎。先生們要感覺到單調痛苦。只要肯花錢。我也可以替您們介紹女朋友。總而言之。什麼事找到我。全辦得到。正說着。上房裡有人喊張榮拿開水。姓張的答應一聲。提着開壺就跑出去。孟周聽得明白。這才知道這人叫張榮。却原來就是當差。當差會替人介紹女朋友。由他介紹的還不就是些暗娼。於是留心聽別人房間裏有女人說話聲音沒有。聽了一會。隱隱約約的像有。細聽却聽不出來。到了晚上。公廨裏像熱鬧了許多。不像白天那樣清靜。遠處聽不清楚。隔壁一間房屋裡。因為離得近。又只隔一層板牆。聽得很真。分明一男一女說話。孟周心想。住在這裡太危險了。別人玩暗娼。我却是替老龍來偵探兒女的。這要給區裡一抄。豈但冤枉。簡直是倒天下的大毒。如此想着。又想小畜更奇怪。他是有太太的。住在這裡頭什麼意思。我怕抄。他怎麼不怕抄呢。正想着。隔壁一男一女說話像高聲些。女人說話好像乃珠。要板壁上找個裂縫看一看。找半天却找不出來。沒法子。就坐在屋裡聽着。又聽了半天。越聽越像。無奈看不善臉沒辦法。想了半天。就決定站在院裡等着。院子是出門必由之路。除非她不出來。出來就看得見。主意打定。就好像守株待兔似的。站在院子裡看着。約莫看了一個多鐘頭。聽不見屋裏說話了。他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。剛九點。又不像睡覺。心想奇怪。怎麼驟然連聲音都沒有了呢。正想着。聽見屋門一響。門打開。從屋裡走出一個人來。

。這人穿西服。很闊很漂亮。走出來的工夫。房門大開。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屋裡空空洞洞的。好像沒有什麼人。他把眼睛都看直了。怪了半天。想不出所以然來。沒法子。只好睡了。睡在床上。又把剛才的情形過細思索了一番。便斷定那屋裏一定有機關。一定從機關又轉到別的地方去了。要不然。屋裡分明有女人。一轉眼怎麼會看不見了。一個女人。難道還有土行孫的地遁手段不可。如此想着。猛想起門房裏那姓張的當差知道細底。何不運動運動他。說不定從他身上就許探得出線索來。主意打定。第二天。那穿西服的張榮進來給他打臉水。他就裝作很發愁似的。說這院裏太清靜。連個女人都看不見。不知道附近一帶有沒有暗門子。把暗門子找一個兩個來。解解悶才好呢。說着。還假裝作嘆氣的吐了一口氣。張榮便陪着笑臉說道。您喜歡這玩藝兒。我出去給您辦辦。也許辦得到呢。不過像這一類事。您可別捨不得花錢。孟周道。那還用提。花錢取樂。要捨不得花錢。這樂兒怎麼樂得起來呢。不過這玩藝兒要漂亮的才行。你替人家到底辦過沒有。還有一層。公廨裡把玩藝兒弄進來。有危險沒危險。張榮笑道。您請放寬些心吧。我看您這人到挺老實的。告訴您也不要緊。這公寓是一位盧先生花錢改造的。四合房。四周圍本來十六間房子。現在改造了一下子。一間一間全可以打通。您猜您這屋跟南北兩間屋不通。孟周看了看。連個門都沒有。怎麼通呢。張榮笑道。我告訴您就知道了。說着。把靠北牆一個鏡箱子門打開。裡頭空空洞洞的任什麼東西沒有。門旁邊一塊銅釘。他把銅釘一按。櫃子裏一塊木板咚的一聲就掉下去了。掉下去以後。就看得見從櫃子裏可以通到另外一個屋裡去。一樣也有帶鏡子的木櫃。再通又可以通到別的

房間裏去。孟周看明白了。便問這是誰發明的。張榮低聲道。就是剛才所說的那位盧先生。呀。這中間還有多少秘密。等過幾天再告訴你。您往後住是子多了。自然而然的也就明白了。孟周皺眉道。何必要等幾天呢。你現時全告訴我不好嗎。我是老實人。你告訴我。我又不曾告訴別人。怕什麼。張榮笑道。不行。您原諒我吧。因為這裏頭有規矩。規矩不能亂。說時。態度很堅決。孟周知道他也是有些智識的。再糾纏下去。自己就許露出破綻來。如是想了一會。也就不接着往下再問了。就託他好歹找個女人玩玩。要漂亮的。要時髦的。花錢花得起。花多花少沒問題。張榮滿口答應他。還應許晚上就準可以有回話。到了晚上九點鐘。張榮笑嘻嘻的進來了。告訴他已經物色好了一個。真好。真摩登。不過價錢很貴。見面談一談就要十塊錢。要進一步就非五十塊錢不可。孟周暗想。我是探聽消息來的。捨不得花錢。如何探得出線索。主意打定。就裝作很喜歡。說那麼先見一見吧。第二步問題。等見一面再商量。還晚嗎。說着。笑嘻嘻的。從身上掏出十塊錢來。問這錢是當面交。還是由你手裡代轉。張榮笑道。你們當面遞錢怪難以為情的。還是由我替你們轉交吧。說着。把錢接過手。就叫他坐在屋裡等着。等了也就是十幾分鐘。桌上櫃子裏有了動靜了。崩的響了一聲。緊跟着就有人把櫃門輕輕的一拍。孟周走過去把門打開。一個女人笑嘻嘻的就走出來了。那女人低着頭。她看孟周沒看清楚。孟周看她也沒看真。等她走出來把櫃門一關。抬起眼皮向孟周臉上看了一眼。當時臉上氣色就變了。她剛一變氣色。孟周已經看見她。認得不是別人。就是乃珠。當下乃珠看見他。轉身要跑。孟周怎肯鬆手。將她放過去。說。你別跑。那時候。乃珠剛一

翻身。他已經搶過去把橫門擋住了。擋住了以後。神氣很和平。一伸手。叫乃球請坐。不用駭怕。乃珠到弄得也沒法子。只好紅着臉坐下來。低下頭一聲不言語。孟周笑道。你怕什麼。無非我找你談幾句話就是了。你現時住什麼地方。乃珠道。我沒有準住址。因為受不了家庭的壓迫。才跑出來奮鬥。孟周聽了。暗暗好笑。心想你還受什麼壓迫。你還不夠自由的。心裡想着。當面却沒敢駭她。便點了點頭道。這也難怪你。原來你受不了家庭的壓迫。才跑出來的。那麼還有你兩個妹妹呢。她們都住在什麼地方。乃珠道。她們也沒有準住址。現在也弄得飄飄蕩蕩的。孟周又問道。還有你大哥二哥呢。你大哥我看見過。好像就住在這公寓裡。乃珠點了點頭道。不錯。他們也是沒法子。誰有法子幹這個呢。孟周暗想。這句話有因。說不定這公寓就是小品小鼎找朋友台股開的。張榮說這公寓是一個姓盧的創辦的。盧和龍。音差不多。就許他開公寓。就專為幹這個。如此想着。就假歎了一口氣道。我勸過你父親多少次。他不聽。有什麼法子呢。其實你們兄弟姊妹合起來幹這一行買賣也很好。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。所要解決的。也就是衣食住和性的問題。只要這些問題解決了。誰還管用什麼方法。有方法不就行了嗎。乃珠聽了。好像對他這話很贊成。不但臉上緩和許多。還笑了笑。道。您那話到說話很透澈的。您既然贊成我們。我就全告訴您吧。說着。便把那天搬出來的前後情形。全告訴孟周。孟周把眼睛都聽昏了。半天說不出話來。原來這件事有遠因。同時還有近因。遠因就因為潘小姐和小品不很和美。潘小姐沒嫁人以前。本來就夠浪漫的。胡交濫為。人格盡失。嫁給什麼人都行。怎麼單看上小品呢。就貪圖小品比較得還老實。嫁

過去以後。照舊還可以自由。沒想到小品和他沒結婚時候。并不怎麼干涉。到了結婚以後。態度就變了。天天監視着她。看見和別的男人接近就不很贊成。再加上翁姑一副舊腦筋。潘小姐就已經決定和他脫離關係了。這話在口頭上表示過幾次。在吵架拌嘴的時候也表示過好幾次。等到少遊再一千涉不許出門。潘小姐一堵氣。毅然決然的就走了。她走。小品却捨不她。先頭歎一口氣。沒好意追。過了兩天。忍不住了。這才跑出去到處打聽。打聽得潘小姐住在一家女同學家。女同學姓耿。外號小電燈。在小學時代就不很正當。後來升學往上升。更浪漫。無非假借女學生的名義到處秘密賣淫就是了。這位小電燈姑娘。住家就挨着孟周所探訪的這家公寓。這公寓叫情陰公寓。名字很好聽。就是小電燈她本家一個哥哥開的。這哥哥就靠不住。有時候姓耿。又有時候姓劉。和小電燈住在一家。一家也就她兄妹兩個人。小電燈既然幹那一行營生。天天當然常往娛樂場中跑。潘小姐就在娛樂場中和認識的。因為談得投緣。在她家打了一次牌。覺着她家漂亮男人多。很熱鬧。因此就常來常住。無話不談。潘小姐打算和小品離婚。這話和小電燈商量過。小電燈巴不得有這機會。就極力拉攏叫潘小姐先住在她家。以後的事情好商量。慢慢的留神。沒有找不到相當的。潘小姐最相信的就是她。由是從家裡跑出來。一直直就躲在她家。小品交遊也挺廣大的。到處一打聽。就打聽得潘小姐和一位密斯耿最親密。登時找上門來。果然找着了。找着了以後。他要潘小姐回去。潘小姐不回去。兩人就爭吵起來。爭吵的結果。兩下裏都堅持不下。小電燈出來做魯仲連。先問小品。問他對太太到底養活得起養活不起。就算今天帶回家。將來是不是有辦法。小品給

她幾句話問住了。瞠着眼睛回答不出來。小電燈就說：「你要不帶回去。我到有個辦法。照着辦法去辦。你們不但可以不離婚。還可以發一筆大財。幹幾年以後。搬到外國去住都是快活的。小品聽了當然贊成。問她到底是一種什麼辦法。小電燈笑了笑。便把車拉到一間小屋裏告訴他。這間屋。和隔壁借陰公寓通着。那公寓雖大。不是關公子不收。帶着家眷的也休想過問。這是什麼道理。就是要利用這公寓做台基。從這面把女人轉過去。要多少。供給多少。試辦幾個月。已經積攢了兩千多塊錢了。這成績好像很好。其實並不好。你要能加入合作。把營業大大擴充一下子。豈但兩千多。三五萬都擋不住。小品笑道：「怎麼我加入有這們大效果呢。小電燈道：「因為貨色太少呀。常常感覺到求過於供。假如我們要多添貨色呢。豈不就是大大的一個發財的機會。小品道：「多添貨色怎麼添呢。有人嗎。小電燈道：「您加入就有人。聽說您三位令妹全都挺活潑的。現時也給家裡壓迫翻不身。假如要跳出來奮鬥呢。這就是一個奮鬥機會。還有密斯潘。她也很願意幫忙。加入您這一批生力軍。不就行了嗎。小電燈說道：「笑嘻嘻的。小品一邊聽。一邊却很犯猶疑。心想像我這種家庭。很有脫離的必要。一來家裡沒有恆產。就沒有什麼可留戀的。再加上那一副舊腦筋。再相處下去也毫無意味。我早就打算和家庭脫離關係了。所以至今已還沒脫離的原因。就因為經濟不能自立。好容易有這機會。還把牠錯過去嗎。就有一樣。不知道乃珠乃敏她們什麼意思。她們要願意走這一條路。連她們都可以和家庭脫離關係。本來要革命就要奮鬥。要奮鬥就要受痛苦。果然能做到經濟獨立。她們也不見得不願意呢。如此想着。因為有三個妹妹的關係。不敢馬上就答應

小電燈。只好先答應自己願意加入。還有別人。等回去商量商量再聽回話。說完。又談了一會兒就走了。不消說得。到家當然就把這事和他三個妹妹商量。三姊妹先頭也覺着這樣太痛苦。不很上算。小品告訴她們。這叫做跳出來奮鬥。奮鬥就是不怕痛苦。眼前要怕受痛苦。將來永輩子就翻不了身。他把這話一說。乃敏頭一個贊成。頭一個願意犧牲。乃言一向和她態度就是一致的。她贊成。乃言也贊成。乃珠見兩個妹妹都跳出去了。拋下她一個人。更敵不過父母。於是也表示情願跟着她們跑。三姊妹全答應了。又告訴小品。小品也加入。第二天。小品就跑去給小電燈送回話。兩人再作進一步商量。這天小電燈她哥哥也在座。因為談得投緣。兩人就計畫着把公寓先擴充一下子。一切要刷新。最好應有盡有。還要辦得嚴密。使官廳裏不注意。還要沒法子抓。討論到這一層。小品就出主意。說現在第一要防備官廳。這一層到不難。只消把房子改造一下子。有地方躲。有出路。使他們抓不着就行了。最要緊還在提高身價。身價提得高。賣一票就賺錢不少。說着。便提出一種計劃書。還附的有一張價目表。小電燈搶着先看。看完。就誇到底是畢過業的。辦什麼事都是有條有理的。說着。接下去又討論到開辦費。小品答應供給木器。小電燈答應拿出一千五百塊錢。這件事就算辦成功了。當天小品回家和三姊妹商量。第二天公寓就開使動工。本來一間一間屋子全都聯而不同。現在全打通了。四合房。四週圍可以穿着走。廂房可以穿上房。上房又可以穿到廂房。穿行的方法。就是所謂櫃子門。從表面上看。華麗堂皇。每間都有帶鏡子的櫃子。其實這櫃子就是機關。凡一間屋有兩個櫃子的還可以通到隔壁家裡去。再靈巧再秘密也沒有了。小電

燈拿出的一千五百塊。專就供給建設這種機關。等所有的機關都做好了。小品和小鼎就開始預備搬家。頭天搬去多少棹椅。夢蘭還沒理會。等到第二天再搬。連三姊妹一齊搬。夢蘭才發覺了。發覺了以後。擋得了東西。擋不了人。於是這三個姊妹和這一對難兄難弟就完全搬過去了。他們所幹的這一項營主。本是應時代上所需要的這惜陰公寓。前後又有兩個門。外表並不華麗。內部又組織得非常完備。因此開幕以來。生意非常發達。日子雖不多。錢已經賺了不少了。這些以往情形。乃珠逼得沒路可走。全告訴孟周。孟周把眼睛都聽直了。忤了半天。才誇這方法很好。又因要看看乃敏乃言。就要求乃珠穿着屋子把他帶到隔壁家裡去。乃珠那知道孟周是專探秘密來的。以為他是尋花問柳。怕什麼。就帶着他走。恰好這間屋是東廂房。再穿一間屋子就和東隔壁通着。經過兩道橫門。就走到她家。走過去一看。那方面稀小稀小的小院子。三合房。房子並不多。一共才七間屋子。於時由乃珠領導。和所有的人都見面了。見面以後。小品就不很贊成。在背地就抱怨乃珠不謹慎。像這類事。對咱家裡接近的人怎麼能說實話。乃珠也悄悄的告訴他。說實在是逼得沒法子。給他堵在屋裏出不去。不說有什麼辦法。反正機關已經給他看破了。說實話和不說實話。又有什麼辨別。如是兩人咬着耳朵說着。孟周早看出他們已經後悔了。便從鼻子裏冷笑了一聲道。你們悄悄的都說些什麼。是怕我告訴你父親。怕你父親不答應嗎。小品道。我們早就脫離父子的關係了。誰是誰的父親。誰干涉得了誰。孟周正色道。那到不一定。這話在法律上就站不住。夫妻離婚。餽口子脫離關係。還要雙方同意。立的有契約。有居間人才離得成功。父子關係更大。二三十

年工夫。從小看得大。能夠憑你們一句話。脫離就脫離嗎。小品道。不管脫離不脫離。反正個人行動自由。做父母的就不能干涉。孟周冷笑道。做出犯法的事情也不能干涉嗎。慢說你父親。我站在朋友的位置就可以干涉你。因為你們所作所爲。和風化有關係。我到官廳就可以告發。青年人。而且大學畢業。那有這樣自暴自棄的。說着。從鼻子裡還哼了好幾聲。臉上板得連半點笑容都沒有。乃珠暗想。這一下子弄糟了。有把握在他手裏抓着。真跑出去叫巡警怎麼辦。如此想着便陪着笑臉說道。你老人家也不用生這們大的氣呀。有話慢慢的說。事情已經做錯了。後悔也來不及。現在就聽您的。您說怎麼辦就怎麼辦。還不行嗎。孟周正色要。行當然行的。沒有什麼不行。不過我把經過情形也告訴你們。現在你們家裡是這一種情形。自從你們搬出去以後。你父親的心算完全冷了。要依着他。簡直就由着你們去。愛當兔子就當兔子。愛當婊子就當婊子。全不管。你母親却想不開。不但天大哭。天天連飯都吃不下去。眼看着兩隻眼睛都快哭瞎了。因此你父親才逼得沒法子。才委託我來探聽你們的下落。我既然受人之託而來。就非把你們弄回去不可。現在就聽你們一句話。是回去。還是不回去。乃珠想了想道。容我們再考慮兩天行不行。孟周冷笑道。考慮什麼。現在你母親染病在床。命在旦夕。人命關天。沒有商量的餘地。還有什麼可以考慮的呢。說時。身子已經站了起來。臉板得鐵青。問你們到底走是不走。乃珠沒主意。臉望着小品。小品想了想。也站起來道。走就走吧。怕什麼。說着。不容分說。就喝令小鼎和三位姊妹跟着走。三姊妹以爲他是有計畫的。沒法子。只好跟着走。連孟周都算上。一行六個人。雇了六輛洋車。一直就

回到少遊家裡。到家的工夫。少遊不在家。夢蘭一個人正躺在床上想出了神。聽說孟周把五個兒女都帶回來了。比給她打一針嗎啡還有效力。登時就跳下床來迎到屋門口。從老遠裏看見小品。就擦了擦眼睛過細看了看。問小品兒你回來了嗎。鼎兒也來了嗎。你們怎麼捨得拋下我。怎麼又回心轉意肯回來。說時。帶着哭聲。又好像帶着笑聲。兩眼水汪汪的。滿臉却堆着笑容。孟周看着怪可憐的。便問小品和小鼎看見了沒有。你們做兒女的下得去狠心。再看你做父母的。可憐不可憐。小品見說。表情也表得很好。搶過去拉了夢蘭一把。叫一聲媽。我們想你。全回來了。我爸爸呢。是不是不在家。夢蘭哭喪着臉說道。他不在家。他出去了。做父母的管教兒女爲好。你們千萬要原諒他。等他回來。多少又要發作幾句。你們看在我情分上。千萬少說幾句。省得我聽着不好過。乃珠插嘴道。媽放心。我們現在已經覺悟過來了。決不敢和爸爸拌嘴。不叫您傷心。夢蘭聽了。歡喜非常。伸手要拉小品。又想拉小鼎。拉乃珠。於是一邊手拉一個。問長問短。問他們這些天都藏什麼地方。小品道。我們因爲爸爸收入太少。負擔太重。最近有些負擔不起了。因此才搬出去自己謀生活。現在和朋友們集資合股開了一家公寓。生意還不壞。在根本上就沒打算與父母脫離關係。夢蘭歡喜道。原來你們安的是這個心。幾幾乎把我愁壞了。說着。擦了擦眼淚。才接下去問開公寓花了多少本錢。一個月分紅能分多少。小品信口說。一個月分紅分一千多塊。生意不壞。很好。足夠花的。他信口這們一說。夢蘭却聽着有可疑。接下去又問。你開的不是公廨嗎。開公廨怎麼有這麼大好處。一月一千多。一天不就是幾十塊錢。北京城那有這們大的公寓。還有你三個

妹妹呢。她們都住什麼地方。女子總不能幫你的忙。夢蘭問到這幾句話。本出於無心。小品心裏有病。却回答不出來。孟周坐在旁邊插嘴道。老太太您少盤問吧。反正您想兒想女。現時兒女全回來了。您還追根問底的幹什麼。再問可就該生氣了。夢蘭本來就有疑心。聽了這話更疑心。趕緊就扭回頭問孟周。問怎麼少盤問幾句。爲什麼再問就會生氣。他們在外頭到底都幹些什麼。孟周暗想。你兩個兒子開窰子。你三個女兒當暗娼。開的什麼公廨。這個怎麼能告訴你。告訴你就不就氣壞了嗎。如此想着。就強陪着笑臉說不錯。他們是開公廨。夢蘭聽了。剛放一點寬心。少遊回來了。少遊對兒女雖不像她那樣關心。心却比她來得細些。進門看見兒女一大羣。孟周又在座。就料到是孟周把她們找回來的。進屋就問孟周。他們這一羣不跳出去奮鬥嗎。在外頭都幹什麼事業。男的女的都住在一處地方嗎。孟周不敢吐實。就含糊混混的答應是。全住在一處地方。少遊又問。那末生活費呢。誰担負。五六個人指着什麼吃。指着什麼穿。孟周心想。聽他口氣好像已經知道似的。這怎麼答復呢。如是想了一會。只好答應他們和朋友合夥開公廨。指着公廨勉強可以過活。少遊又問。公廨在什麼地方。合夥的朋友都是些什麼人。孟周逼得沒法子。只好造一篇假話隨口對付過去。少遊點頭才不問了。當他問話的工夫。夢蘭心疼兒女。已經忙着到廂房裡替他們打掃臥房又忙着舖床掃床。走到小品臥房裡。才想起兒媳婦。慌忙問小品問潘小姐呢。小品淡淡的說道。她和我離婚了。已經嫁人了。夢蘭聽了。心裏像痛快又像不痛快。又問乃珠她們三姊妹呢。最近可曾又交結什麼人。小品道。她們最近再規矩也沒有了。從來就沒出過門。那來的朋友呢。說時

。神氣裝得很象。很正經。夢蘭信以為真。心裡很痛快。替他們把舖蓋一切都安排好。趕緊就跑進去把這話告訴少遊。少遊却不敢十分相信。又向孟周過細追問了一番。孟周沒兒女。總希望小品乃球他們會改過自新。不願意他們一家人弄得四分五裂的。遂把開公寓的情形隱住不說。說話總綁着小品。如是談了一會。連少遊也相信了。本來堵一口氣不願和一羣不孝的兒女說話。後來漸漸的有點回心轉意。見了小品。也照着從前那樣子把好話來勸他。有時候看見乃珠。又把舊道德舊倫理說給他聽。希望她改過自新。不要給父母丟體面。他說着。小品乃珠總安安穩穩的。如是很平靜的過了三天。沒出什麼花樣。夢蘭喜歡不必說。連少遊也感覺到這一羣兒女們並不是不可教訓的。從前生生的給姓潘的引誘壞了。現在去掉這個禍根。要管就管得過來。正在自己安慰自己。到了頭四天。小品和小鼎又穿一身西服出去了。這天出去就沒回來。直等到第二天。才回來告訴夢蘭。說昨天晚上找朋友談話晚了。地方又偏僻。在夜裏又不好雇車。因此才在朋友家過了一夜。夢蘭見他說話挺規矩的。以為男孩子在外頭過一夜。又知道了什麼。聽完過後。就沒理會。說話的這一天。三姊妹也打扮得很漂亮。的要出去。從前出門向例不說一聲。這回因為覺悟過來了。臨走先進去向母親請示。問媽允許不允許我們出一趟門。這些天在家裡實在警夠了。出去透透空氣。馬上就回來。夢蘭暗想。她們肯這樣守規矩。這還有什麼問題。於是就一口答應行。不過囑咐她們不要胡跑亂跑。家裡等着你們吃飯。不要等到天黑才回來。三姊妹連聲答應着。三個人手拉手就走了。到了晚上。又打電話回來。說剛才逛公園。在公園裏遇見一個女同學。一定要邀我們到她家去談

天。怕家裡等着吃飯。不放心。所以打一個電話。夢蘭醒了。只好答應她們。當晚三姊妹就沒回來。第二天早晨才回來。少遊極得管。夢蘭也因為上次弄怕了。不敢做聲。從這想起。三姊妹就自由出人。每天照例出去。每天晚上至少有兩個不回來。夢蘭看着心裏難過。想回又不敢過問。如是日子長下去。有一天。乃珠把一個穿西服的男子帶回來了。兩人在屋裡又說又笑。又打又鬧。到了晚上。那男子居然沒走。恰好少遊回家。看見太不像樣子了。要忍一口氣又沒法子忍。這才打發老媽子叫乃珠。乃珠正和男人說笑。聽見老媽子傳話出來。說老爺請二小姐進去有句話說。笑了笑。站起來就走。那男子也毫不在意似的。慢慢的也站了起來。乃珠扭回頭望着他一擺手。他又坐下去。乃珠先走。老媽子跟着。跟到上房。少遊已經板着脸等着她。剛一見面。就問你那屋裡是誰。乃珠道。是我的一個朋友。少遊道。那男朋友還是女朋友。乃珠道。男朋友。說時。聲音很沉重。少遊就從鼻子裡冷笑了一聲道。既是男朋友。在屋裡又笑又鬧。成個什麼樣子。這人也大沒禮貌了。他怎麼這時候還不走。乃珠笑起來道。忙什麼呢。談得對勁。當然要多坐一會。那有黑更半夜把朋友往外轟的。少遊正色道。男女間之事避會一點。雖然不一定往外轟。可以請他走。因為我們不是那種烏七八糟的人家。乃珠笑道。我和他用不着再避會了。對別人可以避會。對他還用得着避會嗎。我們前一個禮拜已經訂婚。在前一個禮拜已經試婚。就是還沒舉行禮形式上的婚禮。還避什麼嫌疑呢。剛才您叫我。他還張羅着要進來拜見岳母岳父。幸虧我攔着他沒讓進來。要進來不就糟了嗎。少遊變色道。糟什麼。這種不要面孔的人。除非給我臭罵一頓。請他走。他還

懂得人間的羞恥事嗎。說着。把袖子往上一推。氣喘吁吁的。好像馬上就要跳起來似的。乃珠慌忙攔住道。您先不用發威風。早知您這毛病改不了。我就不往家帶人。這箇什麼呢。弄得面子上很不好看的。不要緊。我叫他走。馬上就叫他走。說時。他的氣比少遊更盛。一路走出去。喊聲時。那男子便答應一聲。很慌忙的跑出來。兩人啾啾咕咕的說了幾句。很匆忙的就走了。這一去。兩天兩夜都沒回來。少遊不理她。就當作這女兒死了。但是同時又感覺到有一件事很奇怪。乃珠一去不回頭。乃敏乃言到和她姐姐不是一致的。乃珠走。她們並不走。雖然天天出門。晚上準回來。到好像比從前乃珠在家時。還規矩一些。這却有些莫名其妙。夢蘭使料到她們年紀青。胆子小。多少要怕懼幾分。少遊對這話也有些相信。沒想到剛過了七八天光景。乃敏也把男朋友帶回來了。公開的說笑。公開的放蕩。少遊因爲是頭一次。沒干涉她。這天晚上。男朋友就沒走。就在家裡過夜。過夜不要緊。第二天居然雙雙睡到下午兩點才起來。少遊忍不住了。對夢蘭說。要照這樣做下去。我家不是住宅。簡直是八大胡同清吟小班。這成什麼樣子。這還能不禁止嗎。說着。氣得氣喘吁吁的。登時就要到關子裡去叫警察。夢蘭攔住了他。問他鬧到官廳有什麼好看。現在像這一類事。在你覺着奇怪。在別人又算得了什麼希奇。少遊長吁了一口氣道。那末依着你就不管她了。兒女是我們養的。我就是這一副舊腦筋。我不許她們摩登。她們就不能摩登。他們不要面孔。我這面孔還要。不能爲了幾個死不要臉的女兒。連我祖宗三代的臉都丟盡了。夢蘭道。那末依着你呢。是不是還要照着從前似的。把一羣五六個兒女全逼跑了。少遊大怒道。從前是我逼跑的嗎。我

天天不在家。把兒女交給你管。你管教出這種兒女。還敢抱怨別人。夢蘭變色道。越說越奇怪了。你憑良心說一句話。這一羣兒女。是在家裡管教壞的。還是到學堂裏學壞的。你自己從前也說過。這完全怪社會的不好。人心太壞。再說這幾個兒女生性也和人家一樣。天生的就不要臉。這話是不是你說的。怎麼又怪起我來了呢。少遊蹀脚道。你做母親的不盡責任。當然怪你。夢蘭聽着不服。又和他爭論幾句。於是越說越僵。兩下裡就吵起來了。吵架還有什麼好話。結果夢蘭弄得眼淚汪汪的。少遊越說氣越盛。一堵氣。真跑到關子裏去叫巡警。說有一個無名男子。闖到他家。強姦他第三個女兒。巡官一聽。情節很重大。趕緊自己出馬。另外還帶兩個巡警。一個手拿指揮棒。一個腰跨手槍。三個人跟着他走。跟到他家。四個人一路闖進去。闖到乃珠臥房門口。少遊就把手一指道。就在這屋裡。你們把他抓出來問。話猶未了。乃珠和那身着西服的男子不慌不忙的走出來了。態度很自然。兩人全望着巡官點頭。乃珠使問你們三位到此有何公幹。是查戶口。還是催房租。巡官正色道。您貴姓。您和這位龍先生不是一家人。乃敏道。我姓龍。叫龍乃敏。說着。又往少遊身上一指道。他是我父親。我是第三個女兒。巡官點頭道。原來您就是三小姐。都末這一位呢。她姓什麼。那個穿西服的男子見問。便陪着笑臉說道。我姓張。叫張國良。名號一致。美國留學生。今年剛回國。和這位龍乃敏女士。我們是師生關係。當我沒出國以前。在初中就教過她。此次我從外國回來。在娛樂場中碰見了她。於是我們就交朋友。由朋友進一步已經定婚了。巡官見說。便問乃敏這話對不對。乃敏道。一點兒也不錯。我們在前幾年就認識。現在已然定婚

了。巡官皺眉道。那末龍先生剛才到閣子裡所報告的怎麼不對呢。說時。臉朝着少遊。少遊冷笑道。我就不聽他們這一套。我在根本上就不認識他。他進門沒通知我。我就認爲他不懷好意。況且乃敏一個未出閣的閨女。他怎麼在乃敏臥房裏過了一夜。張國良冷笑道。龍老先生。您這話未免太磨化了吧。乃敏是您令媛。我到府上是找令媛來的。並不找您老先生。這還用得着通知您嗎。至於昨天晚上過夜的事。有兩個令郎和您第四個令媛。可以做證人的。我們幾個人是不是談天談了一夜。問他們就知道了。這怎麼會不懷好意呢。少遊大怒道。不管你懷好意不懷好意。這是我的家。乃敏是我的女兒。我有我的家規。不是開暗娼的。你闖到我的家胡來亂來。我就可以將你扭送官廳。叫區裡辦你。張國良哈哈大笑道。老先生威風到真不小呢。扭送區裏。官廳也不能把沒犯罪的人怎樣。你虛捏事實。毀壞人的名譽到是真的。打官司打到法院。你也不見得有便宜吧。說着。又哈哈冷笑了幾聲。這幾句話。少遊如何聽得進去。剛聽了一半。就氣得如從腦袋瓜上往外冒火似的。等他說完。一聲不言語。伸手就要抓領襟。要把他扭到區裡去打官司。巡官趕緊把他攔住。笑道。老先生。您是文明人。再說也是體面人。咱們有理慢慢的說。別動手。反正這位張先生他也跑不了。跑了。您就向我要人。不過還一件事。我認爲最好不打官司。爲什麼呢。因爲這位張先生跟您小姐已經訂婚了。平常普通朋友。還與許誰上誰家找講。他們是末婚夫婦。關係當然比普通朋友更深些。再說現在這種時代。您要攔着不許他們來往。慢說在事實做不到。有情理上也說不下去。充其量。請這一回先下個警告。下回再不許他來。反正這一回您告他可辦不到。還有一節。

現在兒女婚姻。做父母如何管得了。他們已經訂婚了。您反對也沒用。就算打官司打到法院。您一個體面人。弄得一場沒結果。犯得上嗎。少遊怔了怔道。怎麼會一場沒結果呢。兒女是我養的。我反對婚姻。他們這婚姻不能成立。巡官道。老先生。現在什麼年頭兒。兒女大了。您反對。這婚姻就會取消了嗎。就算取消了吧。您現時告他告的是什麼。結果還不辦給報紙上造一段材料完事嗎。少遊暗想。他這句話都挺有道理。我告他無故闖入人家。他有故。而且有婚姻的關係。理由很正常。我告他強姦女兒。乃敢先和他串通在一起。這句話在根本上先不能成立。結果他吃了什麼虧。有什麼用呢。如此想着。就怔了一怔。問依着巡官怎樣。是不是白白的就放走他。巡官道。我不過給他們排解。貢獻一點意見。您知識很高。要一定要打官司。那末我們當警察的也攔不住。說着。就挺着身子等着。少遊弄得下不了台。只好躁脚道。我冲你的面子饒了他吧。下回要敢再來。我就打斷他的狗腿。張國良大笑道。好吧。從此斷絕關係。誰也不認這一門親。你要敢走到我家。安知我就不打斷你的狗腿。說着。挺着胸脯。揚長而去。少遊咬着牙把眼睛釘着他。却也無奈他何。巡官笑道。老先生。您想開了把。您這們大的年歲。跟他們青年人一般見識還有個完。說着。又勸了乃敏一番。勸他往後要謹慎些。老先生這們大的氣。往後別把男朋友再往家裏帶了。乃敏聽了。點頭微笑。巡官又勸了少遊幾句。就帶着巡警走了。他走後。少遊心裡就好像火燒似的。腦袋一陣一陣發暈。十分不好過。站了一會。覺得有些支持不住了。他也懶得告訴夢蘭。一個人就跑到床上躺着。躺了一會。覺着心口上結了一塊熱烘烘的。上不來。下不去。堵得很難過。

到了難過萬分的時候。才望着夢蘭招手。叫她坐在床邊上。有聲無力的說道。我這條命送在兒女身上了。我從小身子就不很結實。到了中年以後。好像生成注定該當牛馬似的。從來就很少得病。到了最近。家產都耗費光了。精神也快消磨盡了。雖然天天的勞心費力。因為兒女債還沒有還清。從來就沒得過病。偶然有個頭疼腦熱。也從來沒有這樣難過。今天這病狀太奇怪了。心口上結一塊東西。硬崩崩的。熱烘烘的。上不來。下不去。堵得我非常難過。渾身上下沒氣力。腦袋發暈。好像要吐血。這口血吐出來。死活就保不住了。大概我該的兒女債快要還清了。夢蘭含淚道。你這是剛才發一口氣。心裡想開些就好了。本來做父母的只能盡做父母的責任。教導他們不聽。咱們的責任就算盡完了。你何必空這們大的氣呢。少遊擺手道。我平常何嘗不這們想呢。人生就是爲兒女做牛馬來的。一羣兒女。從小君到大。天天用心血來培養他們。培養到大學畢業。責任總算盡到了。還管他們幹什麼。無奈兒女和我有天性的關係。從小看到大很不容易。看到他們要墜落下去。自然而然的要用手去拉。誰想到會落得這們一個結果呢。我這病是心痛。我自己知道。我把仙丹吃下去也好不了。我這輩子算完了。近兩年來。我常常感覺到做人沒意思。要不因爲你。我早就自殺了。現在是得了病。得一種不可救的病。害到是天然的。不是服毒。也不是自殺。我願意死。我很願意死了。早早的離開了苦海。不看這一羣東西丟我的臉。還不好嗎。不過……。夢蘭……。我捨不得……。你。夢夢。你……。少遊說到這一句。咽喉哽住不能成聲。臉上氣色也變得又青又白。夢蘭嚇壞了。拉着他的手哭道。你……。怎麼驟然間不會

說話。你……怎麼驟然間變成這樣兒。剛說了這兩句。忽然怪叫了一聲。嘆。張媽快來。張媽快來。張媽是她用了多年的老媽子。看見老爺和三小姐生氣。老爺一堵氣睡了。她就預料到會氣出病來。就在廂房裏變着法天解勸三小姐。勸了半天。乃敘連理都不理她。正急得沒辦法。聽見上房裡怪叫了兩聲。趕緊就跑。跑進去一看。老爺直挺挺的躺着不動。兩眼發直。臉發青。嘴唇發白。太太目瞪口呆。不會說話。她嚇昏了。趕緊問太太這是怎麼回事。夢蘭只多少有點知覺。連眼皮都抬不起來。那會告訴她。她怔了一怔。跑出去胡叫亂叫。先叫大老爺。叫兩聲沒人答應。她才感覺到自己嚇糊塗了。剛才巡警剛一走。兩個弟兄趕緊戴上帽子就溜了。這時候上什麼地方去找呢。三小姐闖的禍。就找三小姐吧。如是主意打定。三步班作兩步跑。跑到廂房裡找三小姐。跑進去一看。三小姐不在屋。再找四小姐。四小姐也不在屋。她急壞了。翻身跑出來。就站在院子裏喊李爺快來。李爺就一李玉。跟着少遊好幾年了。因為上了幾歲年紀。耳朵有點聾。張媽連叫了好幾聲。李玉才聽見了。飛步跑進來。問有什麼事。張媽把情形告訴她。李玉也吃了一驚。於是兩人慌慌張張的今往屋跑。跑進去一看。李玉就不住聲的喊太太。又喊老爺。喊了一陣。夢蘭心裏明白了。哇的一聲哭出來。這才把剛才一段情形說給他聽。吩咐趕緊請醫生。原來少遊對夢蘭說話的工夫。心口上已經就堵得說不出話來了。夢蘭拉着他的手剛說兩句話。就感覺到他的手冰涼。再過細一看。兩眼發直。臉上還發青。當下夢蘭已經就把骨節都嚇軟了。勉強掙扎着叫了兩聲張媽。接下去就迷迷糊糊的人事不知。眼面前站着兩個人都看不見。不過她這種狀況又是嚇的不

是氣的。幾分鐘過後。聽見耳朵旁邊有喊。有人叫。當下就緩緩醒過來了。登時緩緩醒過來以後就把經過的情形一說。李玉有經驗。就說太太請放心。老爺是一口氣閉過去了。灌一碗薑湯下去就救得過來。一邊說着。一邊就叫張媽看着老爺太太。他自己跑出去。沏了一碗薑湯。端進來。叫張媽也幫着。一邊灌。一邊叫。忙亂了十分鐘工夫。少遊氣色才轉過來了。臉也不像剛才那們發青。嘴唇也不像剛才那們發白。漸漸的喉嚨裡有了痰聲。於是也哼出來了。他哼了幾聲。張媽也放了寬心李玉還防備到第二次再昏過去。家裡現成的電話。他自己做主。就打電話到醫院裡請醫生。夜裏九點多鐘。醫生才帶着看護婦來了。察溫度。聽脈搏。結果打了一針強心針。少遊神氣像會說話。張着嘴又說不出來。夢蘭坐床邊上拉着他。嚇得什麼似的。含悲帶淚的問他。現在心裡明白不明白。少遊點了點頭。表示心裡已經明白。夢蘭又問。你心裡明白怎麼不說話呢。少遊又搖搖頭。夢蘭便哭着問醫生。問這病到底要緊不要緊。他怎麼還不會說話呢。醫生道。這是一口氣還堵在心口上下不去。氣力的關係。腦筋已經清楚了。慢慢的緩。再吃點藥就緩得過來。說完。開一張藥單子就走了。李玉比他兒子還忠心得多。醫生走後。他趕緊就雇來回車到醫院去取藥。取藥回來。已經十一點多鐘了。連夜把藥灌下去。到了夜裡一點鐘光景。少遊就擰扎着能說話了。頭一句就問現在什麼時候。夢蘭道。夜裏一點鐘了。少遊又問道。小品小鼎她們呢。夢蘭怕他難過。不敢把實話告訴他。就含糊混清的說睡了。少遊歎一口氣道。我想他們到這時候一定躲開。還住在家裡幹什麼。一定還要看着我死嗎。夢蘭見說。便含着眼淚不說話。少遊緩了一口氣。又接下去說道。

其實你們救醒了我，是害了我了。我自從有了兒女，直到現在，總覺着該人一筆債沒還清似的。除去睡覺，閉着眼睛清閑一會。一睜開眼睛，就是痛苦。到了最近，連半點生趣都沒有了。我還做什麼人。做人還有什麼意味。說着，一連又歎了幾口氣。夢蘭勸他也沒法子勸他。自己心裏也挺不好過的。就坐在床邊上，陪着他流眼淚。李玉哭喪着臉勸道：老爺太太，全把心思放寬些吧。年輕人，心裡本來就沒主意。又赶上現在這年頭兒，誰家都是一樣。那末別人怎麼不生氣呢。這年頭兒，各人就管各人。反正您做父母的，把心盡到就行了。有什麼可氣的呢。李玉這幾句話，夢蘭聽得進去，便擦了擦眼淚，附和着說道：李玉說的話挺對亮。兒孫自有兒孫福。莫爲兒孫做馬牛。你爲兒女做了半輩子馬牛，也做夠了。把他們全供給到大學畢業。還要怎麼樣。臨完再把一命送在他們手裡。未免太冤枉呢。少遊擺手道：你們說這話，我何嘗不明白呢。我心已經盡到了。責任已經盡到了。簡直就可以推開不管。由着他們去爲非作歹。就是男盜女娼，都和我相干。還生什麼氣。犯不上再把一條命送在他們手裡。不就是這們幾句嗎。唉。辦不到。人是活的，心也是活的。一家骨肉至親，天性相連。我怕生氣。我心裡自然會生氣。這有什麼法兒呢。天地間做父母的，最狠心就是把兒子送忤逆。但他送忤逆的意思，並不是狠心。還是盼樂兒子會好。我有一口氣活着在。難道就沒有這種思想嗎。說着，又把拳頭在胸口上一捶的。神氣像心裡很難過。夢蘭怕又勾起他的氣，趕緊不敢說話。叫他閉閉眼睛養養神。少遊問幾點鐘了。李玉道：剛五點多鐘。天還沒亮呢。您養一養神。別想。別生氣了。少遊點頭道：好吧。你們都睡吧。明早晨起來，我還沒說不定會說話。

不會說話。要緊往學堂裏打電話。替我請長假也行。請二十天病假也行。反正這書我教不了。請了孟周先生代幾天課。李玉不敢多說話。只好答應一聲。和老張媽慢慢的退了出去。這時。天還沒亮。一家人誰都不敢睡。最難過的就是夢蘭。一個人思前想後。再守着病人。心裡就好像刀絞一般。第二天七點鐘光景。少遊像睡醒一覺了。睜開眼睛就問現在幾點鐘。夢蘭含淚道。你盡打聽鐘點幹什麼。昨晚你不囑咐李玉打電話告假嗎。少遊歎一口氣道。告假不告假有什麼關係。反正這學堂是去不成功了。我打聽幾點鐘。和要和一個人見一面。有幾句話囑咐他。夢蘭驚道。你要和誰見面。你今天比昨晚上氣色好多了。怎麼又說這嚇人的話呢。少遊道。我嚇人幹什麼。我就因為不放心你。要把你託付給一個人。這人還說不定肯答應不肯答應呢。說時。心裏非常難過。一隻手接着胸口。有聲無力的說道。你不要駭怕。你叫李玉來。趁着這時候我心裡還明白。再就誤下去可就晚了。夢蘭哭泣道。你何苦這們嚇我呢。我心裡還不夠難過的嗎。再嚇就許中了風病。少遊道。你把心放定了吧。這是無可奈何的事。你心裡難過。我心裏又何嘗好過呢。叫李玉。快叫李玉。說時。神氣很着急。夢蘭嚇得發抖。趕緊替他叫張媽。叫張媽出去喊李玉。李玉剛往學堂裏打完電話。聽見老爺叫。飛步走了進來。垂着手在床邊上一站。說電話已經打通了。丁老爺馬上就來。老爺還有什麼事。少遊一隻手按着心口。掙扎着說道。我想和大小爺見一面。他這時候起來了沒有。你去請他進來。我有幾句話囑咐他。李玉怔了怔道。大小爺……說個半截。不在家三個字說不出口。支吾了半天。才說我去找找看。他許一清早出去了。少遊變色道。他不在家嗎。咳

。這是天意。見不着面了。二少爺呢。李玉道。二少爺好像也不在家。少遊淚汪汪的道。三小姐四小姐呢。她們有一個人在家沒有。李玉沉了沉道。我出去找找。或許找着了。少遊聽了。便長歎了一口氣道。找。上什麼地方去找呢。現在就找着了老爺吧。他是我的好朋友。我就託付給他。李玉驚道。您今天氣色好多了。有什麼可託付的。少遊咬着牙往心口上一指道。李玉。你知道我從昨晚直到現在。心裡什麼光景嗎。裡頭就好像放一盆火似的。燒得三番五次的往上翻。我咬着牙強忍下去。我爲什麼忍。我怕的是這是一盆熱血。等吐出來就一定支持不住了。到那時候。想說話都不會說了。李玉怔了怔道。您要感覺到有一種痛苦。應當請大夫看呀。怎麼悶在心口裡不說呢。李玉一邊說着。一邊就忙着要打電話。少遊把手一擺道。李玉。不用。我這種痛苦。不是吃葯就得好的。白花錢。何苦呢。李玉聽了。只好站了一站。問太太您有什麼主意吧。夢蘭早就嚇得糊裏糊塗的。連話都不會說。還有什麼主意。只直瞪着眼睛望着他。少遊又接下去說道。李玉。我告訴你吧。我自己的病。難道我自己會不知道。我這病是心病。就把神仙請來都治不好了。我後悔。我傷心。我爲什麼要養這些兒女。我最不放心的有兩個人。一個是你太太。一個就是三少爺。李玉皺眉道。老爺。您爲兒女還犯得上捨命嗎。三位少爺。學問全都不壞。三少爺又比他們兩個哥哥全都好些。您不指望別人。可以指望這位三少爺呀。那至於這樣傷心呢。少遊歎一口氣道。李玉。你懂得什麼。三少爺雖然比兩個哥哥聰明。這年頭兒。聰明人墮落得更快。不用說別的。就說去年要上天津念書吧。所有弟兄姊妹一家人全在北京。他一個人偏要上天津。天津學費貴

。再加上宿費膳費。給我增加一種負擔。他全不管。說去就非去不可。我攔都攔不住。太太不許他去。他說。他和他弟兄姊妹們聯合不上。和這家庭也相處不下來。他把這種話都說出來了。還有什麼盼望嗎。再說他哥哥這樣子。他最近又兩個多月沒來信了。我什麼心都冷了。還盼望什麼。不過他年紀輕。你太太又這們大歲數。家裏又……少遊剛說到這一句。把一隻手按着心口。神氣像心裏翻滾得難受。想再接下去說。說不下去了。徒的把牙一咬。嚙嚙了一聲。從嘴裡噴出一大口鮮血。顏色是紫的。霎時臉上就白了許多。夢蘭嚇壞了。嚇得渾身發抖。李玉有主意。趕緊跑出去打電話請醫生。他跑出去的工夫。少遊一連又吐了三口。恰好丁孟周正當這時候趕來了。原來丁孟周和少遊最要好。他對少遊無話不談。少遊也無話不告訴他。他在學校教務處担任的有職務。常住在學校裡。早晨的比誰都起得早些。聽見李玉打電話。說少遊病了。要請長假。他就大吃一驚。因此才雇快車飛趕了來。進門正赶上李玉往醫院裡打電話請醫生。他更嚇壞了。連問李玉都顧不得問。飛步就往上房跑。跑進去一看。正赶上少遊又連吐了兩口。滿嘴渾身全是血。連褥子都弄得血淋淋的。夢蘭坐在床邊上。衣襟上紅了一大片。身子却挺着不動。兩眼發直。神氣像嚇糊塗了。當下少遊見了這情形。忙不迭的就往床前一撲。連聲問少遊你怎麼回事。怎麼一下子會成這樣子了。少遊本來閉着眼睛。剛一聽見他的語聲。趕緊就把眼睛睜開。看了他幾眼。神氣上像接受到多少安慰似的。望着他微微的點了點頭。要說話沒氣力說。孟周坐在床邊上摟住了他。告訴他不要忙。你先緩一口氣。吐幾口血算不了什麼。慢慢的就會好的。不要着急。你先閉上眼睛養養

神。少遊聽了。像理會得。閉了閉眼睛。血就止住了。孟周又怕嚇壞了夢蘭。叫老張媽把太太攙到別間屋子躺下。吐幾口血算不了什麼。已經離了經的血。吐出來到不會轉別的病。張媽也從旁勸了幾句。夢蘭本來就支持不住了。心裡又糊裏糊塗的。聽憑她攙。慢慢的就攙到套間裏躺下了。李玉打完電話進來。很恐慌的在旁邊一站。孟周便把他拉到屋門口問他。問你們老爺怎麼驟然間會變成這樣。李玉道。昨天給三小姐氣的呀。說着。便把乃珠單獨先走。隨便乃敏怎麼把男朋友帶到家裡過夜。怎麼喊巡警沒打成官司。從頭至尾。詳細細說了一遍。孟周點頭道。那末現在大老爺二少爺呢。李玉低聲道。昨天晚上全走了。現在還瞞着老爺呢。孟周咬牙道。這種兒女多養幾個吧。有八十條命也要送光了。說着又問請醫生請得怎樣。李玉道。來是馬上就來。不過也沒有多少希望了。孟周驚道。怎麼。吐幾口血很平常呀。李玉垂手道。話不是這樣說。老爺這場病。並不是驟然間得的。是日積月累攢下來的。病根扎得很深。而且來勢又來得很猛。接下去要再吐幾口。有救嗎。孟周怔了怔道。這個到說不定。等醫生來。打兩針就止住了。再說他這病是氣的。我勸勸他就許想得開。李玉聽了。沒話可說。就同着他往屋裏走。走進去一看。少遊像比剛才清醒了許多。眼睛睜着自己會用手慢慢擦嘴。孟周走到他跟前。叫了他一聲。叫了他一聲他也會點點頭。孟周便放低了聲音問他。問現在覺着怎樣。少遊道。好多了。說時。有聲無力。聲音非常之低。孟周便往床上一坐道。你現在最好不要說話。也不要胡思亂想。把心思放寬些。聽我告訴你。兒女好壞。根生於心。再加上現在社會人心如此之壞。青年人都容易墮落。人家罵社會。罵人心。決不

笑話你。你義務和責任都已經盡到了。你氣什麼。說完。又問我這話對不對。少遊點頭道。對。說着。神氣像要再說下去。很吃力。說不出來。孟周把肩攔住道。你不要說話。就用耳朵聽。人生於世。就各行其心之所安。做父母的。誰不希望兒女一個一個全好呢。你從小把他們看得大。一個一個全供給到大學畢業。並沒有對不住他們的。再說你家教又很嚴。時時刻刻開導給他們聽。他們不聽。你還有什麼法子呢。其實有過不在你。你氣什麼。少遊掙扎着說道。孟周兄。你是……說着。緩了一口氣。才接下去說道。你是沒有設身處地替我想一想。別的事。我都想得開。惟有兒女我想不開。兒女是我的親骨血。休戚相關。痛癢相連。從小把他們看到大。費了多少心氣。他們一個一個像倒戈似的把槍口對着我。恨不得把我打死才痛快。孟周兄。天地間有比這事再傷心的嗎。少遊本來掙扎着說話。說了幾句。很起勁。孟周連攔都攔不住他。他接下去又歎了一口氣道。孟周兄。現在已往的事不提了。提起來只有痛心。把心疼壞了也沒人知道。我現在心也死了。兒女債也還清了。我不死。這筆債只有一天一天的加重。決不會減輕。我一死。這筆債才算勾了。不過我爲我自己打算。固然很願意死。死比活痛快得多。還有我內人呢。拋下她怎麼辦。有我活着。隨時有債。隨時就可以還清。我一死。這兒女債可就推在她身上了。她那來的錢供給少爺小姐們花。結果少爺小姐就許蠱她出去。就竄不羈。往後她依靠誰。弄到收場結果。她不是還不如我嗎。因此從昨晚到今天。我心裡就難過。腦筋裡就把這件事轉了幾十轉。自己想不到辦法。又不敢告訴我內人。剛才我想到無可奈何了。只有一條活路。希望乃寬。乃寬你老哥是知道的。他

比他兩個哥哥聰明。舉動一切也比較得端重的多。衣裳穿得樸素。只有思想太新。不過這是前一年的情形。自從去年到大津念書。態度就有點變了。去年年假沒回來。今年暑假又沒回來。不向家裡要錢。半年多就沒寫過信。小品小照尚且如此。何況書信嗎。不過人到了沒辦法的時候。多少總有點希望心。他明年在大學就畢業了。就希望老天爺可憐我。替我留一個命根子。乃寬她要肯活活母親呢。不就好了嗎。所以你老哥今天來得很好。你要來晚一步。就許我來不及交代。現在就把這件事託付你老哥。請你寫一封信。馬上就寫。寫給誰。就寫給乃寬。告訴他現在一家父母子女全都分散了。我再一死。就剩下她母親。問他有個隱心沒有。簡直就告訴他。現在他母親一條命新懸在他手裏。他管。就活得了。不管。過兩天就見不着了。問他要不要這老母親。……說着。氣喘吁吁的。有些上氣不接下氣。孟周本來就攔着他。不讓他再多說話。後來見他越說越可憐。把眼睛都聽直了。聽得要攔都忘了。驟然間聽他語聲都接不上氣了。大吃一驚。忙叫一聲少遊。你怎麼變成這樣子。你聽我告訴你。你放心。乃寬和他兩個哥哥不能比。我寫信。我馬上就寫。嫂夫人的事。我負完全責任。還有那兩位世侄。包在我身上。管保有法子感化得過來。話還沒說完。少遊嘔了一聲。吐一大口血。緊接着又嘔一聲。又吐一大口。這兩口血吐出來。臉上氣色就變了。先頭發白。這時候發青。嘴唇又有些發紫。孟周嚇壞了。陡的撲過去問他。這時候覺着怎樣。怎麼這兩口吐得格外多。……如是一連問了兩句。少遊像已經失了知覺了。瞪着眼睛看不見。嘴裏的血。像黃河決口似的。嘩嘩往外流。先頭嘔一聲才吐一口。這時候連嘔都沒氣力。

嘴張開。順着嘴邊上往外流。流個不止。孟周怔了一怔。知道沒希望了。拉了李玉一把。顫聲問這怎麼辦。老孫命在頃刻。看神氣至多只能延長十分鐘。你說叫太太不叫。李玉合淚道。叫她也沒用。她本來就傷心得夠瞧的了。再把她請來。是不死活活一要她一條命。孟周點頭道。我也這們主張。還是不叫她吧。說着。又放低了聲音。現在請醫生也來不及了。請醫生。無非盡盡人情。就把神醫請來都沒用了。還有什麼法子。現在只有商量量辦理。還有一件事很要緊。趕緊通知三少爺。先頭打算寫快信通知他。現在時間趕不上了。除非往天津打電話。不知道他是不是住在學校裡。住校都說不定找得着他找不着他。李玉低聲道。電話總要打一個吧。電話打得通。就不用寫信。打不通。趕緊寫信。因為三少爺回來不回來和太太大有關係。外要再像大少爺二少爺那樣子。我們太太可就沒有活路了。孟周點頭道。這話對。你會打長途電話不會。李玉道。我會。不過現時老爺成了這樣子了。咱們兩個人誰走得開。事情全堆在這兒了。不辦怎麼行。孟周歎一口氣道。誰說不是呢。可見養兒女管什麼用。人家生兒養女。本為養老送終。到這時候連個親人都沒有。難怪你們老爺生氣。這真值得傷心呢。李玉怔了怔道。那末現在只有等喘氣再說吧。事情雖然全堆着。走不開有什麼法子。再說着急也不在幾分鐘。就算馬上打電話。三少爺趕回家也來不及呀。孟周點頭道。這話對。兩人說着話。眼睛却不住的釘着少爺。少爺到這時候滿臉熱氣都快流盡了。眼睛像死了。臉白得可怕。喘一張一張口。有出去喘氣。沒有喘來的氣。孟周暗暗蹙眉。李玉只有合着眼淚問道可怎麼好。兩人全把眼睛釘着他。又過了幾分鐘。氣息一陣一陣低微。陡的一

口痰往上一賭。只聽得嘎的一聲。臉由白轉青。身子慢慢的翻轉。兩腿一登。眼邊上落下兩行臨別的眼淚。就此脫離牛馬生活。把兒女債一筆勾銷。去到西方樂土去了。孟周坐在床邊上還拉着他的手。一看一口氣已經嘔下去。忍不住叫了一聲好友。你去了嗎。你真拋下一羣兒女去了嗎。一連問了兩聲。便撲在死尸上放聲痛哭。他哭得傷心。李玉哭得更傷心。剛哭了一陣。猛聽得張媽站得屋門口嚷。李爺快來。我攔不住太太。您快來吧。話還沒說完。夢蘭披頭散髮。好像女瘋子似的闖了進來。進屋就望着死尸哈哈大笑。臉白得像一張紙。兩隻眼睛瞪得又圓又直。張媽追在後頭拉着她。拉不住。李玉和孟周都嚇得不取哭了。兩人翻回頭都攔着夢蘭。說也奇怪。他們兩個男的。夢蘭一個女的。平常連縛雞之力都沒有。這時候却好像有萬夫不當之勇似的。張媽在後頭拉不住她。李玉和孟周在前頭也攔不住她。她望着床上苦笑了一陣。陡的把李玉孟周一邊一個一推。撲到床前。放聲大哭。哭的工夫。把兩個拳頭在床上一捶。捶完。又捶胸口。神氣又像有知覺。傷心到了極点了。陡的哭聲一停。又拍着手放聲大笑。不過笑出來的聲音沒有轉聲。像嘍叭似的。孟周知道她急瘋了。忙問李玉這怎麼辦。現在一件事還沒辦起。太太又瘋了。說着。眼淚汪汪的。連連躁腳。說兒女害人哪。小品小鼎你們知道不知道。你父親給你們氣死了。你母給你們氣瘋了。他嚷着哭着。李玉有主意。忙不迭的往外就跑。跑出去喊來兩個巡警。相幫着把夢蘭拉開。登時就雇一輛汽車送到醫院。夢蘭由巡警陪着去。死尸另外找一個人看着。這才忙着往天津打電話。往學堂幾個開同事家裡打電話。北京電話到不容易打。天津電話到容易打。一打就通。天津電話是

李玉打的。打到天津學堂。一直就請乃寬說話。在李玉還以為這不過盡盡人事而已。大少爺二少爺近在北京。尙且還這樣子。三少爺已半年多不寫信了。打電話管什麼。準不接。正想着。電話裡噙啣響了一聲。分明有人把耳機拿起來。分明有人對着耳機說話。而且說話的語聲。不是別人。分明是乃寬。這一來。已經就出乎他意料之外了。乃寬在電話裡問他是誰。他答應我是北京李玉。您是二少爺嗎。乃寬匆忙的答應聲是。緊跟着就問李玉。是不是家裡出了什麼事。李玉道。三少爺。了不得了。老爺吐血。……乃寬趕緊就照說一句吐血。吐血吐得怎樣了。李玉道。吐得很利害。想不到。真想不到。昨天夜裡才吐了三兩口。今天早晨七點二十分就過去了。剛說到這一句。乃寬就怪叫了一聲。真的嗎。噯呀。這怎麼辦。大少爺二少爺呢。都在跟前嗎。現在誰看着太太。說時。像渾身發抖。說話聲音顫動得利害。李玉含淚道。三少爺。這回家裡可鬧得真糟了。大少爺二少爺全不在家。還說不定回來不回來。就算回來。他們也不管。太太連嚇帶急已經瘋了。送到醫院裡去了。現在就一個丁孟周丁老爺。還有一個我。我們兩人全沒主意。您快回來吧。還有多少話。在電話裏不能說呢。乃寬一聽。很傷心的答應好。噹的就打電話掛上了。這工夫約莫七點半鐘。在天津七點四十分有一趟車開到北京。李玉預料他這趟一定趕不上。還說不定他肯回來不肯回來。回來至早也要十二點多鐘。打完電話。就把這件事沒放在心上。就帮着孟周料理後事。孟周打了幾個電話打不通。就雇一輛汽車到處奔走。第一步。先找學校當局預支三個月薪水。拿自己的薪水作抵。這一筆款子辦到手。差不多八百多塊。錢已經有了。這才開始採辦衣衾棺槨。整

跑了兩個鐘頭。九點半鐘趕到家。才打發李玉出去請陰陽生。搭棚。印報喪條。三個鐘頭以內。事情就辦得有個眉目。入殮的時間。本就全憑陰陽生一句話。因為乃寬不一定會回來。衣棺一切已經又奔走好了。所以就定在正午十二點鐘。事情剛佈置好。孟周從外頭趕回來。就把李王安置在家裏看着死尸。自己又坐着汽車趕到醫院去看龍太太。等看完龍太太回來。一看手表。十一鐘差二十分了。小品小鼎沒消息。芳珠三姊妹也始終沒回來。孟周是沒有兒女的。平常很羨慕人家有兒女。到這時候一看。也忍不住替少遊落淚。心想要兒女幹什麼。有兒女的人。落到這樣一個結果。還不如沒有兒女到省心呢。如此想着。他對着李玉歎氣。李玉也望着他歎氣。兩人雖沒說話。替少遊可轉全是一樣的。如是對怔了幾分鐘。街門驟然間咚的一響。髻髻有人飛步跑了進來。再一聽。有人喊李玉。一邊跑。一邊還放音痛哭。李玉耳朵尖。一聽就嚷三少爺回來了。站起來隔着窗戶一看。果然。正要迎出去。乃寬已經飛步跑了進來。進屋定着眼睛一看。就猛撲到床前。捶胸頓足的哭。整哭了一個鐘頭。把聲音都哭啞了。還抱着死尸不住的叫爸爸。爸爸你可憐。你死得苦。一邊數落着。一邊還把臉挨着少遊的臉哭個不休。孟周怕他傷心太過了。和李玉相幫着把他拉開。他才擦乾了眼淚問媽呢。我媽真瘋了嗎。孟周道。我十點多鐘到醫院去看過一回。比在家時候比較得好一點。現在你在一回來。大概就不要緊了。乃寬躁腳道。想不到。真想不到。我病了半年多會沒病死。爸爸素常精神很好。一晚上工夫。會吐血死了。這個誰想得到呢。說着。跪在地下給孟周磕了一個頭。站起來就問我兩個哥哥和幾個姊妹都躲出去了嗎。孟周含淚道。你問李玉。叫

李玉告訴你。乃寬點點頭。便問李玉。老爺這病到底怎麼起的。李玉道。您不問。我也不敢說。您既然問我。我也不能瞞您。老爺這場病。病根子可扎得太深了。說着。便把二位老爺和三位小姐全搬家說起。一直說道孟周把他們找回來。乃堃二次又走。乃堃把朋友帶回來。把這叫巡警的詳細情形完全說了一遍。乃寬哭道。這們不孝。我到知道。萬沒想到他們會忤逆到了這一步程度。說着。眼淚汪汪的痛心到了極點。孟周道。不要埋怨別人了吧。這件事。你多少也要担一點錯。家裏情形。你并不是不知道。你怎麼一雙父母交給這一羣東西去照管呢。乃寬躁腳道。丁老伯不知道我一番苦心呀。我就因為看見。酒醉不住了。現在我父親還會榨錢。還受不了他們什麼氣。等過幾年他老人家老了。誰還管着他老人家。因此我才發奮求學希望自己有能力。等我將來担任責任。把一雙父母接出來歸我奉養。誰想到我父親……說到這裡。眼睛望着床上的死尸。咽喉便咽住不能成音。孟周向他勸慰道。你現在也不要過於傷心了。人死不可復生。你再哭幾場也沒用處。現在咱們辦正事要緊。便把自己早晨出去奔走。把衣箱一切都辦得畧有頭緒的話。從頭說了一遍。乃寬感激不過又爬在地下磕了幾個頭。慌得孟周趕緊把他拉起。乃寬把眼淚擦乾。才問我媽現在住什麼醫院。孟周告訴他。今早晨誰都沒主意。就近送到三立醫院。乃寬點點頭。又問入殮什麼時候。孟周告訴他晚上七八點鐘。他站着怔了一怔。便說我趁這工夫先到三立醫院去。孟周很贊成。就雇一輛汽車叫李玉陪着他去。兩人到了醫院。龍太太剛打了麻心針。已經睡着了。看護婦把他們帶到病房裡。乃寬看見他母親可憐。然哭不敢哭。打發李玉回去。自己就坐在床邊上等着。

等了一會。看見龍太太略一翻身。他就悄悄的叫一句媽。又拉着龍太太的手。問媽現時覺着怎樣。龍太太尤自聽不見。一翻身。呼呼的又睡得挺香。乃寬又把眼睛釘着。不敢驚動。如是守到快到六點鐘了。龍太太這像失了知覺似的。一直不醒。乃寬算了算。七八點鐘就要入殮了。不趕回去不行。趕回去又不放心。媽。正盤算着。龍太太陡的一翻身。臉朝外。眼睛睜開。看見他坐在跟前。便問乃寬你回來了。你想死我了。這是真的。還是作夢。我昨晚上做了一夢。很不好。現在你爸爸呢。是不是上學堂還沒回來。乃寬含着眼淚拉着她的手。媽。你想開些吧。做一輩子人。本就像做夢似的。所有一切。全假的。假的您當假的看。真的您也當假的看。您現時有病養病要緊。任什麼都不要想了。龍太太聽了。心裏像糊塗。又像明白。怔了半天。才唏噓唏噓的哭道。寬兒。你回來了。你真回來了。這們一說。我並不是做夢。現在我和你在這地方團圓。就可憐你爸。你爸爸他……始終沒緩過來吧。說着。淚如雨下。咽喉哽住不能成聲。乃寬也抱着她哭道。媽不要傷心。這是無可奈何的事。有什麼法子呢。我回來。就專爲辦大事來的。現在有了老伯幫着。一切都辦得很有頭緒。我所不放心的就一個您。媽您自己保重身體吧。以後您放心。我替您爭這口氣。我奉養您一輩子。只要有我這口氣活着。管保您天天快樂。決不叫您受半點委曲。您別哭行不行。說着。臉紅着臉。嘴裏勸龍太太別哭。他自己却把聲音都快哭噁了。龍太太見這情形。傷心固然傷心到了極點。心坎上却好像得到相當的安慰似的。如是相偎相抱了多一會。乃寬低頭一看手表。快七點鐘了。趕緊把手鬆開。含淚道。媽您等着吧。我趕回去還有一件事。等我這件

辦完。馬上就趕來陪着您。您心裡就想一個我。任什麼不要想。我去一會兒就來。說着。把眼淚擦乾了。把嘴對着龍太太額頭上。一連親了好幾口。又把看護婦叫進來。吩咐小心看着。很匆忙的就走了。到家剛過七點鐘。少遊七點半鐘入殮。他跪在地下悲悲切切的哭。哭得死去活來。等棺材釘好。靈位安好。他磕完了頭。又赶到醫院瞧龍太太。這時。龍太太神經早明白過來。叫他坐在床邊上。拉着他的手問長問短。乃寬就檢龍太太愛聽的說。說我現在只差三兩個月就大學畢業了。畢業和謀生完全是兩件事。在大學畢業的不見得就準有能力的謀生。有謀生能力的。不見得就在大學畢業過業。不過要按社會上的狀況來說。社會上很需要一個發奮有爲的青年大學畢業生。一個人果然把在大學過程中所有一切全預備好了。畢業以後。不怕沒飯吃。像我兩個哥哥。大姐二姐。那全不能算數。因爲他們是馬馬虎虎畢業的。在大學過程中。根本上就不上課。一天到晚。打球。看電影。交女朋友。這樣畢的業。還能有飯吃嗎。當然在淘汰之列。一天一天。就墮落下去了。龍太太聽了。覺着這話很對。便問他自己對於謀生怎樣又有把握。乃寬道。因爲我在去年就預備好了。大前年我剛進大學。還不怎麼恢心。到了前年一看。爸爸一天累到晚。累不了幾年了。接下去就專爲靠我兩個哥哥。再一看我兩個哥哥。就懂得衣裳穿得講究。頭髮擺得光光的。從學堂館的講義。不用說從來沒看過。連釘都懶得釘。一天到晚。不看電影。就是籃球網球什麼球。這還有什麼出息嗎。因此我很失望。很恢心。雖然在嘴裡沒說出口。心裡已經就預備轉學了。所以到了去年。就決定轉學到天津。一來我離開北京可以不受引誘。二來在天津可以專心念書。說也

奇怪。這一年工夫。比念十年八年書進步得快的多。可能發奮讀書。一年可以抵十年。到了現在。我還沒畢業。在天津已經有好幾個月份等着我。我相信這可以替我爸爸。可以減少我爸爸的負擔。誰想到今天趕回來。連見面都來不及呢。說着。掏出手巾。擤着臉嗚嗚的哭。哭得非常傷心。龍太太滿心的不好過。到這時候反到翻過去勸他。告訴他不要哭了。再哭也沒用。你爸爸和你一樣。先頭還不怎麼快心。就覺着一副担子壓在身上不好受。到了最近這兩年。他快心了。以為兒女全是討債主。在兒女身上沒有可希望的。你在北京念書。他沒放在心。你轉學轉到天津。他始終沒往心裏去。平常和我談話。從來就沒提起你。他要早知道你有這個好心眼。這們大志願。他還不至於死呢。唉。現在亂說什麼。我現在就當作當初沒養這一羣兒女。就養你一個人就行了。做父母只對待你們。當初還不是一樣看待。誰想到他們會變成這樣兒呢。乃寬含淚道。媽放心。他們早晚總有覺悟的日子。一個人的心不是鐵打的。父母恩。在腦筋裡多少總留一點印像。等到良心一挪正。包在他們身上。管保他們哭着喊着全要給媽賠罪來呢。龍太太點頭道。好吧。我就盼望着這們一天。無論他們不孝到什麼程度。作道到什麼樣子。我對一個總沒壞有心。他們心太狠了。太殘忍了。良心昧到這一步田地。還有覺悟的日子嗎。乃寬點頭道。有。敗子回頭金不換。這是一句俗語。可見敗子有回頭的日子。媽放心罷。決不會一去不回頭。您現時任什麼事全別想。就安心靜氣的養病。把身體保養得好好的。還要多享幾年福呢。龍太太聽了。點了點頭。這才打聽着在天津學着字讀。一個月到底抄多少錢。乃寬怕他母親着急。就以少報多。說現在生活不成個

題。等把爸爸這場白事辦完了。我先接票上天津。咱們人口簡單。在天津住幾個月。日子可以過得很敷餘。幾個月工夫。很容易混過去。混過這一個月。就在大學就畢業了。畢業以後。更不成問題。媽喜歡住天津。我就在天津找事。喜歡北京。我就在北京謀生。不敢說時態享福。真正的天倫之樂。總享受得到。就盼着能把身體保養得好好的。我報答慈的日子很長很長呢。……這一晚上工夫。乃寬就檢好聽的說。龍太太一肚子傷心。真給他說得鬆動下去了。從這天起。乃寬白天在家裡守靈。晚上就回到醫院裡陪着他母親。少遊這明白事。一切由孟周替他做主。再找幾個朋友相幫着。辦得很順利。停靈在家裏停兩個禮拜。十四天開弔。十五天出殯。二十天工夫。把一切都料理好了。龍太太本來住一個多星期就可以出院。乃寬不放心。一直就把她安頓在醫院裏。等到喪事料理清楚。給一幫忙的人都磕頭道過了謝。又把傢俱一切都變賣了。這才先到天津租屋一所不大不小的。租妥。把龍太太接到天津。龍太太在天津已經就住了一星期了。這天忽然接到一封信。由孟周轉來的。打開一看。筆跡像乃真。當下乃寬覺着詫異。龍太太也覺着詫異。過細一看。果然是乃真寫的。信寫得懇切。前後約分開三段。頭一段。先說自己誤解自由。身敗名裂。對不起雙親。對不住自己。自己述自己的罪狀。自己把自己先臭罵一大頓。第二段。說現在病完全好了。心裡也完全覺悟過來了。想起從前種種。痛心疾首。後悔到了萬分。本應當尋死。因為親恩未報。留這一口氣預備報恩。第三段。敘到由瘋人院回家。看見父母姊妹兄弟一概沒有了。大吃一驚。跑去找了孟周。才知道父親已經去世了。所有兄弟姊妹都跑得沒踪影了。現在只有

一個乃寬。把母親接到天津奉養。三弟在大學還沒畢業。他尙且有一番孝心。我在大學已經畢業了。要肯從正路上走。不見得就找不着一碗飯吃。因此現在決定抱獨身主義。在社會上大小謀個位置。幫着三弟奉養母親。又怕母親不保留。所以先寫這封長信報告一下子。……乃真這封信寫的非常之長。非常之詳細。龍太太看一遍。交給乃寬。乃寬從頭至尾看了一遍。就問媽有什麼意見沒有。大姐病已經好了。論理應當保留她。她信再寫得這樣懇切。更應當保留。龍太太道。我何嘗不想保留她呢。就怕她那性情改不了。從前她自己不會謀生。尙且把銀錢不當一回事。這回果然她自己會謀生了。掙來的錢。還不夠她自己花。要再分你的錢去幫助她。經濟上又起了恐慌了嗎。乃寬想了想道。這個我想不會。因為一個人就怕沒有覺悟心。大姐歷盡艱苦。既然澈底覺悟過來了。那能再像從前那樣浪漫。先把她接回來再說吧。龍太太給兒女弄怕了。聽他這話。未置可否。乃寬當天就搭火車站奔北京。趕到孟周家裡。才知道乃真已經出院。就在丁家暫住。姐弟見面。抱頭痛哭。哭了一陣。乃寬就說那封信收到了。媽還不怎麼放心。怕大姐性情改不了。乃真哭道。我自己失了信用。這個怪不得媽。好在我從前交的朋友。壞的固然很多。好的不能說沒有。再說我在大學所打的底子。自己相信還能在社會上服務。現在我努力幹去。有能力。再把媽接到這裏。假如結果失敗了。我做還人還有什麼意思。自殺怕媽傷心。削髮爲尼。了此終身就完了。乃寬見她說得怪可憐的。知道她已經澈底覺悟了。便再三再四的勸她。不要灰心。能自立更好。如不能。慢慢的想法子。何至於投入空門當尼姑。乃真聽了。只點了點頭。乃寬又勸她到天津。她

不肯。再勸她先躲開。決對在不能自立以前。決不和龍太太見面。也沒臉和龍太太見面。乃寬見她表示得如此堅決。沒法子。只好託付孟昭照應她。自己趕到天津去了。到了天津。把這話對龍太太一說。龍太太當然不放心。乃寬也覺着怪不過意似的隔一天兩天。就寫一封信安慰乃真。還寄三十塊錢交給她零用。乃真信也不回。把羅欵原班退了回去。盡那幾大工夫。就到處奔走。前後託多少人謀事。一般人總告訴她不容易。還有拿着她尋開心的。告訴她現在女子只有兩條路。一條路是當女巡警。一條路是當女招待。乃真聽了。氣得什麼似的。一個禮拜過後。已經就恢心了。等她恢心到了極點的時候。最後掙扎。就在報上登一段廣告。說明自己是大學畢業生。因為努力的服果。光明之路走不通。現在只好走到灰色路上去。只要月間收入能奉養老母親。任何犧牲都不怕。那怕墮落到當女店員女招待。能奉養老母就行。這廣告她自己擬的。當天在報紙上一登。當天就有一個姓鄭的鄭女到鄭家來找她。鄭女士別號英蓮。在私立女子中學當總務主任。鄭英蓮自己是女子。素常對一般女子却很恢心。因為女先生們雖有在各機關服務的。有在教育界教書的。成績總好像不如女子。還有鬧出種種的笑話給人看輕的。因此這位鄭女士。對男子敢信任。對女子到不敢信任。她自己對教育很努力。時時刻刻的總感覺到缺少一個好帮手。這天看報看到乃真這段新聞。她覺着再希罕也沒有了。心想現時多數女子是依賴人的。奉養老母親。是男子的責任。她怎麼肯扛在肩頭上呢。難道她連個弟兄都沒有嗎。如此想着。對乃真就很表同情。學堂裡多少事都放下不幹。抽出工夫特意來拜訪乃真。當下兩人見面拉過了手。英蓮女士就把眼睛釘着。問龍小姐

是在報上登一啓廣告嗎。乃真答應是。因爲環境逼迫得沒法子。不能不謀出路。說着。兩人分賓主坐下。英蓮女士又問。龍小姐人過那一個大學。那一年畢業的。乃真歎一口氣道。說起來真慚愧。我在前年就畢業了。學校也很出名。就是模範大學。英蓮女士點點頭。笑道。龍小姐家裡有老母親。此外還有什麼人沒有。乃真見問。又歎一口氣道。人到很多。連弟兄姊妹全算上。一共八口人。不過現在四分五裂。舉着我老母親的除我以外。只有我一個小弟弟了。英蓮女士皺眉道。一家人。怎麼會四分五裂呢。龍小姐感弟兄幾位。乃真道。不算姊妹。弟兄就三位。老大。老二。在大學都已經畢業了。老三歲數小。今年才大學畢業。說着。英蓮女士把眼睛釘着她。說奇怪。您有三位好弟兄。怎麼還要重養老母親呢。乃真聽了。要說又說不出口。遲疑半天。才問鄭女士您找我有什麼用意。您能幫助我。我再告訴您。要像報館訪員似的。把我說的話記下來。拿去做材料。我家醜不可外揚。可就不能告訴您了。英蓮女士點了點頭。也遲疑了一會道。我找您。當然有用意。不過咱們要過細一談。我才可能發表。乃真道。您先發表也沒關係呀。您就說您是訪員的性質。還是有意幫我的忙。英蓮女士又想了一想道。當然幫你的忙。爽性我給您說一個大概吧。我在私立中學當總務主任。除去教務一方面我不能做主。其他用人行政完全由我主張。那我就是女子。關於總務方面不應當找幾個女子幫我的忙嗎。但我屢次試驗的結果。不但不能幫我的忙。甚至於連女三指導員現在還歸我兼任。一天到晚。忙得不知何云。很苦。再苦也沒有了。我這們一說。您還不明白嗎。乃真歡喜道。我明白。您對於女子不信任。是不是這們一句話。英蓮女士點頭道。

對呀。一來因爲現在外頭風氣太壞。二則人才也太缺乏了。再說人家大學畢業生。誰肯屈就咱們中學部的小差使。所以我看報才特意來拜訪您。乃真歡喜道。那就行了。您既是這一番好意。我把我的歷史和能力全告訴您。您再決定吧。說着。便從自己求學經過先說起。在中學時代很規矩。不懂得時髦。就懂得念書。所以中學底子打得很好。考模範大學才考得上。等到了大學裏。智識開了。同時又受了一班壞同學的傳染。今天女同學請看電影。明天又有同學請逛公園。他們男的女的全打扮得很時髦。把花幾塊錢很不當一回事。買一雙冰鞋花二三十塊。打算去游泳池。就買一套游泳衣。我就感覺到他們在物質上的享受比我強。精神上也比我痛快得多。因此我對他們就很羨慕。羨慕的結果。不免對女學們就談過幾次。於是我在入大學的第二個學期。就結交了一個男朋友。姓甘。臉子很白。衣穿也穿得講究。又有錢。又漂亮。我看見女同學穿一雙鞋好看。他就帶我到小鞋店定做一雙。我看見人家的衣裳料子好玩。他就照樣買一件衣料送我。諸如此類。在他花錢花得并不多。我感覺到他是真心愛我。從此就天天看電影。天天逛公園。不到兩個月。我們就發生了關係了。雖然如此。我對功課還沒敢十分放鬆。每天照舊上課等下課才想法子消遣。所以頭一年成績還不壞。到了第二年。我和姓甘的已經結交半年多了。寒假沒離過冰場。暑假總是逛西山。還在湯山洗過澡。在我以爲把終身託付給他。將來在大學畢業以後。先定婚。隨後再一同出洋。在他的身上希望很大。沒想到第二年的第一學期終了。就感覺到他對我很冷淡。不像從前似的。天天總離不開我。過細一打聽。才知道他別有所歡。和我同班另一個女同學姓潘的又勾搭上了。

。姓潘的本來有男朋友。而已且經定過婚。未婚夫姓周。比我高一年。在三年級上課。周先生學問好。家裡多少有幾個錢。他們兩人爲什麼拆夥呢。因爲周先生家鬧了一陣子土匪。家產給土匪完全搶光了。經濟上剛一發生恐慌。潘小姐就瞧不起他。幾天工夫就和仲脫離關係了。這細底給我打聽明白。一方面我覺着自己上當。恨姓甘的。一方面又覺得周先生和我一樣。所受的激刺也很夠瞧的。因此我在那時節。簡直四個星期沒上課。後來聽同學告訴我。在三年級有個姓周的對我表同情。我四個星期沒上課。他也四個星期沒上課。……英蓮女士聽到這裡。插嘴道。您和這位姓周的認識嗎。乃真道。您聽呀。他在三年級。我在二年級。同在一個學校念書。還有合班上課的時候。怎麼會不認識。剛才奉我勸女同學告訴我嗎。我當時還沒注意。後來過細一想。十個男子。有十個愛情不專的。有十個拿女人當玩物的。所以說到戀愛。多一半由男子先變心。失戀吃虧的總是女子。若不相信。看我就是一個榜樣。我這們想着。就聯想到姓周的是痴心男子。我是痴心女子。我們兩人全是受過激刺嘗過失戀滋味的。當下我腦筋裏發生一種感想。不知不覺的對姓周的就起了一種愛慕心。這是我的心裏所想。對姓周的沒表示。對任何人也沒表示過。偏巧有一天接着一封信。打開一看。却是姓周的約我到中央看電影。信上頭無非寫幾句很普通的話。我正悶得沒意思。當然就按看約定的時候去了。到了電影場的工夫。離開演只有五分鐘。姓周的已經在門口等着我。據說在樓上定的有小包廂。於是我們兩人就一同上樓。到了樓上。剛入座嘩唧響了一陣鈴。所有的電燈全滅了。在黑暗中他就問我。問我關於密斯潘的事知道不知道。我說知道。他又說

。他對於老甘和我的細底全知道得很清楚。於是我從這一點談起。他就表示很替我抱不平。他說着。當然我也表示我的一番意思。說我也很替他抱不平。如是越說越對勁。直說到電影散場。我們話還沒說完。銀幕上演什麼東西。簡直不知道。等電燈一亮。一羣人蜂擁着下樓。我們才知道電影已經散場了。他覺着可笑。我也覺着可笑。這天我們回去也沒坐車。一路走回去。在路上又談了有一個多鐘頭。簡斷截說。從此我們兩人就愛上了。這一次我自己很慎重。老周他對我也很有真心。我家景不很好。他景况也不見佳。所以我們連看電影的機會都很少。除去在學校裡研究功課。就在公園北海那些地方談談天。他常常對我說。說我和他這愛情才真叫做純潔。可惜他家鄉裏完全破產了。要不然。他對我還有一步的要求。說着話。把眼睛釘着我。意思就是要向我求婚，我心裡何嘗不明白呢。就因為慎重。裝糊塗。他說他的。我裝不知道。如是把二個學年混過去。我們兩人在愛字上就進行得很慢。不過沒有進步就是了。到了我進大學的第三年。我記得好像是陽歷九月十幾。剛開學。這天老周忽然拿一封信給我看。他把信遞給我的工夫。很高興。滿臉堆着笑容。我就料到一定有喜信。等到把信一看。果然。這是老周他父母寫給他的。告訴他。現在不但把家鄉丟去的財產完全找回來。而且還得了一筆意外之財。好幾萬。當時我看過後。當然替他很高興。他對着我也挺喜歡的。這天好像我比他還高興。於是我們就談了些將來怎麼叫南方多匯一批款子。怎麼做衣裳。怎麼尋歡樂。談了半天。不知道他心裏怎麼樣。我心裏就好像一朵花開了似的。這天晚上。我們就同出去看電影。在電影場裏。他就拉着我的手求婚。話說得很懇切。問我能

不能答應他。其實我心裡早就默許了。相交了半年多。他等到家裡有辦法才向我求婚。我還有個不答應的嗎。當然就答應了他。你猜答應以後怎麼樣。沒等到散電影。他就要求我找一個清靜地方談談。這時候我那些忍心拒絕他。他說什麼就是什麼。於是就跟着他走。當天的情形也不用細說。反正在愛情上就更進了一步了。就從這一天起。他的一時一刻和我離不開。那一種熱度。雖然沒用溫度表試過。起碼總在沸點以上。其熱度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密斯鄭。你猜結果怎麼樣。不到一星期。他就扔下我又把愛情轉移到別人身上去了。現在一般男子。是如此的可怕。你說叫我恢心不恢心。英蓮女士道。要照這情形看來。怪不得你。這怪社會人心太壞。那末往後怎麼樣呢。乃真道。剛才剛說到我進大學的第三學年。前後已經受了兩回大刺激。頭一回還好。這一回我就氣得病了一場。等到第一場病好了以後。我自己也莫名其妙。思想行動完全改了。先頭我覺着一個人應當把情形看得很重。尤其是女人。用情更應當慎重些。打從我受了刺激以後。就覺着什麼叫愛情。愛情連半文錢都不值。一般臭男子。無非討女人的便宜就完了。他們懂得什麼叫愛情。簡直一千個一萬個人連一個好的都沒有。我腦筋裡有了這種思想。就覺着做女人的還是浪漫一派的佔便宜。一般忘恩負義的臭男子。只有浪漫派的女子會收拾他們。我如此一想。思想就完全變了。於是在第四學年這一年。我就變成浪漫派。反正禮義廉恥全給打倒了。看見男子就交。不管他大滑頭小滑頭。大鬼小鬼。我惟利是圖。在根本上對他們就無所謂情。因此在這一年工夫。前後就結交了有二三十個。這二三十人。是我從幾百幾十人裏挑出來的。臉子漂亮。錢方便。我要什麼。他們就給買

什麼。今天陪姓王的吃西餐。明天又陪姓張的看電影。今天姓王的和我驟然間冷淡了。我不在乎。明天姓張的又和我絕交了。沒關係。去了一個舊朋友。就許又交兩個新朋友。這樣玩了一年。心裡到無憂無慮。挺快活的。不過我在大學四年工夫。荒費學業。我就在這一年的最利害。好在大學就是那們一回事。到了畢業大考的時候。臨陣一磨槍。照舊還是畢業了。畢業以後。我思想又有些變回來了。心想要照這樣浪漫下去。混到那一天才算完。因此我對一般男朋友又很用心。留心察着到底有沒有誠實可靠的。有沒有奮發有爲的。挑選這們一個。就把終身託付給他。這是我的主意。如是察看了有半年光景。果然就給我看中了一位。這人姓什麼也不用說。反正臉子學問性情無一不好。誰看見全愛他。於是我就看中了。看中了以後。同時還有多少男朋友。我就一概拒絕。專心一意的愛上他。他對我却分三個時期。第一期。是向我進攻的時期。簡直就如同我養的一條巴狗。我向東。他就跟到東邊。我向西。他就跟到西邊。望着我拜拜。又對着我打滾。不但服從。還變着法子逗我喜歡。這是第一期。因此我才覺着他最誠實。最忠心。才把他所有的男朋友全不要了。第二期。是我們相親相愛的時期。這時期最短。他離不開我。我也離不開他。這一種愛情。要用溫度表來試一試。總在沸點以上。決不會在沸點以下。戀愛到了這一種程度。豈但心心相印。簡直血脉相通。他肚子餓。我知道。我肚子餓。不用說話。他也知道。這種黃金時代也就是一個月。我肚子裏發了問題了。從此往後。就到了第三個時期。在這時期以內。我催他趕緊籌備結婚。他說不忙。忙什麼。我找他逛北海逛公園。他總無事假忙。今天推明天。明天推後天。三

五天工夫。才陪我玩一次。這就如同溫度表似的。從沸點慢慢往下降。降到我肚子凸起來。瞞都瞞不住了。我着急。他不着急。等到最後這一天我問他。他幾句話就把我氣瘋了。你猜他說些什麼話。他說他女朋友多看呢。要都爲了肚子問題我多麻煩。他也管不了許多。那是他對我當面說的。當時我氣得要哭沒眼淚。到反望着他笑了幾聲。到家就瘋了。新近是從瘋人院剛出來。病完全好了。心也完全覺悟了。不過我父親……乃真說到這裡。一陣心酸。落下淚來。咽喉哽住不能成聲。英蓮女士拉住了她。叫她緩一口氣再說。乃真含淚道。這時候我也顧不得家醜不可外揚了。全告訴你吧。說着。便把小品小鼎以及她三個姊妹的前後情形。從頭說起。一直說到少遊被兒女債所陷害。現在就剩下她老母親。由乃寬奉養。自己覺悟過來。覺着人生在世。只有父母對兒女的心才是真的。別的全是假的。因此才下了決心。情願犧牲一切。按月換幾個錢叫老母親多享幾年福。登報就因此。實在沒路可走了。說完。眼淚汪汪的。把一塊手巾在眼邊上印了又印。英蓮女士安慰她。不要再傷心了。你是有病根子的。勾起舊病可不好。現在你經過情形我完全聽明白了。應當帮你的忙。你擦一把臉。喝一口茶再說吧。說着。旁邊站個老媽子。便吩咐老媽打臉水。沏一碗濃茶來。老媽答應着去了。乃真擦乾了眼淚。才問英蓮女士。學校裡有多少女生。幾個職員。英蓮女士正待答話。老媽端盆臉水進來。乃真便忙着先擦臉。擦完臉。老媽倒兩杯濃茶。兩人喝了幾口。英蓮女士便笑容滿面的說道。今天可以說是我最快樂的日子。也可以說是密斯龍您最快樂的日子。因爲我在教育界服務多年。結交了多少女同志。和她們攀談起來。虛榮心一個比一個重些。

。就有的簡直告訴我。將來要物色一個年貌相當的。組織小家庭。新家庭。過快活的日子。有的這話雖沒好意思說出口。口氣之間。在物質上總希望多享受。對於穿衣打扮。精益求精。而且十個有十個交男朋友。所以這些人在學校畢業以後。全數都走到家庭裡去。走到社會上簡直沒有。要講對於女人責任能澈底覺悟的。只有你一個人。因此我對你很表同情。我對你很滿意。心裏很痛快。再說你這方面。因為要盡做女子責任而沒機會。能遇見我。當然很快活。所以咱們兩人談得最痛快也沒有了。我現在也是抱獨身主義。爲什麼抱這主義。這中間當然也有一段痛史。現在先不忙告訴你。先說你的職業問題吧。你謀職業。我這方面很有相當的。一共有兩個職業。薪水都差不多。不知道你願意就那一個。本校女生很多。一共有一百多個。因為女生多的緣故。所以需要一位女教員指導。薪金暫定七十塊。事情很忙。一天到晚要跟着女生走的。此外還有一件事。就是造表員。每一個月造一次。要造幾十種表。把初中高中各班各級每門工課都用彩色給她們畫出來。讓人一看。就知道那一門有進步。那一門沒進步。此外還有多少表。不必細說。反正這全不是男子所能勝任。男子性情粗。造出來常有錯誤。女子性情細。却找不着相當的人。因此這件事很需要你。這職務。薪水比較得高些。定八十塊。不知道你願意遷就那一樣。乃真想了想道。兩樣不能兼嗎。假如我把牠兼起來。兼差能不能兼薪。英蓮女士笑道。當然可以兼薪。不過這兩件事都很勞苦。一個人能力有限。能兼嗎。乃真笑道。我姑且兼起來試試看。白天陪着女生走。我就陪着她們。等到下午完課不就冇工夫了嗎。我騰出這工夫造表。就許辦得到。試試看吧。英蓮女士笑了笑。

口頭上雖然應許了她。却又不肯相信她有這們大的本領。接下去又談了些學堂的情形。談到天黑。英蓮看見電燈亮了。才想起學堂裡還有多少事等她接頭。站起來和乃真拉拉手就走了。她走後。乃真就寫一封信告訴乃寬。把大概情形說一說。現在剛有眉目。還沒接事。果然要能勝任愉快。一定接老母親回北京住。乃寬接着信。念給龍太太聽。龍太太當然歡喜。又怕她病剛好。太勞苦了不相宜。趕緊寫一封信勸告她。叫她兩樣事只好担任一樣。爲錢賣命可太不合算。這封信。當然用快信寫到北京。但寄到的工夫。乃真已經接事了。原來英蓮女士當天回去。當天就辦聘書。第二天自己帶着聘書來接乃真。邀她即日到校辦事。乃真本來豁出去奮鬥。換一件衣裳。跟着就走。到了學校裡。一切都接好了頭。當天就執行職務。衣服穿得樸素。態度又很安穩。頭天對女生們說話。就和藹可親。人人都很信仰她。女生有寄宿舍的。她騰出工夫到宿舍裏去巡。看見有不守規矩的。就善言勸導。把荒廢學業的害處說給大家聽。這些埋頭用功的。有的看書看不懂。遇到疑難地方。問她。無論那一門工課。她都講得詳細而又透澈。等晚上電燈亮了。教務處完全散值。只她一個人找一間清靜屋子。埋頭苦幹。四個鐘頭工夫。造出十幾張表。表寫得漂亮。一切又造得真確。就這一天工夫。變基已經扎好了。從第二天起。她就照着這方法去做。做慣了。不但不覺着勞苦。還覺到精神上得到不少的安慰。因此龍太太寫信勸她。她就這情形寫一封長信叫龍太太放心。龍太太接着信。總怕她累壞了。本打算打發乃寬到北京當面勸她。乃寬快畢業。趕着做論文。走不開。沒法子。老太太親自出馬。預先並沒寫信告訴乃真。下車就趕到了孟周家裡。到了那

裡。乃真上學校還沒回來。到了夜裡九點多鐘。才夾一疊子大大小小的冊子回來了。到家總說老母親親身來找她。三步併兩步就趕到上房裡去。見了龍太太。抱頭痛哭。哭完。又投入娘懷。摸頭髮。摸臉蛋兒。不知不覺的又笑了。龍太太先頭也覺着很傷心。陪着她流眼淚。驟然間見她笑了。便問她笑什麼。乃真含淚道。我想不到和媽還能見面。想不到還有報恩的一天。現在月底快發薪了。我剛把房子找好。要親自接媽來享幾天清福。媽到先來了。能夠不喜歡嗎。說着。拉着龍太太的手問長問短。問一頓吃幾碗飯。夜裡睡幾點鐘。龍太太笑道。我近來身體挺好的。不用你操心。我來北京。並不是來享妳的福。專爲勸勸妳來的。乃真驚道。我有什麼可勸的呢。我現在澈底覺悟了。改變了一個人了。媽放心。我決不再給母親丟臉。從今往後。要在社會上做一個好人。龍太太笑道。誰怕你不做好人呢。我怕你累壞了。特意來勸勸你。說着。便把乃真走不開。自己不能不親自出馬的話說了一遍。乃真聽了。感激涕零。趕緊搖頭說不累。再不累也沒有了。說着。便把每天工作和時間的支配情形。從頭告訴龍太太。龍太太見她能夠應付勞裕如。身體上不感覺痛苦。精神上又很痛快。富然就依着她。這天娘兒兩談了一晚上。第二天。龍太太捨不得走。乃真也不放她走。如是一連聚了幾天。乃真託人在學堂附近把房子找好了。先向英蓮女士通融一筆錢。付房租。買木器。一切佈置得井井有條。雇一個廚子。一個老媽。把老太太接進去住。白天指導女生。晚上把表冊帶到家裡去做。老太太看着怪不過意的。勸她。她總說不累。精神上痛快。後來老太太把這情形寫信告訴乃寬。正赶上乃寬考畢業。大考完畢。趕緊就從天津趕到北京。七點四十分下的

火車。到家乃真剛工作完回來。乃寬和姐姐見面。什麼話都顧不得說。頭一句就說大姐太勞苦了。一個人精神有限。賣命換錢。可有些不上算。再說現在我畢業了。咱們家人口又簡單。一個平民生活。那用得了那些錢。妳明天把差使辭了吧。話還沒說完。乃真就變臉說三弟你太瞧不起人。這一點工作。我就担任不了嗎。你這話不但看輕了我。簡直有些污辱女性。乃寬見她惱了。慌忙陪着笑臉說道。我并不是說大姐才力不及。怕的是精神不及。乃真笑道。你看我精神不如從前嗎。我自己的身體。難道我自己還不知道。乃寬給她問得沒話可說。沉了沉道。這是內部的消耗。在外表上如何看得出來。要在外表上看出來。後悔可就晚了。再說你現時不是極力要讓媽喜歡嗎。你一天到晚這們勞苦。媽花你的錢。心裡也是不舒服的。乃寬說着。龍太太便也從旁插嘴。誇乃寬說的話不錯。一個月能掙幾十塊就行了。要錢不要命。何苦呢。乃真聽了。便低着頭不做聲。怔了一會。便問乃寬這回趕回來就專爲這件事嗎。乃寬道。我現在畢業了。畢業以後。當然就是謀生。謀生地點大有關係。天津。可以說是原有的地盤。我在沒畢業以前。半耕半讀。一個月也可以抓一百多。現時要就着原有的地盤發展呢。我在天津。當然把媽也接到天津。大姐你贊成嗎。乃真搖頭道。不行。你的地盤是活動的。在天津能發展。安知在北京就不可發展嗎。我的事却是費九牛二虎之力找來的。一挪地方。就沒把握。還是請你來遷就我吧。乃寬笑道。說了半天。你還不肯犧牲。其實你病剛好。應當休息休息。何必賣這們大的力氣呢。乃真道。我不應當賣氣力。你也不應當賣氣力。爲什麼媽應當靠你。不應當靠我。你把這道理說一說。乃寬笑道。大姐又惱了。那末依着

你總該行了吧。這次我回來。所商量的就是這個。既然如此。從明天起。我就在北京進行我的事就是了。說着。涎着笑臉笑嘻嘻的。乃真本來不高興。給他這樣一說。臉上才有了笑容。於是龍老太太坐中間。一邊乃真。一邊乃寬。兩人全拉着老太太的手。乃真和老太太臉挨着臉。問媽現時心裡喜歡不喜歡。從前媽受苦可受夠了。從今往後。可真該多享幾年福。媽放心。現時有我跟三弟兩個人。一個月多了不敢希望。兩個人掙四百塊並不難。趁這工夫再給三弟娶個媳婦。媽明年就可以抱孫子。您喜歡不喜歡。老太太歡喜道。我怎麼會不喜歡呢。我三個兒子四個女兒。才落你們這兩個。這還有個不喜歡嗎。不過給乃寬說媳婦。我心裡可真發愁。從前你大哥娶進來那個潘小姐。密斯潘密斯潘的。你記得不記得你們四個姊妹生生的給她引誘壞了。婊子進門。家敗人亡。這話你們信不信。乃寬坐在旁邊笑道。媽放心。我的親事。完全由媽做主。媽看着中意。我再往家裏娶。媽不中意。我有女朋友也跟她絕交。老太太張着嘴笑道。好兒子。這才是我的兒子呢。婚姻大事。應當由父母做主。新近也不知道誰興的。自由結婚。女子毀在自由結婚上的不知有多少。男子毀在自由結婚上的有多少萬。作天我看報。看見有兩個青年。因為失戀自殺的。今天看報。又有兩個。一個吃安眠葯水。一個喝鏢水。這就是講戀愛者的下場頭。你們看。可怕不可怕。乃寬笑道。媽放心。自由戀愛。我從前幾年就反對起。不過沒說出口就是了。老太太笑道。可見人不可貌相。要講你們臉子。比你大哥二哥全漂亮得多。你爸爸給兒女弄得恹心了。以爲一個媽養不出兩樣的兒子。你要上天津。就讓你上天津。離開半年多。從來就不給你寫信。不但不寫信。在家

時從來就沒談起過你。就好像沒有這一個老三似的。誰想到老三比誰都強呢。老太太說着。非當得意。乃寬也笑了笑道。我也知道爸爸不心疼我。我想替我父母爭一口氣。不在寫信不寫信。再加上工課忙。我連信都沒寫。最近這半年多。又病了一場。簡直不通音信。我早就料到媽這裏對我不注意了。老太太笑道。想不到你會這們好呀。并不是對你不注意。實在給兒女弄得悵心了。早知如此。你爸爸何至於……說個半截。眼淚又撲簌簌的滴了下來。乃寬怕老太太傷心。趕緊用別的話岔開。問老太太喜歡吃什麼菜。現成的廚房。吩咐一聲就行。乃寬從旁也帮着說。媽現在應當喜歡。從前的事。想抽幹什麼。您就打魚往後怎麼快樂吧。說着。笑逐顏開。問老太太想不想出去看看電影。要不今天晚上夜戲不錯。咱們聽夜戲。老太太搖頭道。花這種冤錢幹什麼。看完就算完了。有這種錢。還不如做一件衣裳呢。乃寬笑道。媽主張做衣裳就做衣裳。那末咱們吃完晚飯到瑞蚨祥。您隨便挑。喜歡什麼買什麼。老太太給他們弄得沒法子。只好點頭答應好。說着話時。老媽進來問開飯不開。乃寬不敢做主問老太太。老太太吩咐開。兩姐弟就帮着老媽子擺桌子。擺好。乃寬又跑到廚房裏看什麼菜。自己帮着往裏端。他端菜。乃寬就給老太太盛飯。老太太從來就沒看見兒女這們孝順過。心裏真痛快。這天晚飯就多吃了半碗。飯後雇三輛洋車。三個人坐上去。先奔前門。正赶上前門有夜市。乃寬吩咐洋車站住。問老太太願意走不願意走。老太太答應好。於是兩人一邊一個扶着。順着馬路邊上逛完了夜市。這才到瑞蚨祥買料子。老太太到了北京多少年。只有給兒女做衣裳。自己從來就沒做過新的。當下走雖然走進去了。捨不得買。只把一些

愛國布粗布望了一望。乃真知道老太太的脾氣。到了這地方。問不得。一問準不買。於是自己上樓。檢古銅色的。深灰色的。綢綢緞緞。給老太太買了兩件。等到衣料剪好。錢已經付清了。才下樓給老太太看。老太太心裡又喜歡又心疼。皺着眉頭子笑。這天回去。就盤算着要自己做。怕裁縫做工錢太貴。乃真預先也沒告訴她媽。第二天就把裁縫找來。照着原來的尺寸。給老太太做了兩件旗袍子。晚半天。三個人又同出去在公園走走。走完。又吃小飯館。老太太嘴裡總說不去。怕花錢。等到了飯館裡。一邊一個兒女陪着。心裏又很喜歡。吃完一算。好幾塊錢。老太太又很心疼。過了幾天。乃寬就到天津去一趟。把原有的差使辭掉不幹。一切交代辦好。因北京就開始進行。他是有學問的。多少人佩服他。不一定專靠人情。半個月的工夫。就在文化機關找妥一個差使。當主任。月薪三百塊。委任狀送到他家這一天。老太太笑得連口都合不上。攏。合起來連乃真的薪水。月間可進四百五十塊。老太太算了算。除去正當開支。最少也可以積攢二百多塊。當下就和乃寬商量。往後月間把錢收進來。完全交給老太太。省得浪費。把餘下來的錢按月存起來。積少成多。將來才站得住。這話乃寬贊成。乃真不贊成。當家樣樣要操心。怕老太太累壞了。老太太說不怕。我從二十幾歲就當家。有錢我當過。沒錢我也當過。當家又算得了什麼。你們年輕人不知道艱苦。我操心。我情願。乃真給她說得沒法子。只好答應了她。老太太挺喜歡的。從第二天起。乃真就把所有的錢完全交給老太太。老太太看家還帶當家。白天兒女全有職務。晚上回來。一家人樂嘻嘻的。底下人對少爺小姐到不很怕。就尊重一個老太太。老太太大權在手。老媽子。廚子。當差

。好幾個人伺候一個人。如是過了一個月。乃寬把薪水領回來交給老太太。乃真把薪水領回來也交給老太太。老太太一看。四百多塊。心想到底還是年輕人利害。從前少遊在世。熬了多少年資格。一個月才二百八十塊。那時家累又重。沒等到拿到家。已經支配完了。現在就兩個兒女。一個月就合四百多。我那小晶小鼎要都像他三弟似的替我爭一口氣呢。我現在什麼光景。如此想着。又喜歡。又傷心。光陰本就像跑快車似的。一轉眼。就是幾個月。這幾個月的工夫。老太太精神上痛快。再一計算錢。已經積攢了一千多。給乃寬辦喜事的費用有了。老太太盼着抱孫子。天天催乃寬趕緊物色一個相當的。催一次。乃寬總說不忙。催兩次。乃寬似願意又像不願意。老太太看着可疑。在背地裡問乃真。打聽乃寬到底怎麼回事。神氣像不願意娶媳婦。乃真也莫名其妙。只答應在背地裡再問問乃寬。這是頭天說的話。第二天。姐弟二人閒聊天。乃真就把這話提出來問乃寬。說你今年也不小了。應當成親。媽希望抱孫子盼得很心切。你呢。自己已經能自立。經濟力量也做得到。怎麼媽三番兩次的催你。你總一天一天往下推呢。乃寬歎一口氣道。我已經決定不娶娶媳婦了。這話對媽又不能說。除去支吾敷衍。你叫我說什麼。乃真道。你爲什麼決定不娶娶媳婦。是不是因爲現在一般女性沒有相當的。乃寬道。這固然是一種原因。大原因還並不在此。第一你看媽和爹的榜樣。往上看。再看祖父祖母。祖父因爲兒女不敢回家。弄得流落他鄉。連死活都不知道。家裏光景本來不壞。但從此就一天不如一天。祖母也可以說是給兒女壘死的。再看爹。爹在世的時

候。一天壘到晚。可曾享過一天福。後來怎麼死的。媽現在動不動就心口疼腰疼。這病根子

怎麼得來的。一句話。兒女債逼了她多少年。連祖父祖母爹全算上。全都給兒女逼死的。第二。你再看現時社會上的婆婆和兒媳婦。能夠和睦的有幾家。做婆婆的。當然是老年人。老年人有老年人的腦筋。兒媳婦是青年人。青年人和老年人能夠一個腦筋嗎。這在事實上看得見。一定衝突。第三。說到我自己本身。是守獨身主義快活。還是不守獨身主義快活。不也有好些榜樣全看得見嗎。乃真點頭道。原來你安着這個心。其實青年女性那能都像密斯潘那樣兒呢。果然留心挑選。就許選得着一個相當的。成婚以後。在生育上再節制一下子。兒女不見得就會多。再說媽希望得很切。你要一天一天推下去。媽還以為你怕婆媳不和。等她百年以後才成親呢。乃寬皺眉道。我對媽不敢說。就怕媽多這份心。其實媽要孫子幹什麼。兒女纔她已經就纍夠了。現在好容易清閒幾年。弄個孫子抱着。不是自己找罪受嗎。乃真笑道。老年人心理如此。你有什麼辦法。其實你很可以找個相當的。你在天津。在北京。是沒交過女朋友。還是交女朋友已經恢了心。乃寬道。我根本上就沒交過女朋友。不過我有眼睛。看得見。自己不交女朋友。還沒看見別人交女朋友嗎。交女朋友的結果。不受痛苦的有幾個。乃真笑道。話雖如此。能拿這個例子。把所有的女性一概抹煞了嗎。說着。又沉了沉。笑道。我現在到替你物色了一個。這人可以說端莊沉靜。有能力。有學問。思想不舊也不新。和你合得到一塊兒。和媽的脾氣也一定合得上。提起這人。你不但看見過。還一定很贊成。你猜猜這人是誰吧。乃寬聽着想了一想。想半天想不起來。便要乃真明說。乃真笑道。奇怪。你怎麼會想不起來。我的事。是誰替我成全的。話還沒說完。乃寬就哦了一聲道。原來說

的是鄭英蓮鄭小姐。這個如何想得起來。她不抱獨身主義嗎。乃真笑道。她雖抱獨身主義。好像意志不像我這們堅決。我從什麼地方看出來呢。因為我有一段痛苦。常告訴她。她就把她的一段痛史也告訴我。這地方你留心聽。她和我不一樣。我是受了男子的誘惑已經墮落下去了。她却比我慎重。前後交了兩次男朋友。全是他表哥。當初這種愛情比我深的多。却比我清潔得多。人家始終沒發生過不好的事。至今她還是她。身體上並沒受過絲毫損失。這一層你要聽明白了。就因為她情形和我不一樣。因此她談起話來。心不像我這們冷。常常批評男性。又說誰和誰的愛情怕不長久。又說男子並不是沒有好的。不過好的太少了。我們碰不見。像這一路話。也常說。因此我斷定她決不象我這們堅決。現在再拿你和她兩個人一比呢。你們學問合得上。人格。道德。思想。樣樣全合得上。別人不敢把這話對密斯鄭去說。我却敢先試試探她的口氣。你這方面要答應了呢。那方面歸我去進行。假如果真能成功。不是兩全其美嗎。乃寬聽了。心裡像動了一動。神氣之間。很費躊躇。當下雖沒答應。却也沒搖頭。乃真因對於那方面還沒有十分把握。當下也沒追着問他。第二天。到學校見了英蓮小姐。就先探探口風。先從自己家裡說起。說老太太這兩天又不痛快了。老太太不痛快。還沒法子使她痛快。怎麼辦呢。英蓮女士見說。當然要問。問老太太到底爲什麼不痛快。老年人好哄。怎麼會沒法子使她痛快。乃真歎一口氣道。我說出來。你就知道了。就爲了我那三弟乃寬。乃寬你看見過。品貌很好。人也很活潑。學問。品格。無一不好。在現代青年中。敢說是數一數二。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就有一樣不好。老太太盼望抱孫子。要他娶媳婦。

他不娶。一定要抱獨身主義。你說這件事怎麼解決。你能有法子使老太太痛快嗎。英蓮女士聽了。便怔了怔道。你這位令弟先生也很奇怪。挺漂亮的一個人。有什麼感觸。爲什麼抱獨身主義。你怎麼不問問他呢。乃真笑道。當然問過。我那能不問呢。你猜他爲什麼抱獨身主義。他交過女朋友嗎。失戀過。全沒有。我問他理由。就因爲看見別人講戀愛恢了心。認爲現代女子沒有好的。這是他的理由。你說他理由充足不充足。英蓮女士點了點頭道。可以說充足。也可以說不充足。乃真笑道。這話怎麼講。怎麼又可以說不充足呢。英蓮笑道。因爲現代女子。果然是好的太少了。做男子的。交一個。上一次當。交兩個。上兩次當。不交女朋友不恢心。一交就恢心。照這樣說。他的理由就充足。不過世界上的女子。那能一概而論。寡廉鮮恥。朝秦暮楚的固然很多。難道連一個好的都沒有嗎。女子人格。就沒有高尚的嗎。能力問題。就沒有在男子以上的嗎。再說得透澈些。難道兩萬萬女同胞。就沒有配得上令弟的嗎。所以照這樣說。他理由又簡直不充足。英蓮女士說到最後這幾句。聲音格外放得沉重些。乃真便釘了她一眼。笑道。這話我也駁過他。他自己也承認這理由不充足。不過他說得也很痛快。他說果然有相當的。叫我給他介紹一個。他就犧牲他的主張。服從我。但我從什麼地方去介紹呢。我認識的女性很多。幾千幾百。敢說就沒有有一個合格的。說時。把眼睛釘着英蓮。英蓮笑了笑。你眼光也太高了。這話可有些污辱女性。在幾千幾百人當中。會挑不出一個合格的。這話我可有点不信。乃真哧的一笑道。我這人真糊塗。太糊塗了。說話總也沒分別開。我剛才說的工夫沒在意。現在可要聲明一句。所謂幾千幾百人。這中間可有

一個人不在其內。你猜這人是誰。英蓮道。你的朋友。我如何猜得到。乃真道。你猜不到。我可不敢說出口。果然真說出口。你更說我污辱女性了。英蓮釘了她一眼道。你不說。我偏要你說。怎麼說出口會更污辱女性。這話我更不懂。乃真笑道。你一定要我說。我就說吧。你猜這人是誰。近在眼前。乾脆說的就是你。你不正合格嗎。不過這話我不敢說。因為乃寬他并沒出洋。並沒有什麼天大不了的學問。無非人格還高尚。性情還很溫和。算不了什麼希罕。要拿你和他比。僅僅說一句合格。不是污辱女性嗎。英蓮臉一紅道。原來如此。你把我也提得太高了。把令弟又降得太低了。平心而論我們兩個人。可以說站在一條水平線上。……正要再說下去。一低頭。臉紅得說不出來。乃真知道有點意思了。正色道。密斯鄭。咱們說正經的。我對你表示十二分的敬慕。乃寬他也對妳表示十二分的愛慕。不過這話我不敢說出口。現在我過細一想。像咱們這種交情。怕什麼。我大胆說出口。說不定你還幫我的忙呢。英蓮笑道。我怎麼幫你的忙。你既然大胆說出口。爽性放大膽子。再說得明顯些。乃真怔了怔道。這可是你逼着我說的。我就冒險說一說吧。告訴你。是這們一種情形。前天。我們老太太爲了我三弟的事。很不高興。在背地裏問我。問乃寬不娶媳婦。有什麼理由。是不是怕做婆婆的腦筋舊。和新式摩登女子合不來。果然如此。她情願搬到外頭去住。決不誤了青年人的青春。老太太說完這話。眼淚汪汪。自己罵自己。爲什麼老而不死。我怕極了。因此到了昨天晚上。我就找乃寬大開談判。問他到底安着什麼心。是不是有意叫老太太太痛快。乃寬一聽。就把他的一番苦處告訴我。據說他守獨身主義並不是絕對的。實在因爲對

一般女性太恢心。沒有相當的。與其結婚以後受痛苦。到不如不結婚省事得多。當下乃寬把這情形告訴我。我就想起妳來了。我想你們兩個人。性情。學問。品格。像貌我敢下一句斷語。無一不合。果然要合作。我更敢下一個斷語。可以合美一輩子。不過話又說回來了。你們雙方都願意嗎。能憑我一句話就可以做主嗎。因此我當時就先問他。問他願意不願意。你猜我說完之後他怎樣。他發笑。你猜他笑什麼。他笑我妄想。他說密斯鄭人家什麼學問。什麼能力。多少留學生都高攀不上。他一個大學剛畢業的。不是妄想嗎。我想這話也對。不過當時心裡却很難過。因為他那方面算十二分願意了。還有你這方面。叫我怎麼說出口。剛才你要不問我。我真說不出口呢。乃真笑着。眼睛釘着英蓮笑嘻嘻的。英蓮却低下頭去半晌不開聲。遲疑了好一會。才紅着臉說道。其實你把我的身分也提得太高了。我這人根本上就反對留學生。留學生漢文好的有幾個。會寫英文信。不會寫漢文信的多着呢。乃真暗想。沖這幾句話就很有意思。心裡想着。就笑了笑。原來你和我一樣。對留學生到並不重視。說着。又歪着腦袋笑道。這們一說。你對乃寬何妨加個批評試試看。到要看看你說得適當不適當。英蓮道。我就不會批評人。再說令弟也沒有什麼可批評的。乃真忙問道。沒有什麼可批評的。是沒有可批評的價值。還是挑不出什麼毛病呢。英蓮道。怎麼會沒有批評的價值。至於有毛病沒毛病。你的令弟。我怎麼知道。乃真道。你不知道。我介紹你們先交朋友好不好。英蓮搖搖頭。神氣又不像很堅決的拒絕。乃真又問。那麼明天我請你在家裡吃便飯。我們再談一談好不好。英蓮又輕輕的搖了搖頭。嘴裡卻沒說什麼。兩人談到這裏。就誤會間已經

不少了。靜默了一兩分鐘。英蓮抬起頭來。說我們做事吧。有話改天再談。今天先告一段落。乃真見說。猛想起宿舍裏還有多少女生等着她。遂把話頭剪斷。趕緊跑到宿舍裏去了。等從宿舍回來。教務處已經下班。乃真心裡惦記着那件事。好像一個人在教務處坐不住似的。把應造的表冊往皮包裡一塞。夾着皮包就回家。到家乃寬還沒回來。她就吧昨天晚上和乃寬接洽的情形。今天和英蓮談話的經過全告訴老太太。問老太太這中間有希望沒希望。老太太笑道。要叫我看。不但有希望。而且希望還不小呢。現在乃寬這方面不成問題了。關鍵就在鄭小姐身上。鄭小姐她不是摩登一流的人物嗎。那能當面應許。說我願意嫁給你們乃寬。人家本來抱獨身主義。你把這話去問她。沒拒絕就是默許。這不挺顯明嗎。乃真道。不過我問她願意不願意和乃寬先交朋友。她搖搖頭。又問她明天請她到家吃便飯行不行。她又輕輕的搖腦袋。這不是拒絕嗎。老太太笑起來道。她要真拒絕你什麼樣兒。不會使嘴說嗎。使腦袋說話。還輕輕的搖搖腦袋。不相信。你明天見她任什麼話不用說。就悄悄的遞給她一個請客片子。千萬要留神。別臊她。一臊可就不來了。老太太說着。乃真很贊成。兩人正說着話。乃寬回來了。進屋剛一摘帽子。就問乃真見着密斯鄭沒有。乃真笑道。天天在一處做事。那能見不着呢。乃寬笑道。我託你那件事怎樣。你探過口氣沒有。乃真笑起來道。我早就知道你這裨等着我。告訴你吧。有希望。說時。乃寬把西服脫去。就穿一件襯衣坐在沙發上。歪着耳朵聽。乃真笑了笑。便把經過情形全告訴他。問他明天什麼時候回得來。乃寬道。告一天假也沒關係呀。密斯鄭什麼時候有工夫。我就在家等着她。就怕人家不賞光。那可就沒法子

了。老太太笑道。乃寬也太熱心了。頭天交朋友。頭天就在衙門請一天假。往後日子要長下去呢。常告假。可不很相宜。乃寬笑道。媽錯會我的意思了。就因爲這頭一次。我表示一番敬意。才告一天假在家裏等着她。往後那能常請假呢。說時。滿臉通紅。慌得乃真趕緊望着老太太丟一個眼色過去。老太太會意。笑道。我和你逗着玩呢。人家鄭小姐那種品格。你應當對她特別一種敬意。你在家裏等着她。她就不好意思不來了。老太太說着。笑嘻嘻的。乃寬心裏高興。在表面上沒敢顯出來。三人談了一會也就睡了。第二天。乃寬果然打雷話請一天假。在家裏換了一件乾淨西服。又把屋裡整理得清清楚楚的。乃真早晨上學堂。和英蓮見面。就把一張很精緻的請客片子遞給她。請客片上自己出名。在口頭上却說這是老太太的意思。因爲密斯鄭幫我的忙。老太太天天總惦記着。所以今天自己做兩樣菜。請您聚會聚會。您務必賞光。英蓮聽了。心裡當然明白。當下沒說什麼。就點了點頭。乃真還不放心。這天就釘住了她。等下午工作完。龍老太太在家裏估量着時間快到了。打發乃寬又打一個電話催請。乃真趁這機會再催英蓮。英蓮換了一件衣裳。跟着她就走了。兩人雇兩輛洋車。剛拉到龍家門口下車。門道裏一個黑影閃。分明有人。等到走進去。却又看不見人。一轉眼。老太太迎出來了。原來乃寬這天告假在家裏等着。從早晨等到下午。真虧他等。一個人好像熱鍋上螞蟻似的。跑出跑進。不知道跑了多少回。好容易盼到看見鄭小姐在門口下車。不知道怎樣一來。他又不好意思迎了出去。趕緊躲開。進去告訴老太太。嚷着來了來了。因此老太太才迎了出來。其實乃寬在門道往裏一走。鄭小姐早看見了。知道裝不知道。看見

老太太迎出來。叫了一聲伯母。鞠了一躬。老太太涎着笑臉讓她先走。她又讓老太太先走。結果三人一同走了進去。剛走到院子裏。老太太便喊乃寬。鄭小姐來了。你們不見過嗎。叫你姐姐再給你正式介紹介紹。老太太說着。上房裡一陣皮鞋聲音。一個穿西服的人。便搶步走了出來。站在廊簷上垂着手。笑嘻嘻的。英蓮認得他是乃寬。臉一紅。低聲叫一聲密斯特龍。乃寬也叫一聲密斯鄭。兩人雖沒拉手。神氣都很親密。等走到上房裡。分賓主坐下。乃寬就忙着親自送茶遞烟。茶送來。英蓮點點頭說謝謝。烟送來。英蓮又站起來說謝謝。我不會。乃寬笑道。你們都照這們客氣。那還成自己人嗎。密斯鄭請坐下來吧。我說個笑話給你聽。說着。臉朝着英蓮小姐。英蓮便涎着笑臉問她什麼笑話。快說。乃寬笑道。我說的是我三弟。我三弟太有意思了。昨天我母親張羅着要請你。他就忙着今天要請一天假。到了今天早晨。老早的就往衙門裡打電話。真請一天假。理由是家裡有極要緊的事。這已經就夠可笑的。打完電話。他又帶着收拾屋子。幾張桌子。幾張椅子。調來調去不知調了多少次。總嫌不美術。一清早不是好幾個鐘頭嗎。他就忙了好幾個鐘頭。這全不說。剛才咱們下車的工夫。門道裡有個黑影一闪。你見了沒有。……正說着。英蓮先走過去使手堵着她的嘴。問她留點口德好不好。這叫什麼笑話。簡直是挖苦人。乃寬也撇着嘴說道。其實這有什麼可笑的。我因為尊重密斯鄭。才盡心盡意的下這們大工夫。待客待得殷勤些。這就算笑話嗎。英蓮聽了。笑而不語。乃寬心想。我把這一番意思說明白就行了。心裡想着。就望着英蓮笑道。密斯鄭。你聽見了沒有。我三弟尊重你的人格。對待你盡心盡意的。英蓮瞪了她一

眼道。我又不是聾子。有耳朵會聽不見嗎。要你翻譯一遍給我聽。老太太笑道。我們乃真固然喜歡說笑話。不過我們乃寬對待別人可沒有這們般勤過。今天是有點特別。沒有別的。回頭叫他多敬鄭小姐幾杯酒吧。英蓮臉一紅道。伯母。我不會喝酒。真不會喝。老太太笑道。鄭小姐太客氣了。我把你當自己人看待。怎麼到了我們這地方。就連酒都不敢喝了。你要不願意乃寬敬酒。回頭叫乃真敬你兩杯。英蓮聽了。慌忙分辯道。伯母。您錯會我的意思了。我實實在在不會喝。不信往後日子長下去。您就知道了。正說着。老媽子把掉椅已經辦理好。過來請老太太小姐吃飯。老太太和乃真便站起來讓坐。一定要鄭小姐坐首席。鄭小姐不肯。說這如何敢當。伯母是長輩。當然居上。您先坐下去。餘下的就好坐了。說着涎着笑臉笑嘻嘻的。老太太把眼睛釘着。真喜歡她。不知不覺的就先坐下去。一張八仙桌。老太太坐上首。鄭小姐坐左邊。乃真坐右邊。乃寬坐在下首相陪。桌上擺四個冷葷。每人跟前一個酒杯。剛坐下去。鄭小姐就望着乃真笑道。密斯龍。你不說是吃便飯嗎。預備這些菜幹什麼。乃寬插嘴道。這本來就是便飯。既沒水菓。又沒蜜餞。太不恭了。鄭小姐笑道。到底還是弟弟比姐姐會說話。每人跟前一個酒杯。這要再加上水菓蜜餞。我可真坐不住了。乃真笑道。你們一個比一個更會說話。吃便飯。就不許吃兩杯酒嗎。說着。眼睛釘着乃寬。說三弟也真奇怪。拿着酒瓶子不斟酒。髻鬚捨不得酒似的。乃寬道。我並不是捨不得酒。因為怕碰釘子。不敢斟。密斯鄭剛才說。不會喝酒。連半點都不會喝。斟了不是白斟嗎。老太太插嘴道。你斟吧。我已經有五六年沒聞過酒了。今天心裏高興。想陪鄭小姐喝一杯。你給她先斟滿了。

給我先斟半杯。說着。伸手把鄭小姐的杯子拿起來。乃寬一邊斟酒。一邊說。這可是家母的面子。家母敬密斯鄭一杯。就以這一杯爲度。要真喝不了。最底最底的限度。也要抿一口。鄭小姐皺眉道。這可真擠得沒法子。說句實話。我抿一口都勉強。一喝下去。臉準紅。乃寬道。噯。臉紅有什麼關係呢。這還不算便宜。老太太剛說要敬你一杯。這就有人說人情。叫你抿一口。這還不算便宜嗎。說時。乃寬已經笑嘻嘻的給她斟了少半杯。給老太太斟得更少。斟完。自己斟了半杯。把杯子端起來。說咱們先抿一口呀。乃寬把半杯子端起來笑道。三弟今天真有些糊塗了。瞧瞧我這杯子。怎麼單不給我斟呢。乃寬笑道。大姐今天盡挑我的眼。我因爲你素常從來就怕酒。所以沒敢斟。乃寬笑道。我今天心裡高興。和往常怎麼能比。密斯鄭能抿一口。我就不能抿一口嗎。說着。把酒杯子往乃寬跟前一送。乃寬笑嘻嘻的也給她斟半杯。斟好。老太太先抿一大口。乃寬也抿一小口。兩人全端着杯子釘着英蓮。問鄭小姐看見了沒有。你可不好意思再推辭了。英蓮逼得沒法子。只好端起酒杯對着嘴唇。想抿又不敢抿。神氣像小孩子吃葯似的。眉頭子皺了一把。乃寬時的一笑道。密斯鄭大概真不會喝酒。怎麼怕成這樣兒呀。說時。英蓮已經抿了一口。嚥下去很勉強。好容易嚥下去。才皺着眉頭說道。噯呀。真要命。抿這一口就許醉了。說着。兩頰上起了兩朵紅雲。偷偷的看了乃寬好幾眼。乃寬酒量比她也強不了許多。平時在外頭應酬。知道不會的苦處。便笑了笑。道。密斯鄭果然不行。勸這們一小口。兩個臉蛋兒就紅了。心口上跳不跳。英蓮點了點頭。答應跳。跳得利害。乃寬又問。腦袋發暈吧。要不要先沏一杯葛花白糖解解酒。英蓮搖了搖

頭。低聲說不用。我腦袋到不暈。乃寬道。那麼吃兩粒仁丹就行了。要仁丹不要。英蓮低聲道。謝謝你。我不要。過一會就好了。兩人不知不覺的談了幾句。乃真坐在一邊。要笑不敢笑。只把眼睛偷偷的釘着老太太。老太太怕乃真拿他們尋開心。趕緊吩咐老媽子端菜盛飯。老媽子連聲答應着。撤去酒壺酒杯。把四冷葷往四邊分了分。一連就端來四樣菜。菜端好。盛飯。盛飯的工夫。乃寬又把眼睛釘着英蓮。說今天太簡慢了。一來家裡沒有好廚子。三則和密斯鄭頭一次聚餐。不知道都喜歡吃些什麼菜。希望密斯鄭對於每一碗菜都加以批評。下次再來。就有了標準了。英蓮笑道。這太客氣。都照這們客氣。下次我就不來了。一句話嚇了乃寬一大跳。慌忙分辯道。我決不是客氣。因為口胃這個東西。一個人一個樣兒。有喜歡吃淡的。就有喜歡吃鹹的。甚至於連苦瓜臭豆腐都有喜歡得離不開的。再說做菜是廚子做。我們無非吩咐一聲。在他一樣的做。在我們當然檢可口的挑。所以有請你批評的必要。現在密斯鄭聽明白了吧。英蓮聽了。點點頭。飯盛來夾菜却只檢近處的夾。始終就沒批評一句。乃寬笑道。我說密斯鄭客氣。現時不證明出來了嗎。一邊說着。便把遠處的菜全都調動一下。英蓮笑道。請伯母說句公道話。是我客氣。還是龍先生客氣。老太太笑道。要講吃飯。你們兩人全夠客氣的。要謙稱呼。鄭小姐太客氣了。你就叫他乃寬。他名號是一致的怎麼稱呼龍先生呢。英蓮笑道。這是普通稱呼。并不是客氣。乃真插嘴道。密斯鄭。你這普通稱呼就不對。對什麼人得看什麼交情。那能普通一律看待呢。幾句話說得英蓮笑了一笑。神氣像已經默認了情形並不普通。如是一邊談話。一邊吃飯。飯吃完。老媽子倒上茶。四個人就

圍着一張小圓桌談天。談了一會。老太太推說累了。叫乃真陪鄭小姐到你們臥房裡參觀參觀。你們都會在夜裏照像。多照幾張下來。留着做紀念。擺在桌上也挺好玩的。老太太說着。站起來。側身躺在沙發上。乃真便拉了英蓮一把。說密斯鄭咱們走呀。你瞧瞧我三弟的臥房。擺設得真不錯。回頭我們三個人輪流着照幾張像。今天初次見面。留個紀念也挺好玩呢。一邊說着。拉着英蓮就走。走到上房。伸手往西一指。問看見了沒有。你看看燈光什麼顏色就知道。原來老太太住上房。乃寬住西廂房。西廂房雖然只有三間。後面却附帶的有個小小的洗澡房。餘下三間。裱糊一新。屋裏擺設非常精雅。幾盞電燈。有紅的。有綠的。有紫的。在夜裡全撐起來。花花綠綠的非常好看。因此乃真才指着告訴英蓮。英蓮笑嘻嘻的跟着她走。剛走到西屋廊簷上。乃寬從後面追來。笑道。密斯鄭可別笑話我。屋子小。我根本上又不懂美術。該當怎麼擺設。還要聘個顧問指點指點呢。說着。笑嘻嘻的站在門邊上。讓英蓮先走進去。英蓮走進去就誇一聲好。乃真笑道。我看你們兩人到挺好玩的。一個比一個客氣。一個說。在根本上就不懂得美術。一個又誇好。說句實話。我才真不懂美術。給你們們一來。我到弄糊塗了。到底美術不美術呀。說時。乃真跟進來忙讓坐。親自倒一杯茶捧到英蓮跟前。用雙手遞上。乃真見了。已經就忍不住好笑。等半天。乃真始終沒給她倒茶。她便笑了笑。三弟。我呢。你怎麼單伺候密斯鄭一個人呀。乃寬笑道。人家是客。你是主人。那有主人給主人倒茶的道理。乃真笑道。你到真會說話。那麼人家是客。你倒完茶。怎麼不敬烟呀。乃寬笑道。人家密斯鄭不會吸烟。問過一回就不敬了。還問二回嗎。乃真拍手

道。不錯不錯。到底還是你關心。我問過去就不記得了。我這記性真不好。乃寬聽了。笑嘻嘻的。英蓮擰着嘴說道。你們今天不是請我吃飯。簡直是拿着我尋開心。我下次可不敢來了。話還沒說完。乃寬就嚇得趕緊陪着說。把眉頭子一皺。說密斯鄭你千萬別生氣。我大姐說話素常就這樣滑稽。今天又吃半杯酒。再加上心裏一高興。想什麼。說什麼。求你原諒吧。別生氣了。正說着。英蓮又忍不住哧的一笑。在這一笑之中。不知道包含着多少說不出畫不出的深情。乃寬知道火候到了。笑了一笑。推說到上房裏看看老太太。馬上就來。一邊說。一邊就走了。乃寬把眼睛釘着她。看她走出房門。便笑了笑。我大姐真有意思。從前完全是浪漫一派的人。打從得了一場病。澈底覺悟了。完全換了一個人了。在這萬惡社會裏。像她這種人有幾個。現時我看她過這生活到很快樂的。英蓮點頭道。可不是嗎。女子受男子的誘惑。我認爲受金錢引誘的居多。受其他引誘的很少。大原因就在女子不容易謀職業。果然個個婦女經濟都能獨立。關於物質上的享受。不仰求於男子。那麼男子方面失去引誘的工具。就無所施其技了。乃寬點頭道。這話我很贊成。我非常贊成。不過我要說幾句不怕污辱女性的話。婦女真正有能力的。有幾個。各大學畢業的。多一半走入家庭。就出不來了。英蓮點頭道。這話固然有道理。不過最後這句話我却不敢贊成。凡走入家庭的就不能謀職業嗎。凡社會上的職業。已婚女子就不許幹嗎。怎麼走入家庭會出不來。乃寬笑道。我說的是普通一般女子。要像密斯鄭這樣兒的。有學問。又有能力。走入家庭。何嘗出不來呢。英蓮聽了。低下頭去。待一會。才抿着嘴說。我又並沒走入家庭。不用再研究了。密斯特龍你一天很

忙吧。乃寬道。說忙又不很忙。每天七小時工作。上午八點至十二點。下午兩點至五點。在工作時間以內。一點閒工夫沒有。到了五點以後。可就太舒服了。英蓮笑道。太舒服怎麼舒服。密斯特龍有什麼嗜好沒有。乃寬道。差不多就可以說沒有嗜好吧。我每天下班以後。照例總是回家。到家就陪着家母談話。偶然還抽出工夫看看書。有時候還翻譯幾種外國名人著作。每天十二點以後準睡。早六點準起來。身體上精神上都很舒服的。我就認爲這就叫做舒服。英蓮笑道。原來如此。那麼怎麼說沒嗜好呢。看書是一種嗜好。翻譯書也可以說是一種嗜好。不過和普通一般嗜好不同就是了。乃寬笑道。這到不然。因爲嗜好這東西。換一句話說。就是人之所好。我所看的既非是小說一類的書。而所翻譯的又非小說一類的書。所以嗜好兩個字。不能成立。英蓮笑道。你說不能成立。我說能成立。因爲我就有這種嗜好。每天工作完了。照例要看幾段書。好像不看就短一件事沒做似的。到了家裡。一個人挺寂寞的。沒事可做。我也翻譯書。不翻幾段出來。就睡不着覺。這怎麼說不是嗜好呢。乃寬歡喜道。原來密斯鄭和我是同志。不知道密斯鄭都喜歡翻譯些什麼書。英蓮道。不一定。反正關於文藝的居多。白天先看英文原本。看見好的。我就記下來。預備晚上翻。密斯特龍不是這樣。乃寬點頭道。這們一說。我們兩人更是同志了。明天我要求密斯鄭把作品帶來。讓我拜讀拜讀行不行。英蓮釘了他一眼道。那麼你的呢。先要讓我拜讀拜讀呀。你不答應我。我就不能答應你。說着。撇着小嘴。問行不行。賞臉不賞臉。正說着。院子裡有了脚步声。乃寬嚷着我來了。我來了。一邊嚷着。一邊就走了進去。英蓮迎着笑臉問道。你來就來。嚷嚷什

什麼。乃真笑道。我傻懵了。未上堂。聲必揚。難道這還有錯嗎。說着。把手裏的照像匣子放在桌上。笑嘻嘻的。一屁股就坐在英蓮的旁邊。笑道。回頭咱們照個像好不好。英蓮道。這有什麼不好。不過何必限定就在今天呢。乃真道。因為今天是頭一次。頭一次應當留個紀念。英蓮笑道。這話我就不懂。咱們認識多少日子了。怎麼今天才算頭一次。乃真笑道。并不是我的關係。是別人的關係。你想想就知道了。英蓮搖頭道。想不出來。別人是誰。不就府上這幾個人嗎。伯母我早就見過。令弟我也看見過兩三次面。怎麼今天又算頭一次。乃真笑道。見過兩三次面。是正式見的嗎。在一塊兒吃過飯嗎。在一塊兒談過天嗎。要緊在這一點。這一點才值得留個紀念。英蓮站起來道。原來如此。那麼也並不限定就在今天呀。今天已經黑了。在晚上照得模模糊糊的有什麼意思。等明天再照不挺好嗎。乃真道。夜間照像。我和三弟全是初學的。照下來不一定有把握。能在白天照。固然很好。不過你明天進來嗎。英蓮點點頭答應準來。乃真笑道。不用費這種手續了。密斯鄭說一句就算一句。今天雖然走頭一次。我就敢用性命和人格担保。密斯鄭決不會翻腔。他說着。英蓮像挺得意。於是三個人又談了一會。挪到老太太屋又陪着談了半天。英蓮就告辭走了。第二天。學校裡剛工作完。乃真就邀英蓮一同走。英蓮不加思索的就答應了她。兩人手拉手走到家。乃寬在前一個多鐘頭就在家裡等着。因為這天是第二次。見面就不像頭天那樣拘束。客氣話不說了。坐在一處談天。有說有笑。乃寬把譯好的書搬出來給英蓮看。英蓮把自己的作品也帶來了好幾本。一本一本都搬出來請教乃寬。如兩下裡彼此一交換。同時都增加了一種愛慕心。這天就談

得格外親密。簡斷截說。從這天起。英蓮每天必來。乃寬就每天都和她談得很親密。日子一長。兩人象誰都離不開誰似的。男女交朋友。交到這一步程度。用愛重如山四個字。不能代表。用情深似海四個字也不能包括一切。兩下裏總鬚髯不進一步不行似的。於是進一步兩人就公開的定了婚了。定婚以後。心裏還覺着不怎麼痛快。再加上老太太盼着抱孫子。家裏又好像總缺少一個人。於是更進一步。兩人就結了婚了。他們結婚在歐美同學會結的。辦喜事這一天。比小品娶潘小姐熱鬧得多。龍家這方面。老太太的主婚人。丁孟周的介紹人。女家那方面。英蓮把她叔父從南邊請來主婚。就請本校王校長爲証婚人。來賓男的女的合起來開了五六十桌。喜聯。喜帳。銀盾。收了四百多份禮。在禮堂先行完禮。坐花馬車回家。家裏還有多少親友等着鬧房。一切有乃真照應。另外還約的有女生担任招待。老太太全不用操心。眼看着雙雙入洞房。樂得連嘴都合不上攏。只有乃真心裏却有些難過。觸景傷情。心想人家鄭小姐也是在情場上失過意的。人家慎重。才有今天。我呢。當初太爛了。可見浪漫沒有好結果。現在固然沒有相當的人。就有一個相當的人給我着中了意。我自己顛顛身分。配得上人家嗎。完了。我這輩子算完了。這是乃真心裏的話。自己心事自己知道。當着誰全沒說出口。等晚上來賓走了。新房裏關着門睡了。她和老太太住一間屋子。老太太却知道她心裏不好過。躺在床上就勸她。說關於乃寬的事。我今天完了一樁心願了。現在所惦记的就是你。你的事要放我從前那種時代呢。在根本上就不能嫁人。嫁過去也是受氣。一輩子說不起話來。現在這時代變遷了。一般人對於這種事不很注意。再加上你這歲數。很可以嫁。

。一個女子。就怕沒能力。既能掙錢養家。一個月掙一百多塊。還怕找不着相當的嗎。不。恢心。慢慢的找。把你這件事辦妥。我就沒有可惦记的了。乃真含淚道。媽別爲我的事操心。今天我心裡固然難過。不過我不怨旁人。怨我自己。我自己把事情弄錯了。怨誰。現在時代變遷。也變不了像外國那樣兒呀。老太太道。雖然變不了外國那樣兒。也和外國差不多。只要你願意。我就不信會找不着相當的。你們就圖個人老實。性情好。不一定要出過洋。一個月掙多少是多少。不挺容易找嗎。再說我能活多少年。你這差使能保一輩子不去嗎。往後靠弟兄吃飯。那也決不是個辦法。乃真歎一口氣道。媽替我想得都不錯。我很感激的。不過媽不知道我的心。我和旁人不一樣。打從那回受了刺激。我人雖沒有死。心已經死了。至於將來的辦法。我自己已經想得有個底子。現時我一個月不掙一百多嗎。三弟月間掙進來的錢。還花不消。如何花得到我掙的錢。往後就把我這一份按月攢起來。不用多。攢上一年多兩年。就夠我養我的了。況且一個人就怕沒能力。我相信憑我賣苦力。不怕在社會上沒飯吃。無論時代怎麼變遷。我積攢一部份錢。就不怕了嗎。這話老太太到很贊成她。點了點頭。當下就丟開不說了。當二天。娘兒倆起來剛嗽完了口。乃寬就同着新娘子進來請早安。英蓮本就不是那種維新一派的人。又知道老太太守舊。乃寬素常對母親又很孝順。她頭天就對老太太很恭敬。很親熱。和一家人一樣。帮着做事。處處地方都顯着誠懇的。老太太本來就夠喜歡的。一看新媳婦頭天就這們殷勤。喜歡得要瘋。本來早晚兩頓飯就吃一碗半飯。心裡一痛快。鬍鬚吃飯不飽似的。多添半碗不夠又添了半碗。乃寬新婚請了一星期假。英蓮

諸假也請了一星期。在一星期以內。夫妻如魚得水。不必細說。老太太看着真喜歡。常常一個人坐着會嘻嘻的笑。有一天。一家人吃完晚飯在一處談天。老太太就提起少遊從前當說那兩句話。說養兒女就是負債。兒女越養多了。債務越負得重。沒想到他給兒女債逼死了。我却坐享其成。養兒女到底是好是壞。至今我還分不清呢。乃真坐在旁邊插嘴道。別人分不清楚。媽還分不清楚嗎。養兒女。當然是負了一筆債務。這債務要負到二十多年以上。然後才談得到是繼續是不繼續。說到這裡。就看好兒女壞兒女了。兒女好。知恩報恩。做父母的才肯把債務還清。還可以享幾年福。翻過來說。兒女壞。永輩子沒出息。培養大了有什麼用。照舊還是吃父母的。穿父母的。甚至於在外頭爲非作歹。處處地方要父母担心。這筆債。不是永輩子繼續下去嗎。乃真說着。自己鬍鬚還很有經驗。老太太聽着心裏却動了一動。心想我現在就算享兒子的福。我兒子又並不是乃寬一個。還有小品小鼎。他們爽性是已經死了到不去說他。這兩個人在全活着。他們在外頭受窮受苦。我不忍心。在外頭爲非作歹。我也不放心。有什麼法子打聽打聽他們的下落呢。老太太心裡想着。當時臉上就不怎麼高興。又怕英蓮笑話。有苦說不出口。等晚上睡在床上。就把這一番意思告訴乃真。說我們娘兒幾個現在算享了福了。你記得不記得你還有兩個哥哥。他們爽性死了。我到不關心。他們現時不全在北京嗎。不知流落到什麼光景。有沒有法子打聽打聽。乃真一聽。因爲自己也惦記着三個妹妹。現時爲娼作妓都說不定。聽見老太太一說。就答應從明天起。多託幾個人去打聽。當下說過去也就完了。畫果然。乃真把這話又告訴乃寬。乃寬也覺着骨肉至親怪不過意似

。從此就到囑託人。

來。一家人心也就冷了。

。多少人。打聽多少天。誰都不知道小品小鼎的下落。打聽不出

的。就同到絨線胡同健康球房打球。乃寬別無所好。對台球多少還有一點癮。朋友拉他去。他就去了。下車走進去。照例由女招待依次先打手巾。女招待一共有兩個。全穿着雪白衣裳。沿着紅邊。內中有個衣裳比較得新些的。長長兩道眉。水晶晶的兩個眼睛。臉上氣色雖不很好。姿態却很嬌很媚。乃寬對於女人向來不注意的。接過手巾偶然看了一眼。他突的一怔。那女招待也突的一怔。兩下裏對怔了多半天。乃寬才沉住氣把手巾遞到那女招待手裏。那女招待也好像羞得抬不起頭似的。一低頭走開了。乃寬心裏不好過。勉強打一盤球。過了十幾分鐘。就推說明早晨有事。今晚上要早睡。很匆忙的就走了。到家老太太還沒睡。正同着愛女和兒媳婦談天。兩人全檢老太太愛聽的說。老太太樂嘻嘻的。正說得高興。乃寬回來了。每天乃寬回來。見了老太太。總歡天喜地的。有說有笑。老太太不睡。他永遠也不回自己房裏去。這天回來。神氣完全兩樣。進來就叫一聲媽。叫完。就愁眉苦臉的在一邊歎氣。老太太背着臉沒注意。乃寬却吃了一驚。忙問三弟你今天怎麼一回事。剛才從什麼地方回來。你永遠沒有這們不高興呀。乃寬沉了沉道。剛才我從球房回來的。有一件事。本想背着媽再告訴你。現在我忍不住了。說了吧。我剛才碰見二姐。你說怪不怪。話還沒說完。老太太把身子往前挪了挪。乃寬也挪了挪身子。瞪着眼睛問真的嗎。在什麼地方看見的。她什麼樣兒。乃寬道。就在球房看見的。景况不好。她看見我。我也看見她了。不過兩下裏全沒說話。乃

真嘆了一聲道。奇怪。她不說話。你爲什麼不說話。乃寬道。她沒臉和我說話。我是不忍心和她說話。乃真大驚道。這們一說。她落到什麼地步了。你爲什麼不忍心和她說話。這球房在什麼地方。乃寬歎一口氣道。我說了吧。她現時在球房當女招待。她有什麼臉理我。我當着多少人怎麼理她。說着。便把剛才在球房一段情形全說了一遍。老太太唉了一聲道。這們一說。她還懂得害臊呢。這球房離我們這兒遠不遠。要不我去一趟。用汽車把她接回來再說。說不定由她身上把你大哥二哥的下落全打聽得出來呢。乃寬道。剛才我在路上就把主意想好了。這件事用不着您出馬。請大姐去一趟就行。當招待是正當職業。說墮落也並不算怎麼墮落。大姐要去。也并不限定就在今天。今天太晚了。到不如明天去一趟。過細和她談一談。問她嫁人沒嫁。只要她家裏。沒丈夫。把她接回來不挺容易嗎。乃真想了想道。那又何必等到明天呢。今天並不算晚呀。我去一趟。管她嫁人不嫁人。把她接回來就完了。說着。站起來。對着鏡子把頭攏了攏。登時就換衣裳。老太太道。到底還是做姐姐的關心。乃寬好容易碰見他二姐。會沒說話。這全是想不到的。乃寬道。媽要原諒我。一個人活在世上。就活一個面子。我在社會上要做事的。家聲和自己的名譽大有關係。名譽不好。在社會上就沒飯吃。當時我同着多少朋友。只要和二姐一答話。她必定哭。必定會把細底告訴我。當着大衆一我在社會上還站得住嗎。一來因爲這其中關係太大。二則我心裏有計畫。當時不說話。來請大姐去一趟。也接回來。不過耽誤幾十分鐘。效力不是一樣嗎。老太太點頭道。我粗心。你這計不錯。說時。乃真已經換好了衣服。本想雇汽車。怕汽車太招搖。